

目 录

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周 馥 (1)
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	裴淑兰整理 (28)
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	吴兆麟 (56)
周钟嶽文牒存稿.....	谢本书整理 (81)
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	白坚武 (100)
我杀了张作霖	(日)河本大作著 武育文译 (113)
苏北摩擦真相.....	新四军苏北政治部编 (125)
苏北事件真相.....	新中华报编辑部 (193)

CONTENTS

NO. 1 1982

- Prince Chun's Daily Account of His Inspection of
Northern Coastal Defence Zhouu Fu
- Properties and Houses Owned by the Chines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t Xian Xian (or Xian County in Heb-
ei) and Other Counties.....Compiled by Pei Shulan
- The whole Story of Start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t
Wuchang Started by the 8th Engineering Battalion
..... Wu Zhaolin
- The Manuscripts of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by Zhou
Zhong-yue.....Compiled by Xie Benshu
- Diary Concerning the 2nd War Between the Zhili and
Fengtian Warlords.....Bai Jianwu
- I Have Killed Marshall Zhang Zuolin
.....Kawamoto Daisaku(Japan)(translated by Wu Yuwen)
- The Facts of Frictions in Northern Jiangsu
.....Compiled by Northern Jiangsu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New 4th Army
- The Hard Truth of Northern Jiangsu Accident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Xin Zhong Hua Pao

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周 馥

编者按：光绪十一年四月（1885年5月），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庆郡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帮办。奕譞上任伊始，为表示清政府对北洋海防的重视，即进行这次颇引起中外注目的视察。四月十一日由大沽出海，先后到旅顺、烟台，检阅了陆防各军及北洋海军各舰船约会操、实弹演习等，为时几及一月，这在清朝的海防史上是仅见的一次。

这份日记是当时跟随奕譞巡视的天津海关道周馥所记。其主要内容，除迎送礼节、操演、犒赏等事外，还记述了北洋陆海各军的建制、官兵人数、技艺，以及机器制造局的生产能力、水师学堂对人材的培养等情况。对研究当时北洋海防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原件系墨笔抄录在三十二开的红色竖格毛边纸上，共九十页，藏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室。

光绪十一年夏

廷议设海军衙门，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遵旨议奏，七月初五日奉上谕：“李鸿章奏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画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行收实效等因。钦此。”李爵相随于八月十八日自津入都陛见。

九月初五日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前因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谕令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具奏。嗣据该大臣

等各抒所见，陆续奏陈。复经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并令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兹据奏称：‘统筹全局，拟请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枝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所筹深合机宜。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钦此。”

九月十七日，海军衙门奏称：“海军事宜原以精练水师为要务，既自北洋开办，而南洋闽、粤等省，将来次第举行，亦须豫为之筹。臣等公同商酌，拟先咨行各直省督抚将军等，令将沿海一带水师船只及官弁兵勇饷糈各数目，并各营所存器械若干，机器等局均岁造军火各若干，统造清册，详细咨报。以便通盘筹画，量度时势分布。惟事属创始，头绪纷繁，若待另建衙署，恐需时日。查神机营署内尚有空闲房间，稍为修葺，可敷办公，名曰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所有咨札文件，拟即借用神机营印信，以昭简易”等因。同日又奏：“派神机营全营翼长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花翎二等子恩佑为海军衙门总办文案翼长；派四品衔兵部郎中堃岫、记名知府户部郎中阿麟、内阁侍读学士云骑尉奎焕、记名御史工部员外郎常明等四员，为帮总办文案；派即选主事宗室载林等二十二员为海军衙门章京，分掌文卷等事；派营务翼长护军参领祥普等八员，用备差遣。”同日均奉懿旨允准。十二月，海军衙门咨取北洋沿海水师驻扎处所地图，爵相随备具图说咨送，以备考核。

光绪十二年四月

督办海军事务和硕醇亲王奉皇太后懿旨巡阅北洋水陆各军，

是月初九日请训。帮办海军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厚斋庆、海军衙门文案总办副都统恩宝廷佑，均于是日召见。择于四月十一日出都，文武随员三十余人。帮总办堃紫岩岫、常子清明，营务翼长祥伯泉普、明菊如惠，机器局总办恩厚丞佑、王子仪福洋，枪炮厂总办岳柱臣梁，营务委员希西元林布、景亨博端、佟泽沛，机器委员恩俊斋杰、荫俊生德赫，枪炮厂委员振声甫镛、李璧垣奎光、岱仁山寿，章京载嵩泉林、联星桥魁、耆介寿龄、丰凤石伸、庆嘯山宽、金子良如鉴、色达甫楞额、英书舫文、全雨乡顺、荫月岑斌，委管带小队官锡善，内火器营戈什哈章京桂林，外火器营戈什哈章京海禄善，都统随员四人：寿山、延年、于得禄、连元，并海军衙门神机营戈什哈兵弁夫役，王府护卫太监人等，约共二百三十余人。先是王虑随从人多，或有骚扰，遂倍发粮饷，凡车价饭食及马匹喂养，皆属各人自备。爵相闻之，以为历来星使过津，从者莫不犒以一饭，今邸节莅津，顾听各员买薪炊爨，非所以尽礼敬而崇体制也。乃属张燕谋观察翼到京达意。王乃谕随从各员酌量领受，不准稍有需索，并严禁擅收银物请託等事。使人各执谕一纸，以自警省。时承乏津海关道兼充北洋行营翼长，凡阅操一应事宜，俱当豫为筹备。因与署天津镇郑一峰总戎国魁、营务处万青甫观察国顺诸公，商定操场诸事，并一路迎送伺应各礼节。

谨录邸节到津迎送仪节：

黄金志、徐邦道、王得胜各队在二十里内外举枪跪迎；

天津镇标兵在十里外跪迎；

统领营官挂刀请安，有黄马褂者应著；

司道以次在红桥马头站班迎请安（海光寺门外同）；

史镇宏祖派马队（四十名前导、六十名后护）到海光寺；

文武到海光寺上手本请安（附履历。凡手本、履历与见钦使督抚同）。上轮船时文武在马头送。

由天津至大沽，所有天津各营、新城小站各营、大沽各营，俱列队河边跪送，如前仪。回津亦如之。凡统领营官已见者不挂刀，未见者挂刀。

凡陆营水师迎送升炮，皆照向例三响。

阅操仪节：王偕爵相、都统演武厅外下轿，文武分两班迎请安。设公案三，王中、爵相东、都统西升座。统领行装挂刀送茶，在任提镇及司道补服参堂三躬，统领送阵图，参堂三叩首，营官随统领三叩首。统领请令开操。阅操毕，统领营官谢操三叩首。文武分两班送，不请安，不揖。凡迎送升炮奏乐如向例。

奉爵相面谕，督饬府县承办供给诸事。津郡向无馆舍，乃择南城外海光寺以为行辕。棖桷黯淡，略加垩饰。院落空旷不严密处，以板隔别之。凡所陈设器具，皆取朴素简便。一切秾丽及黄赤诸色，概置不用，体王意也。环寺墙外为淮军行营制造局，有屋八十楹，即借为善都统、恩总办诸人寓所。复虑屋不敷用，添建瓦房、灰房五十二间，屋内床几灯盏毕具。寺前搭布帐为文武官厅。环寺置巡更兵棚十六架。并起席棚以停车马。南门外道路经护卫营、亲兵营修治，入夜悬灯相属，以便行走。皖南镇史念修宏祖，带马队百名驻于寺后，掌守寺内各门，出则前导后护。并派候补知府陈庆滋，候补知州官昱、裴敏中，知县叶金绶、宝山等，与署天津府萧世本、天津县姚长龄，分司车船夫马厨传各事。

四月初二日，爵相命制造局总办潘梅园观察骏德、水师营官郑承斋副戎崇义、总哨黄懋斋总戎春元带杉板二十三只、长龙座船三只，往通州迎候。复派委员霍令复元、顺倬龄、王巡检道昌带座船二十五只、火食船五只、厨役家丁若干人，置备食物偕往。

初五日，复派督轅武巡捕杨福同、萧万有从陆路赴通州，照料由陆来津车马。沿途所需饮食芻秣之费，皆由杨福同等资钱开发，不烦州县供应。

初六日，添派小轮船两号，前往通州伺候。又函属通永道许仲樵观察铃身添雇座船三十号，并牵夫二百名。又虑北运河剥船壅塞，派杨村通判吴积铤前往晓谕通河剥船，全靠西岸，让开河道，以免轮船碰触之险。

初十日巳刻，善都统、恩总办及各随员出都，自通州易舟南下，黄春元带杉板护行。又有随从二十余人、马三十余匹、王府内外随侍戈什等四十余人、马四十余匹，由陆路来津。

十一日卯刻，王启节出都。乘马行四十里，巳刻莅通州，登长龙座船，郑崇义带杉板护行。小轮船拖长龙下驶，行九十里，夜宿马头，郑承斋副戎督杉板水师环泊巡更达旦。通州协、天津镇两标官兵一路迎送如仪。驻巡杨村云字营马队为记名总兵王恒风所带，亦遣兵赴马头来迎。王遣之去。王自通州舟行至津，凡遇官兵在岸迎接者，无论官阶大小，皆立而望之，夜则秉烛起坐。

十二日，王舟行二百里，戌刻泊杨村。云字营列队跪迎。夜，神机营马步亲兵、水师亲兵按更轮值，鹄立河干。王惜其劳，命稍休息。是日午刻，善都统、恩总办及随从各员到津。先一日有弁目数人到海光寺，自买饼饵充饥。供以饭，再辞不受。曰：“我奉王爷谕，不领供给。”爵相闻之，谕来弁云：“此处无从买食，请暂领，明日王爷到，当为若陈明，非若违令也。”来弁始敢受。

十三日，王舟行九十里，巳刻抵津。各随员先到津者，并赴北郭外红桥迎见。各军统领营官，均行装挂刀，领队在二十里内外沿途跪接。爵相坐小轮船出迎，至浦口登王舟，跪请圣安，同舟抵红桥登岸。署天津镇郑一峰^{国魁}、直隶按察使陶子方^模、长芦运使季士周^{邦楨}、天津道万莲初^{培因}、天津营务处万青圃^{国顺}、檀者山崖、张小传^{绍华}、支应局胡云楣^{燠葵}、朱伯华^{福荣}与馥等四十余人，立岸恭迎，见面请安。王温言慰问数语，遂乘黄辇四人肩舆

(本年三月间,王奉懿旨赏坐杏黄轿,两疏力辞。魏于邸节到津,恭备黄绋四人肩舆,以从王意),进北郭门,由郡城北门出南门,至海光寺行辕。先是王传谕天津实缺司道各官不必远迎,可在海光寺相候。魏对将命者曰:“凡星使过境,司道府县各官尚郊迎数里,王位居亲藩,奉命巡阅,望重体尊,凡属臣子礼应郊迎,以昭诚敬。仅候于海光寺,非礼也。”将命者复辞至再三,遂遵王谕,在北郭外红桥建木马头搭席棚迎迓。直隶提督李汉春、长乐因事未到红桥,遂与浙江粮道廖穀士、寿丰、署苏粮道韩古农、庆云及直隶候补道何骏生、崧泰等四十余人,在海光寺迎候。王乘舆进寺左门,至佛殿左旁降舆,迎者各请安。王入殿拈香,复至御书楼宝座前行礼。入后稍息,传见实缺提镇司道天津府等。又传见各军统领提督周盛波、唐仁廉、总兵丁汝昌等。其非统领或府道非实缺者,无故不传见。

谨将由津至旅一路水陆各营官弁兵勇开单呈览(缘奉王谕特向各处查明缮折恭呈):

天 津 防 营

记名总兵黄金志,带练军五营,共官五十一员,勇二千八百名;护卫一营一哨,共官八员,勇六百四十五名。

补用都司王得胜,带亲兵一营,共官六员,勇五百八十五名。

记名提督徐邦道,带马队二营,共官二十六员,勇五百六十名;炮队二哨,共官二员,勇二百十四名。

大 沽 防 营

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带练兵六营,共官五十九员,勇一千九百八十名;开花炮队一营,共官六员,勇六百七名。

水雷一营,共官三员,头目、雷兵、水勇等二百二十九名。

记名总兵刘祺,带直字营二营,共官十八员,勇九百九十二名。

尽先副将史济源，带保定练军一营，共官十员，勇四百九十名。

新城防营

守备张曙德，带练兵一营，共官十员，勇五百名。

小站防营

署湖南提督周盛波，统盛军马队五营二哨，共官六十九员，勇一千五百五十七名；盛军步队十二营二哨，共官七十三员，勇六千九百六十二名，小队四十名。

旅顺防营

记名提督黄仕林，统庆军三营，共官十五员，勇一千五百名；马小队一哨，共官一员，勇八十九名；杉板船一只，共官一员，舵工桨手等十四名。

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庆军三营，共官十五员，勇一千五百名；杉板船一只，共官一员，舵工桨手等十四名。

补用都司张文宣，带护军二营，共官十员，勇一千名。

候补道袁保龄，带水雷一营，共官三员，头目、雷兵、水勇等一百八十七名。

四川提督宋庆，统毅军五营，共官三十四员，勇二千五百名。

北洋水师

天津镇总兵丁汝昌，统定远铁甲舰官弁水手人等三百三十一员名；镇远铁甲舰官弁水手人等三百三十一员名；济远钢快舰官弁水手人等二百四员名；又定、镇、济三舰洋员四十三名；超勇快船官兵人等一百四十员名；扬威快船官兵人等一百三十九员名；康济练船官兵人等一百三十七员名；威远练船官兵水勇人等三百十七员名；镇北蚊船官兵人等五十五员名；镇南蚊船官兵人等五十四员名；镇东蚊船官兵人等五十五员名；镇西蚊船官兵人等五十四员名；镇中蚊船官兵人等五十五员名；镇边蚊船官兵人等五十四员名；水师屯船官兵人等十四员名。

记名关道刘含芳，带鱼雷营训练官、库官、文案六员，雷兵学生等一百十七名；左队一号大雷艇管驾大副二员，舵工等二十六名；左队二号大雷艇管驾大副二员，舵工等二十六名；右队一号大雷艇管驾大副二员，舵工等二十六名；右队二号大雷艇管驾大副二员，舵工等二十六名；右队三号大雷艇管驾大副二员，舵工等二十六名。

南 洋 水 师

记名总兵吴安康，统南琛官十四员，队长水勇等二百三名；南瑞官十员，队长水勇等二百七名；开济快船官十员，队长水勇炮勇等一百七十三名。

十四日，各国领事官请谒王。夔先期告各领事云：“如愿谒见，须著礼服，以一国领事为一班，分次入，不坐，王不送不答拜。”领事从命。是晨，夔与伍秩庸廷芳、罗稷臣丰禄两观察先往御书楼下候。少顷，各领事先后至，有戎服挂刀者、有衣缺襟短褂者，盖曾任武职，则以挂刀为盛服也。夔等分班引入，先见法国领事官林椿、副领事安迪，次俄国师史，次美国巴拉密毕德格，次英国璧利南，次德国连梓，次日本国波多野承五郎等。一班见毕退，再领一班入，皆按其到任先后以分次序，国之大小不与焉。未见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税务司者，帮办关道税务，为中国当差之人，故后见之。见时，王中立，爵相、善都统左右立，王府护卫侍立殿上，神机营、海军衙门随员立阶上，司道各官立阶下。领事登阶免冠，入殿门鞠躬，北向立。王问始对。其礼略与彼国觐君相仿。王一一慰问，领事或对近事，或陈颂词，衣冠严肃，仪节斐然。见毕，夔复引至御书楼下小坐，用茶烟毕，诸领事告辞而退。

辰刻，王阅武备学堂。时柳墅地方新建堂屋未竣工，学生借居今海军公所。王至，学生排班执枪，跪迎于学堂门外。王谕学

生各回堂执业，偕爵相、善都统登楼眺望毕，赴印书房看机器，并问学生测绘功课，阅学生毛瑟枪步队操法。见规模整肃，心甚嘉之。其时办学堂者，前湖北简用道杨艺芳宗濂，已被劾离堂，至是王传见之，慰劳有加。

午刻，王乘快马小轮船赴大沽，文武官肃立岸上恭送，百姓扶老携幼，观者如堵。王甚喜，因命德人来兴克以照相法影之。未刻，行六十里，至海河下游，王与爵相、善都统登海晏轮船，王府护卫太监人等从焉。盛杏孙宣怀、黄花农建甯两观察往海晏照料。海军衙门、神机营各员，併戈什哈等登保大轮船，前往照料。舟过新城，盛军列队南岸跪迎，旌旗迤邐二十余里；北塘仁军及楚军马队，俱在北岸跪迎。是日由津至沽，舟行二百八十里，夜泊大沽口炮台下。记名提督大沽协罗耀廷荣光等来见。

十五日丑刻，乘潮出大沽口，海晏前行，保大后行，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五舰，并南洋派来合操之南琛、南瑞、开济三舰，分左右各四护行。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炮船尾随之。是日行五百六十里，酉刻抵旅顺口，统领毅军四川提督宋祝三庆，统领庆军记名提督黄松亭仕林、吴孝亭兆有，统领护卫营都司张德三文宣等列队于口门内外，声炮跪迎。王移驻袁子久观察保龄公所，善都统寓其东偏。以屋狭不能容多人，爵相仍住海晏，恩总办及各随员仍住保大。

十六日辰刻，王赴毅军教场阅操，谕宋祝三军门旁坐，止勿参堂。盖以老将功高，故示优异也。先是，宋军门拨毅军三营驻金州，留五营守旅顺，皆淮北久战之士，不屑学西洋操法。宋军门善诱导之，所习德国步队操法整齐，他军竟莫之能胜；其于西洋炮法讲求亦极精熟。操毕，王叹赏不置，旁观者皆惊为向所未有。午后，庆军统领黄仕林、吴兆有，护军统领张文宣，俱带队操阵，进退离合，无不严整齐一，枪声万响如一出，军容不亚毅军。操毕，宋祝三军门复饬将士演地雷五出，王亲以指放电，怒

雷震地，沙土蔽天，洵为战阵利器。时统领奉天东边防军固原提督雷纬堂正绶、统领奉天营口防军记名提督左冠廷宝贵、金州副都统文式崖格，皆至旅顺。是夜微雨。

十七日卯刻，雨霁，英国驻烟台领事官宝士德，领其水师提督哈密敦及各兵船官十一人来见。馥与丁禹亭引入，略如天津见各领事仪节。见毕，爵相请用洋法照相，英提督甚喜，遂聚立照焉。爵相复引提督等至偏厅饮，逾时而散。须臾，王传谕在事文武，上至提镇道府，下迄护卫队长，人各照一相。

巳刻，王登黄金山炮台，调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五舰，南洋之开济、南琛、南瑞三舰，会集金山之南水深处演阵打靶。各船旋转离合，皆视统领旗语为号，无不如响斯应。记名关道刘芑林观察，复督鱼雷五艇在黄金山下浅水处同时操阵，先以空雷射靶，见鱼雷入水，直射如箭，水面惟见白纹一线而已。射靶毕，以装棉药之鱼雷攻旧广艇，一轰而成齏粉。西人谓水战攻木船者莫如铁甲，攻铁甲者莫如鱼雷，信然。鱼雷理法最密，西人视为不传之秘。芑林观察督弁兵操练五年，昼夜研求，又得德国副将哈孙克赖发者悉心指导，至今各弁目乃能服习利用，此武艺中之最难者。

午后，王传令各炮台打靶，自澳西馒头山起，次蛮子营，次威远台，次老虎尾，次牧猪礁，次崂津嘴，用二十四生脱及十二生脱克鹿卜后门钢炮，联环打靶，周而复始；复飭黄金山大炮每炮演五出，声震山谷，烟焰成云。袁子久观察复飭弁兵演水雷八具。演水雷之法亦如演地雷，以一指按电线，电火入雷，轰然一声，水立百余丈，无论何船当之，未有不倾覆者。是日各炮台演炮百余出，各兵舰演炮百余出，放鱼雷一具，水雷八具，药弹之费约需万金。盖自癸未备法以后，未有如此大操也。晚，下黄金山，看船坞各工。

十八日辰刻，阅旅顺东崂津嘴炮台。旅顺口各炮台皆德国武

弁汉纳根监造，而汉尤以崂湾台造法为善，请王往视。王许之。已刻，过西澳阅鱼雷厂，看鱼雷验试收气储气等器。厂中学堂有幼童十余人，见王至，惊惧下拜，蹑蹑不敢仰视。王喜其严守学规，且命之坐，各赐顶戴嘉勉。时日已逾午，饥甚，王不受各营酒食，非爵相具餐不下筯。厂中又未代备，刘芑林观察以疏面进，王饱啖之，若忘其非。饭毕，王与爵相、都统乘筴舆回，抵岸棹小舟登海晏船。王仍与恩总办诸人登保大船。未刻，起碇开轮，赴威海卫。宋祝三军门及黄、吴、张三统领等俱列队跪送。先是，爵相传谕水陆各营，凡中国大员来往，应声炮迎送者，仍照向例三响；外国大员来往，彼兵船声炮多响敬我，我亦以多响答之。乃各台大炮三响，加以枪队，每枪三响，轮船行三十里，犹觉山鸣谷应，烟焰半日不散。时宋祝三、雷纬堂、左冠廷三军门，启王暨爵相，愿随行至津看操。王许之。舟过庙岛，海市见焉。楼台隐见，林树扶疏，树外若有数僧翘首立迎。逾时始散。计王在旅顺赏毅军五营银一千五百两，庆军六营银一千七百两，护军两营银八百两，南北洋水师各兵船银五千两，鱼雷营银二百两，水雷营银七十两，併赏各统领营哨官蓝绉袍料、灰布袍料、花翎、针黹、刀镰有差。是晚行三百一十里，亥刻抵威海卫。

十九日卯刻，王阅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炮船打靶。遂乘镇东验定远铁甲，复属善都统验镇远铁甲，派恩总办验济远穹甲。已刻，起碇赴烟台。各兵船左右护驶，行一百四十八里，申刻抵烟台。英国水师提督哈密敦带十兵舰，法国水师提督理尧年带六兵舰，排泊于烟台山外，各声炮二十一响，调水兵横列桅上立迎。山东巡抚陈雋臣中丞士杰、钦差察看河道广西巡抚张朗斋中丞曜、署登州镇总兵李胜庭、登莱青道方右铭汝翼、前济东泰武临道李山农宗岱均迎见。见毕，王登舵楼眺望，以时薄暮，登岸多酬应，遂传令今晚从者俱宿船上，夜半开轮。闻岸上供张甚盛，伺候已累日矣。陈中丞欲进王酒食、土物，託

爵相致意。王婉却之。申刻，法国提督理尧年率其弁目四十人赴海晏船请见，王立舵楼上见之。馥与丁禹亨、罗稷臣、德璀琳三人带领，鱼贯入，略如旅顺见英提督仪节。理尧年献颂词毕，复及富国、通商、练水师、造铁路等事。王颌之。夜，爵相偕善都统往英、法两提督兵舰答拜，并代王道谢。两提督接待甚恭。

二十日子刻，展轮回大沽，英、法兵舰各声炮二十一响相送，我兵船不声炮答礼。盖大国亲王体最尊贵，凡本国大臣及外国使臣初往见者，不坐不送，不亲往答拜。声炮迎送者，亦不答炮。若外国兵船之炮系为敬国家而施，则亲王船亦应如数答之，同为与国，无尊卑也。

巳刻，海上微风，从人间有眩呕者，王谈笑如常。告馥曰：“我栉发未半，而栉者头眩不支，竟坐待半日。闻此风在海上尚不为大，具见水师将士终年辛苦也。”

未刻，风稍息。酉刻，进大沽口。是日行六百四十三里。

二十一日辰刻，阅大沽南岸炮台打靶，并燃放各种水雷、旱雷。看水勇泅水燃雷之技。阅水雷厂直斜镜房。复骑马看南滩平炮台。守南岸者，为大沽协罗耀庭荣光。罗在苏时，即带西洋炮队操练，已二十余年，运用颇熟。时出新意，为攻守器颇称得法。王甚嘉之。午刻，渡河至北岸，看刘介三总戎祺炮兵打靶。并阅北岸后路史光普协戎济源营演炮，时介三总戎营有兵抱炮弹失手，与弹俱碎，旁二兵亦被伤。后经西医马根济治疗，仅活其一。午后，王赴海神庙拈香。庙内兼祀大士、天后，俱拈香毕，复诣殿后宝座前行礼。王闻南岸营内有军士所建昭忠祠，祀昔年在沽阵亡将士，即命章京载林前往拈香。

按：海神庙修于康熙三十六年，殿宇倾圯，香火萧条。馥与同人两次集资五千余两，派周州判士培修理未竣。复请文芝轩瑞总戎接修，适本年三月工毕。四月王入庙拈香，海波平稳，天人协应。奏奉懿旨，颁发匾额三方，以答灵贶。

未刻，文芝轩总戎导王遍阅船坞各机器厂，阅毕回船。时唐军门仁廉所部仁字等营驻扎北塘，距大沽三十里，军士以王未莅北塘阅操为憾。唐遂调队隔河演阵，请王遥观之。王笑而许焉，併属恩总办一体给赏。时百姓拥立岸上，观者殆千人。王曰：勿以我故而荒其业。传令开船，夜行二百五十里停泊。不欲遽至津者，恐夜深人众，登岸冒险也。计王在沽赏北塘仁字等营银一千五百两，赏大沽南北岸兵二千五百两，各统领营哨官蓝袖袍料、灰布袍料、花翎、刀镰有差。

二十二日巳刻，回天津。文武各官齐集紫竹林新关马头立迎请安。护卫营亲兵及盛军各营列队城南跪接。文武各官前往请见者，凡已经进见之人非有公事不再传见。而条陈献才技者、求差使者、久讼不得申拦與控诉者，迎伺道上不绝。王谕曰：“亲藩例不理词讼，可告县令出示谕止之。”条陈技艺者多迂谬无当，王不纳，或转交爵相察核。是日午后，阅淮军行营制造局，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匠徒七百余人，每日可造哈乞开司枪子万粒，呿啫士得枪子五千粒，其余炮车、开花子弹、电线、电箱及军中所用洋鼓吹，皆能仿制。总办局务者为高仲珩观察驂麟、龚鲁卿太守照璜。时伏水雷九具，于寺外积潦中一一试放。雷内装火药四十八磅者，水飞十余丈；装火药八磅者，水飞五六丈。盛杏孙观察复觅电光灯、织布机器两事设于局中，併请王试观。

二十三日辰刻，出南郭门，阅津防各军操。时湖南提督周海舫盛波统盛军马队五营，步队、炮队十二营，先期由小站移扎南郭外八里台。是日辰刻，爵相、善都统先至操场。王乘马后至，文武各官俱集演武厅前立迎，奏乐升座。海舫军门送茶，呈阵图，请令开操。司道各官例应参堂三躬，都统传王谕免揖。盛军十七营操未毕，日已晌午，即在演武厅午餐。记名总兵黄丽川金志带天津练军六营，记名提督徐健农邦道带楚军马队两营，又炮队两

哨；候补都司王少卿得胜带亲兵炮队一营，俱于午后合队复操，并调各军炮队打靶，中者十之七八。计是日会操军士一万五千余人，步伐整齐，一丝不乱。凡开枪马上起立进退，分合旋转，一人呼之，无不如响赴节，王甚为嘉赏。以盛军勇丁由小站来津，多行一日程，每名加赏银一钱，计共赏盛军银六千两。其统领吕本元、贾起胜、卫汝贵等，各赏衣料、花翎、刀镰有差。又赏天津练军营、规兵营银二千五百两，楚军马队银五百两，黄金志、徐邦道、王得胜等，衣料、花翎、刀镰有差。

二十四日辰刻，出东郭门，阅视机器总局、水师学堂，并命题考试水师学生。总办机器局者，为刘献夫汝翼、潘梅园骏德两观察。总办学堂者，为吕庭芷观察耀斗。按：机器局创于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地山厚，历年增置，规模视前加数倍。计厂屋六十二座，工徒千余人，每年可制枪炮火药一百万磅，铜帽五千万粒，大小炮子数万颗，毛瑟枪子五百万粒，其余各种水雷、电线及轮船机器之属，无不兼制。厂屋外缭垣周九里。王与爵相、善都统坐铁轮车流览各厂，工人照常执业不辍。水师学堂在垣内偏北，分驾驶、管轮，学生为两班，分堂肄业。王考各学生毕，给银奖励。

二十五日辰刻，王诣城西南怡贤亲王祠拈香。按：怡亲王祠，雍正十三年建于三义河口，年久废圯，盛杏孙观察建广仁堂时，立主祀于堂中。至是悬额为王祠，俾永存香火云。

午刻，诣僧忠亲王祠、曾文正公祠、金龙四大王庙，行香毕，至爵相署午餐。侍食者为张朗斋中丞、善厚斋都统、宋祝三、雷纬堂、李汉春三军门、恩宝廷副都统、陶子方廉访、季士周都转、万莲初观察及馥共十二人。酒半，王命从者为拳刀之舞以侑觞。复问爵相曰：“今日之燕可谓乐矣，谁能为文记此事者？”爵相指士周都转曰：“此善于文者也。”王因命为图作序记之。饭毕，谕文武各官勿赴红桥远送。即由辕门外登舟，不回海光寺矣。各官遂齐集署外浮桥上请安敬送。舟绕三义河进北运河。过

西沽阅武库，见军实累累如山积，曰：“可以释吾忧矣。”爵相同舟送至二十五里之桃花口而返。临行，毓奉王札谕：郑崇义、黄春元杉板水师，每兵赏银四两，每官赏银二十两；史宏祖所带马队，每兵赏银四两；天津弹压街道兵共赏银一百二十八两；各哨官仍加衣料、刀镰；又赏照相粤人梁时泰等四百两；赏办差、厨役、家人、轿夫等六百两；赏海晏船银一千两；保大船银八百两；各小轮船银二百四十两；併通商大臣署内号房、戈什等均赏银有差。办差委员六人，亦蒙赏袍料、马褂料。均由毓分别给领。王初到时，上下各用酒席一次，以后只备寻常菜饭。厨役以不谙性嗜，私求王府厨夫助之。因感其德，酬以数十金，不敢受，呈白于王，即飭退还。此事人不及知，毓闻之。委员霍复元云：盖王自出京及还，只准随从人等领受两餐，及马匹喂养，无一人敢有丝毫需索，士大夫亦无敢以一物餽赠。

按：此差前后几及一月，除海晏、保大轮船水脚银九千四百余两，由支应局正项给领；又海光寺修建房屋、添置器具另行开销外；其余由通州至津沽车船夫马等费，并通州、天津、旅顺等处往来火食，连爵相随从诸人，及毓与办差上下人等食用，只费银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余两，均承爵相另在閒款项下开支。盖既不肯扰累于民，亦毋庸官为赔垫，诚体恤之至也。

二十六日，驻杨村。

二十七日，驻香河红庙。

二十八日，驻通州下十五里牛各庄。

二十九日，驻慈云寺。

五月初一日，复命。同日，奉懿旨：“醇亲王奕譞奏巡阅北洋覆陈水陆操演情形及请奖叙将领员弁及分给宝星各摺片，览奏均悉。精练水师，前经谕令，先从北洋开办。此次醇亲王奕譞亲赴天津会同李鸿章、善庆周历旅顺等处，将南北轮船调集合操，并将水陆各营一律校阅，技艺均尚纯熟，阵法亦极整齐。除各军

统带管带各员及哨弁兵勇由该王奖给物件银两外，四川提督宋庆、署湖南提督周盛波、广东陆路提督署通永镇总兵唐仁廉、天津镇总兵丁汝昌、皖南镇总兵史宏祖、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候补副将郑崇义、记名总兵黄春元、津海关道周馥、直隶候补道刘含芳、袁保龄，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道潘骏德、盛宣怀，分省补用知府龚照珩，均著交部议叙；已革总兵吴安康，留营效力，统带南洋轮船尚称得力，著加恩赏给四品顶戴。至洋员教练兵舰，著有成效，亦应一体奖励。除分别给予宝星外，琅威里教练水师尤为出力，著再加恩赏给提督衔；汉纳根监造炮台坚固如式，著再加恩赏给三品顶戴，以示鼓励。海防关系紧要，必须逐渐扩充，历久不懈。据奏练兵先须选将，陆军人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水师人才以驾驶管轮学堂为根本，洵属扼要之论。并据王面奏，各学堂肄业于讲求战备外，兼习经史，尤属合宜。又据奏，已革道员杨宗濂，前办天津武备学堂规制，颇能整肃，可否弃瑕录用等语。杨宗濂著准其留于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经此次巡阅之后，醇亲王奕譞务当会同李鸿章等，物色将才，实力整理，并督飭见在管带各员，认真练习，力求精进。应如何筹集巨款，续添船炮之处，并著随时会商，奏明办理。钦此。”

五月初九日，德国驻京公使巴兰德函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略云：“此次醇王巡阅北洋各口，所有文武洋员多得瞻仰，本大臣亦有谒见之心，若不亟请贵王大臣代为声明，似于仪文有阙。且醇王若肯俯如所请，即可藉陈我两国惇睦之情。谅贵王大臣亦无不愿将钦仰微忱婉达于醇王前矣。合行专函，请即查照为荷。”云云。时驻京各国公使以巴兰德在华最久，向来各国公使有所商于总署，其意见从同之事，概推一资深公使先诣总署开议。至是巴使屡以为请，总署遂录巴使来函，咨海军衙门。王乃批复四条，于五月十四日具奏，钦奉懿旨允准。疏内大意，“以为国家定例，王公向不准接交大臣，况各国洋员，尤不应无故接见。第

巡阅海口，本异寻常差使，故未便过事拘泥。若在京自当恪遵功令，免滋流弊。惟巴使来函，系属创格，既不敢遽允，又未可率拒，谨抄拟复约条，恭呈慈览，是否照此咨复”云云。所约四条：“一、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主人、王与各公使皆居客位。二、彼此皆著公服，用昭有礼。三、此会只可一次，不能再举。四、其他亲郡王、贝勒、贝子公等，并无此出差之事者，尤不应援此例与各公使相见。”旋经总署将此四条录送巴使阅看，巴使复与各国公使相商，俱允遵行。适美国公使田贝、法国署公使恺自尔，先后抵京，亦求预斯会。于是总署订期七月初五日未刻，请各国公使临署谒王。至期总署设筵于储才馆。

午刻，庆郡王偕福协揆、锡冢宰珍、廖少司马寿恒、许少司寇庚身、徐少司空用仪、孙少司空毓汶、续阁学昌、沈阁学秉成先到署。未初，王乘舆至。未正，巴兰德与英国公使华尔琛、俄国公使拉德仁、日本国公使盐田、美国公使田贝、法国公使恺自尔、荷兰国公使来因、比利时国公使维礼用，凡八国公使，带领参赞、书记等官，皆穿本国礼服，佩带宝星同到。由庆郡王带见，王各温言慰问，遂入座进酒。王云：“我何德何能，有劳诸位大臣来见。”德巴使云：“此话太谦。”美田使云：“前在旅顺口，未得晋谒王爷。”巴云：“坐海船回京，未知受海风否？”答以“未受海风，一路甚好。”遂呼进酒。王云：“愿祝合天下各国国祚灵长。”因各尽一杯。巴起宣颂词，各公使皆起，王与诸大臣亦起立。巴颂云：“今日能谒见王爷，所有各国大臣同本大臣快乐之至！尤可喜者，各国与中国正在敦睦之时，各国国家简派大臣等来华，正谕令讲求睦谊，趁此今日盛会，将来和好愈敦，务求王爷在皇太后前代陈此意，并请将本大臣等恭祝皇太后、皇上万福无疆，国泰民安之颂，代为陈明。近来恭读邸抄各件，深知皇太后多年听政，盛德莫名。所有本大臣等钦佩之忱，不能不在王爷前声明。所以各国大臣同举一觞，愿皇太后、皇上

福寿攸同。此等称贺，虽系外国仪文，然出于至诚，望王爷哂受可也。”颂毕，各使咸敬一杯。王亦令宣颂词，云：“我皇太后体天地之心为心，王大臣等皆仰体皇太后之心为心，愿天下各国皆长承天眷，永享升平。”巴遂将此语转告各使臣，皆额手致谢，共敬王爷一杯。

王云：“我今日不作应酬语。我们相隔数万里，今日此会，诸位皆各国大臣，均有报效国家之意，请各言其志。”巴云：“我已说过了。”王云：“前所说皆颂扬语，如何报效国家，必有实事，可各说明。”巴起对云：“只有两条：一是以百姓为重，一则每有旨意实力奉行。余事可包此两条内了。”美田使对云：“我距中国较近，通商后最称和睦，如此看来，定可永远和好了。”日本盐田使对云：“我日本国与中国数百年和好，为使臣者，只愿两国永敦和好。”英华使对云：“我报效国家有两条：一是守国法，一是遵主命。”比维使对云：“我国与列邦均各和好，我国主未立之前，曾游历各国，亦到过中国南省，愿与中国永远和好。”俄拉使对云：“我国与中国交好最早，愿仍遵守旧章。”王云：“能说满州话否？”拉使对以“不能”。其翻译宝德林立对云：“能说几句，但不甚好。”王即说国语数句，答皆无讹。法恺使对云：“我们法国凡上命差遣，无不竭力奉行，不敢稍有违背，就是此规矩。”王云：“规矩是规矩，志愿是志愿。”法恺使云：“这就是志愿了。”荷来使对云：“我荷兰与中国相交最久，但愿从此永敦和好。今日盛会，回国时必当转达君主，亦必深感王爷。”

各公使谈志愿毕，王云：“本爵之意，各国虽言语不通，风俗各异，皆系开辟以来天地间之人。通商之始，自然彼此不能融洽，现在交好既久，风气日开，惟愿大国待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礼，大国与大国交涉以诚，从此大国无侵占小国之事，小国无干犯大国之端，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各国兵事自应精练，专

防本国乱党，各国毋得兵戈相寻。有嫌隙者，固可永化其心，无嫌隙者，不可妄生枝节。各成礼义之邦，共享升平之福，本爵志愿如此。”张德彝以洋语传毕，各公使皆起立云：“皆遵王爷之命。王爷此语极为公平，各国无不钦佩，即各使臣亦皆同此意。未知今日之言还入奏皇太后否？”王云：“是要奏的。”复问云：“今日此会所说之话，你们亦奏闻否？”巴云：“各国都要回奏的。”王云：“今日巴大人甚累了，要与我们说话，又要与各位大臣传话。”巴云：“可惜言语不通，需人传话，若能直达，更觉省事了。”王云：“总愿各国礼义相尚，无以兵权相尚，纵有胜人之时，安知不为人所胜，不如礼义相尚，自能永享升平。”巴又以此语转告各使，各使均首肯者再。翻译阿恩德传语云：“各国皆服，王爷的话是从道理上来的，王爷行事亦必如此，看来此后总可永久和好了。”王云：“总理衙门王大臣与各位大臣均可时常相见，我只会此一次，故不作寒暄套语。”阿传巴话云：“大家办事都是按理而行，须浮一大白。”满座遂共饮一杯。庆王云：“大家原应按理办事，若有一人不按理者，大家都不依他。”巴等皆唯唯。

王问巴使云：“此次赴津好否？”巴答云：“皆极平安。见过李中堂四次，李中堂亦设宴招饮。从前与李中堂尚有说不合拢处，如今越熟越好了。”醇、庆王又劝进酒，遂各举杯。王问：“能饮此酒否？”巴云：“此酒甚好，我最爱中国酒食。”王问巴使云：“你两肩所饰黄金何意？”巴云：“此是我国武职大员服饰，我虽非武职，今日典礼，故用全副披挂。”王又问巴使云：“贵国主及毕相年寿均高了？”巴答云：“年寿虽高，精神甚好。”巴又告张德彝数语，转译云：“前王爷到烟台、旅顺各处查阅炮台、兵船，那是战争之事，今日却是尊俎之事了。”巴又自指胸前所挂宝星云：“此是中国大皇帝所赏的。”王又向巴使云：“你发都白了，年岁几何？”巴答云：“五十一岁。”王

云：“何以甫过五旬，鬚发已白？”巴答云：“自从本国到中国，来了二十余年，未免操心所致。”巴又问：“王爷饮食如何？”王云：“也有能吃之物，也有不能吃之物。”王问巴：“暑气甚盛，怕热否？”巴唯唯。又问：“何不挥扇？”巴答云：“来时忘却带扇。”王付以扇云：“可将此扇扇之。”巴接扇云：“蒙王爷惠赐，我不还了。”王云：“不还亦可。”巴云：“深感王爷厚意。庆王爷知道我并不是如此爱小。”庆王云：“你素日最爱便宜的。”遂各大笑。

酒阑徹席离座。王又向巴使云：“今日所说皆是切实近理之谈，谨记我言，庶不至虚此盛会。以后与总署办事，总宜照此办理。此扇即以奉赠，扇虽微物，然目见此扇，即可心识吾言也。”巴唯唯称谢。王又告各使云：“今日之局，我非主人，我先走一步。”遂拱手作别。各使皆鞠躬致送，俟王起身后，各使遂皆纷纷辞去。后数日，各使皆向总署索是日问答录，传诸本国，以为盛事云。

醇王出都巡阅严饬随从人等各谕

管事处传奉爷谕：交管事处：此次赴天津查看海军，事属创始，本府随往人众，必当恪守历次诫谕，谨慎体面，除本分差使外，不准干预他事。著派怀他布、瑚图哩、明顺、吉成实力稽察，无论事之大小，务须一一禀知，不准少有瞻徇及私出主见等情弊，果能遵守传谕，回京后优加奖励，倘稍不遵循，无论事之值与不值，何时发觉，即将该四员交地方官递解回京，从重惩办。此谕。著管事处于随往之官员人等及首领太监，每人各放一张。特谕。

为剴切晓谕事：照得本爵堂此次前赴天津阅看海军船只、炮台，所有随带章京等员，随同总办由陆路行走，车辆马匹务当严加约束，免滋弊端。且沿途经过地方，正值麦初秀穗，大田播种

之时，务循大路行走，不得任意驰骤，致有践踏田畴情事。其本爵堂随带之护卫、戈什哈、弁兵人役，及总办、章京各员随带之戈什哈、跟役、车夫人等，虽分前后两起，著统归总办管辖查访，倘有前项情事，一经查出，或被农民告发，即行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切切。特示。

谕：此次赴津，原传除赴旅顺口等处系中堂饬备厨房外，其往返途中及在津数日均由口分自买食物，马匹草料亦均自备。兹闻中堂已饬全行备办，一切概不由地方官供应，皆系中堂出资，似难过拂盛情。除本爵府中随从人众已饬酌领外，合通谕随往各员弁兵役，著勿庸过事拘泥，酌量领受，惟不准稍有需索，致干惩处。著总办、帮总办于起程之先，通行晓谕，俾归划一。至马匹草料及外雇车辆应需草料，仍遵前谕，自行备办。再，抵津后，地方文武各员及各营统领、各局官员等，现经总办恩稟商，令赴营务处报到，投递职名，已经允准。倘此内生有弊端，擅收银物及请托私情等事，惟将翼长祥普、明惠立即发摺严参，并将总办、帮总办附参，决不姑息徇纵。至本爵堂府宅护卫家人等，已自行严加铃束，如仍有倚势招摇，或假借名目肆行欺骗，总办、帮总办及营务翼长务刻即稟知，勿稍瞻徇。特谕。

醇王奏辞赏坐杏黄轿两疏

(一)

奏为敬闻恩旨，无地自容，迫切陈情，仰祈慈鉴事：窃臣奕自皇帝入继大统，迭叨皇太后恩施，出于常格之外，满盈之戒，时懍于中。乃昨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醇亲王福晋，均著赏坐杏黄轿。钦此。”闻命之下，与福晋心惊语塞，不知所措。伏思臣之不才，在先朝本属滥膺爵禄，前乞骸骨，亦为理所宜然。只以时局多艰，皇太后垂帘听政，特加任使。自维近支宗室，义不容辞，遂未敢固执己见，勉

出承乏。一俟将来皇帝亲政有期，即当再申前情，吁恳恩施，与福晋萧然蔬布，终老林邱，此臣素抱私衷，亦尝陈之帘前者也。至于赏坐杏黄轿，惟内廷公主有之，臣乃先朝臣下亲藩，体制定例秩然，万不应叨此异数。虽慈命为推恩锡类而施，在微臣宜合道守官是念。惟有仰恳皇太后洞烛臣衷，收回成命，并恳将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臣呈递留中之摺，时时谕飭皇帝，永勿更张。俾臣心安理得，余生残喘，或可藉此多延，则感戴圣慈，实无涯涘矣。所有微臣沥陈下情缘由，谨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圣明恩准，曷胜屏营待命之至。谨奏。

(二)

奏为勉遵懿旨，叩谢慈恩，并豫为陈明下情，仰祈慈鉴事：窃臣奕昨日呈递，迫切陈情，恳请收回成命一摺，先经军机大臣面传懿旨，未允所请。复于召见时碰头諄恳，仰蒙慈纶抚慰，训饬笃挚。当日内阁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奏恳请收回成命一摺，情词恳切，出于至诚。其谨受恩命，毋庸固辞等因。钦此。”敬聆面谕，伏读徽音。欲再辞，则语言已罄；竟承受，则心志难违。辗转徬徨，罔知所措。幸蒙洞鉴矜恤，允臣面奏之请，嗣后乘坐与否，听臣自便。藉此一线生机，忧惧苦衷，得以稍减。寅感圣慈，曷其有极。臣惟有恪守亲藩定制，始终如一。既谢鸿施，即为身受，此正古所谓君臣各尽其道也。所有微臣叩谢慈恩，并豫陈下情各缘由，谨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圣鉴。谨奏。

醇王具奏巡阅北洋复陈水陆操演情形及请奖

叙将领分给洋人宝星各折片

奏为巡阅北洋事竣，恭摺覆陈，仰祈慈鉴事：窃臣等四月十三日行抵天津，会同大学士直隶督臣李，十四日赴大沽，十五日

展輪出海至奉天之旅順口，十八日駛抵山東威海衛，十九日抵烟台，二十日回大沽，二十二日回津。連日將查閱各處炮台、水陸操演、機器局、武備水師學堂情形電奏，並欽奉十六、十七日懿旨，遵行在案。

查旅順扼直、奉、渤海門戶，口門最狹，內有東西兩澳，現用機器浚深，可泊師船多只，船塢甫經開挖，工程甚巨，非尅期能竣。口外眾山環繞，天然形勝。現于沿海東岸黃金山、牧豬礁、嶗峯嘴，西岸老虎尾、蜜子營、饅頭山等處，分筑炮台，均得地勢，仿照西法，工程堅固。所設克鹿卜后膛大炮多尊，皆能攻堅及遠，布置洵屬合宜。各軍操演槍炮有准，魚雷、水雷施放得法，堪當大敵。惟宋慶所部僅步隊五營，扼扎後路，尚嫌力薄，有事時必須添調。聞金州之大连灣水面寬闊，能泊多船，但口門太廣，無可設防，是以未經往勘。至威海衛亦海濱奧區，適當烟台來路，水師屯操皆宜。惟南北兩口寬各數里，筑台布雷，需費頗巨，仍須量力次第經營。此察度北洋必爭形勢之大概也。

北洋現只定遠、鎮遠、濟遠三鐵艦，超勇、揚威兩快船，可備海戰之用；南洋僅開濟、南琛、南瑞三船行駛尚速，炮位尚大。臣等將前項八船調集旅順洋面合操，並令隨行威海、烟台一帶，布陣整齊，旗語燈號如响斯應，各將弁讲求操習，持久不懈，可期漸成勁旅。惟此數船合尚嫌單，分則更少，俟明年英、德新訂快船四只北來，合之北洋現有五船，自成一隊。仍俟籌款有著，再行續商添購。海防關係重大久遠之計，將來船隻成軍時，應請專設提督等額缺，妥定章程，以專責成而固軍志。至鎮中、鎮邊、鎮南、鎮北、鎮東、鎮西蚊船六只，炮巨船小，行駛甚緩，只可護炮台以守海口。魚雷艇雖小而速，雷行水中，無堅不可破，實為近時利器，亟宜多購多操。以一鐵艦之價，可購四五十雷艇。如南北各口有魚雷艇百只，敵船必畏而却步。北洋現止百尺艇五只，道員劉含芳督操甚熟，已覺氣勢无前。此察度水

师应办规模之大概也。

自来设防之法，水陆必相依护，即使水军已成，陆营未可尽撤。况目下财力极绌，师船甚单，尤赖炮台陆军以自固。北洋为京畿拱卫，李所部各队分布各隘，力量并不见厚。臣遍加校阅，将领多经战阵，枪炮皆系新式，操法一律，变化整齐，尚为可恃。惟练兵先须选将，今未雨绸缪，尤以教练人才为第一义。练陆军之人才，则以武备学堂为根本。臣亲往两学堂查勘课程，各生徒于陆路枪炮台垒之法，水军测量推算之理，童而习之，长令入营带队，必得实用，将材自日出而不穷。亟须逐渐扩充，为费无多，而裨益甚大。此察度陆军不宜遽裁学堂，仍须推广之大概也。

除将水陆各操，鱼雷图样，及旅顺、大沽炮台参用华洋各法，绘图恭呈御览外，所有巡阅北洋查勘情形，谨会同都统臣善，缮摺具陈。伏乞皇太后慈鉴。谨奏。

再，臣此次校阅北洋水路〔陆〕各营操练，各将领文武等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自应量予奖赏，以示鼓励。除将各军统带、管带官及哨弁人等，分别奖给翎枝、衣料物件，兵勇按名奖给银两外，所有尤为得力之四川提督宋庆、署湖南提督周盛波、广东陆路提督署通永镇总兵唐仁廉、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安徽皖南镇总兵史宏祖、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候补副将郑崇义、记名总兵黄春元、二品衔津海关道周馥、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刘含芳、袁保龄等，均请旨交部从优议叙。其经理机器、轮船各局出力之直隶候补道潘骏德、盛宣怀、分省补用知府龚照珩等，均请旨交部议叙，俾昭激励。至统带南洋三船之革职留营花翎提督衔记名总兵吴安康，上年在浙江镇海堵击法船，奋勇可嘉，现带船北来合操，纪律号令均尚整肃，未便没其劳勋，应如何加恩之处，出自圣裁。理合附片具陈，伏乞慈鉴。谨奏。

津海关道详北洋大臣遵飭开送当差出力员弁分别奖详稿

为详请事：案奉宪台札“准：钦命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咨开：‘本王大臣此次赴津，并出海校阅兵轮操演，所有统领、管带等官，并照料船只及公寓执事差遣各官弁兵勇等，均极勤奋。除拟入奏奖，并奖给银两物件各员名外，其余在事出力之官弁兵丁，有应记缺、记功者，希由贵爵阁部堂分别办理可也’。等因，到本阁爵大臣。准此，合行札飭。札到该道，即便查照此札。”等因到关。蒙此。职道遵查此次醇亲王校阅水陆各军，凡在营文武员弁人等，均蒙奖赏。今于前次奏奖并奖给银物各员名之外，查明出力者记缺、记功。惟有遵札将各处照料船只及公寓执事差遣各官弁兵勇，择尤请叙。职道奉宪谕，总办差务各官弁中，办事得力者，皆所深知，自应遵照宪飭，分别核给外奖，以示鼓励。除天津府汪守、代理天津府萧守、杨村通判吴倅、天津县姚令等，筹办一切，俱极勤奋，惟因身任地方，均称不敢邀奖。又同知裕纶、知州裴敏中、通判顺龄、知县震〔霍〕复元、宝山、叶人镜、盐大使寿祺、赵元樽，经历李道煌等，已蒙优赏衣料，无庸另请奖叙外，其余出力文武员弁，理合遵飭分别记缺、记功，缮具清摺具文，详请宪台查核批示，俯准照拟给奖，分行镇司注册飭遵，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

计详送清折一扣

北洋大臣批前次随办醇邸阅操差使出力员弁，经海军衙门咨由本阁爵大臣给奖。据该道开呈前来，所有候补直隶州知州官昱，准另册存记，尽先酌委州县一次；候补同知程鹏、候补同知直隶州袁煊文、候补知县胡良驹等三员，均准另册存记，酌委州县一次；直隶试用县丞顾元勋，准俟到省后，给予首先委署一次；北河候补巡检潘煜，准其尽先补缺；北河候补巡检王道昌，准其

拔署一次；候补盐大使姚钧、候补典史张开琅等二员，均准记大功一次；候补知县杨增、候补州判丁仁繁、候补县丞沈晋蕃、候补典史汪元臣等四员，均准记功一次；候补县丞程德春、训导杨世濂等二员，均准给予五品顶戴奖札；督标后营左哨千总倪芳等十一弁，均准遇有应升之缺，尽先拔补；五品顶戴于邦起等三弁，均准以外委归天津镇标尽先拔补；通永镇标尽先补用守备翟富春，准以守备尽先委署一次；通永镇标补用把总张万清等四弁，均准尽先委署一次；通永镇标拔补把总王燕亭等六弁，均准给予五品顶戴奖札；游击李瑞等二弁，均准记大功一次，以示鼓励，仰候分行遵照。兹缮就五品顶戴奖札八张，随批发道，即分别给领具报。缴。

北洋大臣札行神机营随往巡阅各员弁兵丁 分别存记奖赏钞稿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到

为札飭事：据海军衙门总办文案恩佑禀称：奉谕随往巡阅各海口员弁兵丁，分别存记奖赏，钞录谕稿清单呈阅等情，到本阁爵大臣。据此，除清单存查外，合将谕稿钞黏札飭。札到该道，即便查照。此札。

计 黏 钞 稿

奉谕此次随往巡阅各海口之员弁兵丁，勤奋将事，且能恪守诫谕，毫无弊端，自应分别予奖。惟查天津等处，除管队及船局各员外，均未列保，仅咨行北洋大臣分别记功、记缺，本署自当仿办。查各该员名均隶神机营，所有应列奏保者，以随从渡海者为优，留津者次之，飭据开单呈递前来。现经酌核批定，总办恩佑，著于例保管队议叙外，另行请奖；帮总办常明等三十五员，随从渡海，均著存记，附片汇保；帮总办堃岫等十二员，留津办

事，均著存记例保；其随从渡海之书手荣昌等十九名，均奖给六品顶戴；中营步队兵延锐等四名，均奖给七品顶戴；听差兵双奎，奖给额外蓝翎；长书手多欢等三名，均咨保以本领下马甲披甲坐补；书手伯连等二十八名，各奖银八两；留津之书手双庆等二十八名，均著各奖银四两。所有存记各员，应俟神机营例保年分附片陈明请奖，其奖给顶戴钱粮弁兵，即由神机营发给功牌，分别咨行办理。其中营步队营总双凌，于船户滋事，未能立即弹压，从轻保奖。营务处委员佟泽沛，于奉查直字营演炮伤亡炮目刘士得一事，禀复不实；戈什哈连奎，于查阅学堂时并不侍立，惟仅随便持扇，实属懈慢，姑念远路随行，均免惩办，勿庸予奖。特谕。

二品衔署长芦盐运使津海关道周馥谨志

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

裴淑兰整理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的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之一，是利用宗教。传教士是和鸦片、商品、大炮一道进入中国的。他们披着“劝人行善”的宗教外衣麻醉中国人民，攫夺官产，霸占民宅，兼并了大量土地。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法国天主教堂在河北省献县、河间、深州、交河、邢台、武强、任邱、肃宁、安平、天津、保定等地掠夺土地房产的契约文书^①提供了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证据。现将这些材料综合整理，概述于下：

一

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均有允许外国人在五口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的条文。1845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弛禁天主教的命令。1858年订立的中法天津条约，更明确地规定了外国传教士有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自由。1860年（咸丰十年）中法北京条约还规定从前没收的天主教堂的产业发还给教

^① 包括献县教区所属部分州县地亩汇抄册、房地契汇抄册、地亩札、地契汇抄本、卖当契底册等契约文书账册三十八本，教区各县房地契约文书一千五百八十一份，以及保定天主堂与清河道旧署互换合同等材料。

会。当时替侵略者充当翻译的法国主教孟振生 (Mouly) 在北京条约的中文本第六款上私增“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①的条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尤其是法籍主教私增的条文,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广置产业伪造了条约根据。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1861年(咸丰十一年)法国传教士郎怀仁 (A. Languillat) 要求清政府给地建堂。清直隶河间府、县根据北京条约增款的规定,将河间府城内大仓地方出租给法国传教士。咸丰十一年七月河间府、县签发的租契(产权凭证)规定:

“查得大仓地方共地十亩零八分三厘五毫五丝七忽,将此地给付主教郎,以为本地习教民人永远租业。”^②法国教会依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河间府大仓地方的官产,于是法国大使布尔布隆 (A. Bourboulon) 于同年九月十二日立即签发了永租大仓地方的执照^③。在这份文件里特别申明这是根据“在顺天府城内设立和约章程第六款”,清政府“情愿将河间府城内大仓地方基址出租与本地习教民人得租为业。”法国大使以清政府“情愿”出租的名义,掩盖了教会凭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侵占中国土地的实质。法国外交使团一等秘书格雷高维斯基 (klecxkowski) 为永租“大仓”地的成功,亲自给主教郎怀仁一封表示祝贺的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你为天主教会在河间府城内取得一块土地的产权,虽说这只是永租权,但实质上,从中国法律以及根据最近签订条约的规定法国所取得的权力的观点来看,除了每年交付微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七。

② 见附件一:清咸丰十一年七月直隶河间府发给天主教堂永租仓地的契约。
(文件背面法文译文:河间府的产权凭证)。

③ 见附件二: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法国钦使发给直隶河间府天主教堂永租仓地的契约。(文件背面法文译文:河间府产权凭证。北京法国外交使团发,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二日于北京)。

不足道的租金外，与其它不动产合法和不受时效约束的产权毫无区别。”并声称“由于取得了产权”而使教会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了。^①

大仓地的租价为每年每亩银壹钱，共合租银一两八分四厘。献县张家庄总堂保存了当年（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河间县收到租银后给教堂的“收照”一张。这唯一的一张“收照”恰好说明教堂仅仅在租大仓地的第一年按规定交了一次租金，以后就再也没有交租金了。所谓“永远租业”就变成永远霸占了。

从上述几份契约文书可以看出，法国传教士公开向清政府要地建堂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及“外交大臣”的支持下进行的。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不断发展，教会的势力也在不断地扩大。十九世纪末，保定的法国教堂设在保定北关外比较荒僻的地方，规模狭小。1898年董福祥率军进驻保定时，由于士兵与该教堂发生冲突，法国传教士杜保禄借机上诉北京总堂，诬告董福祥士兵破坏教堂。北京总堂主教又告到法国领事那里。法国教会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迫使清廷签订互换合同^②，将保定城内清河道旧署（在保定城内）赔换给法国天主堂了。

互换合同于1898年7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由钦差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和法国天主教总主教樊国梁（Favier）亲自签订。合同内容共六条：

“（一）本大臣允将保定城内清河道旧署换给法国天主教作为教堂。其地基房屋四至应由保定地方官会同杜主教勘明绘图存案，嗣后归教堂随便使用。其四至外原有官民房屋舖户一概照旧。

① 见附件三：法国外交使团给郎怀仁的信。

②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大清国文渊阁大学士钦差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荣、大法国天主教总主教樊议定保定城内清河道旧署与北关外法国教堂互换合同》。

(二) 本主教允将保定北关外法国天主教原置地十六亩、房约四十余间一併换给中国随便使用。原置文契均交与中国地方官收执，与法国教堂无干。

(三) 清河道旧署与法国教堂互换后，法国教士自行择期迁移居住。中国地方官除护送并设筵款待外，不另给迁移之费。

(四) 清河道旧署换给后只能作为保定天主教教堂公产，不得视为教士及传教士己业。

(五) 清河道旧署现有中国办公人员及收存一切物件应于四礼拜内搬移干净，法教士亦不给迁费。

(六) 清河道旧署房屋中国允为修饰干净，但只能将坍塌之处修补完整，不能改动。”

这个互换合同的主要条款对于中国来说是极不平等的。首先，对换的房数不对等，法国教堂仅用四十间房就换得了清河道旧署房屋二百余间。经双方勘明后绘制的清河道旧署地图标明：

“衙署房一百九十间，官〔关〕帝庙一座，官地民房二十一间半，统计房二百一十间半，合计地十五亩四分九厘四。”^①其次，合同规定两地互换后法国教士可以“自行择期迁移居住”，而中国方面“清河道旧署现有中国办公人员及收存一切物件应于四礼拜内搬移干净”，并且要把旧署房屋“修饰干净”，“坍塌之处修补完整”，法国教士搬迁时，中国地方官还要护送并设筵款待。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就这样把法国传教士从城外迎进了地处城中心的“官署”大院。后来，在保定曾流传着“董福祥，瞎胡闹，打了洋人赔旧道”的顺口溜。

^①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定清河道旧署地图》。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教会的房地产与日剧增，其来源除了以“租借”为名攫夺官产外，绝大部分是从贫苦农民手里夺取的。献县教区历年所保存的一千五百八十一份契约中，仅河间大仓一份地产是从官方“租”来的，其余房地产全部是从农民手里用各种手段夺取的。

根据献县教区所属献县、河间、交河、深州、武强、任邱、肃宁、安平、饶阳等县的地契和账册的统计，① 献县张家庄总堂从建堂到解放前夕九十年间，该教区在献县境内占有土地二千九百九十八亩七分一厘三毫，房屋九百八十二间；在河间境内占有土地二千五百五十七亩九分三厘六毫，房屋一千四百六十三间半；在交河县占有土地一百五十九亩零六厘，房屋二百六十八间半；在深州占地六十七亩九分三厘四毫，房屋五十一间半；此外在武强、任邱、肃宁、安平、饶阳、邢台等地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以上合计占有土地五千九百七十五亩一分二厘五毫，房屋三千三百二十九间半。②

教会侵占农民土地的手段很多，主要有“买”、“当”、“献”、“换”等手段。其中买的最多。仅以献县一个县的地契统计，教堂在该县兼并农民房地产共达七百八十份之多，其中买进的占六百九十四份，“献”的二十二份，“换”的十九份，“当”的三十八份，抵欠款的一份，义和团运动后补发地契六份。

所谓“买”地，从契文上看，大部分是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

① 见附件四：《献县张家庄教堂房地产统计表》。

② 一些契约因未写明土地房产数目，无法统计，未计算在内。

而出卖土地的，也有一部分是借口盖教堂“为众教友诵经之所”^①而卖地给教堂的。

1856年以前，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威县赵家庄设立总堂，1856年以后决定把总堂改设在献县张家庄。1855年教区在献县凌上寺以“双爱堂”的名义买了宅基一所，仅四分多地。1858年（咸丰八年）在献县张家庄以“胜世堂”的名义买了张珍、张达两份地二十多亩，并开始动工修建张家庄总堂。^②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教区开始大量置买土地房产。从1861年到1875年仅十五年的时间，法国天主教就在献县一个县置买土地三百多亩、房屋三十六间。张家庄总堂的规模随着土地的增加不断扩大，到解放前夕，该总堂的宅院面积就达四百四十六亩零九毫。这一大片宅院是侵吞了农民一百六十三份土地发展起来的。^③

教会大量买地往往是在灾荒之年或在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光绪三年直隶发生大旱灾，出现了“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四年春大饥，流亡者过半，饿殍满途”^④的严重灾情。在发生严重旱灾的光绪三、四、五三年间，献县教区在献县、河间等县置买的土地就高达一千二百五十八亩之多，是建堂以来四十多年间所置田产的两倍半。

义和团反帝运动的爆发，给教会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在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的1898、1899、1900年三年中，献县张家庄总堂在献县、河间、交河、深州、武强、任邱等县所置田产总数不足三十亩，而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1901年仅仅一年，该堂就乘机侵吞土地达一千一百五十九亩八分七厘二毫，是建堂以来置买土地

① 献县契约A8、A40号。

② 献县契约RM1号。

③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张家庄总堂地亩分布图》。

④ 《献县志》。

最多的一年，占该堂九十多年间置买土地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

教堂买地的价格从现有契约来看，建堂初期（咸丰年间）每亩最低价为十两二钱，同治年间最低价每亩三两二钱，到光绪初年地价明显下降，尤其是光绪三、四、五年间买地最多，地价也最低，每亩地最低价仅一两。^①宅院价格也有同样的变化，同治三年一所宅院房三间、宅基地二分八厘三毫，价银四十三两；^②光绪三年一所宅院房三间、宅基地九分二厘一毫，价银十五两；^③光绪四年宅院一所房三间、宅基地三分四厘四毫，价银十二两五钱。^④从这几份房宅数相近的契约进行比较，也是光绪三、四年间价格最低。

教会置产的另一形式是“典”、“当”。从当契条文来看，“当”产的原因有的是教堂办学或设置教友活动场所，如光绪二十五年河间县小行石村孙天申当契上写“因胜世堂无房立学，愿将土房三间典与胜世堂立学”，“若堂中不用此房，孙天申即将典价迅速归与堂中”。^⑤再如光绪三十年献县抛庄孔繁泗、光绪三十二年献县大刘家蔡村刘连璧等人均因“胜世堂成学使用”^⑥而出当房屋的。有的当契上还写明“当于胜世堂为恭敬之所”。^⑦除这种情况以外，更多的是“因不便”，为生活所迫而当产的。如光绪五年献县尹屯尹风岗的当契：“立当契人尹风岗因不便，愿将尹屯家东南北地一段计地五亩整出当于胜世堂名下，言明当价钱五十千整，为养一婴女，恐口不凭立此照。”再如民国二十二年交河县王于庄王庆瑞、王玉成的当契均因“欠堂中之钱无法偿

① 见附件五：《张家庄教堂在献县购地地价对照表》。

② 献县契约A11号。

③ 献县契约A34号。

④ 献县契约A33号。

⑤ 河间县契约43号。

⑥ 献县契约40号。

⑦ 献县契约AH14号。

还”^①而把土地当给教堂了。

教堂当进农民房地产的价格是很低的。以献县光绪年间的当契为例，一亩地的地价在一千文至八千五百文（合银半两至四两二分五厘）之间，光绪四年为最低。^②

农民当房地产给教堂，不但价低，条件也很苛刻。如民国十九年献县阁上村马福林将宅基一所北房三间当给教堂，契约规定：“如遇大雨房屋倒坍、被大火烧毁，天主堂一概不管修补，如天主堂修补花钱若干亦归马福林担任。即房屋倒坍，当房之原价亦归还天主堂。”^③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产，可见旧中国人民已贫困到了极点。

所谓“献”地多是以“盖堂公用”的名义，经中人说合，教堂无偿地侵占农民的土地房屋。从地契来看，早期建堂往往是教民“献”地。如嘉庆十四年（1809年）河间城东北洋店村杨文玉“献”庄基一所，之后由杨文玉、杨文成等十六人凑钱一百六十一千文，建造房屋五间，作为教友活动基地，教堂仅出了十千文，就得到了一所宅院。^④再如同治六年献县鲁家庄段景祥、任邱史家庄杨有仁、杨有义等人都在献契上写了“因盖堂献地”和“因为盖堂无基”等条文。^⑤许多“献”地的农民，还要在契约上保证“永不许故已财物”、“钱分文不受”^⑥。

为了把教民的土地房屋据为堂产，教堂采取了先占用然后再立“献”契的方法。如光绪五年（1879年），献县尚尔庄“天主堂三间、更衣所二间、男学三间”，^⑦就是天主堂先占用，然后

①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料。

② 见附件六：《光绪年间（1877年—1897年）献县天主堂当地价格表》。

③ 献县契约A127号。

④ 河间县契约B74号。

⑤ 献县契约A86号、武强契约5号。

⑥ 任邱县契约D16、D55号、献县契约RM7号。

⑦ 献县契约A59号。

让房产主人王彦写了“献”契，变为教堂的合法产业。再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献县第一百六十号契约“立献契人刘培显情愿将自己房后堂压地基”献于胜世堂，并注明是“病愈还愿”。字里行间暴露出教堂随意压占农民地基，而后又以“病愈还愿”的手段迫使农民“献”地给教堂。更有甚者，献主还要在“献”契上写“如有反悔，罚银一百两，空口无凭，立字存照”^①的条文，胁迫农民永远不能反悔。

此外，教堂还用“献”的手段霸占庙产。同治五年（1866年）教堂为了霸占献县西大过真武庙、东大过菩萨庙及庙产，分别让一些教徒写了献契，就变成教堂的产业了。献契如下：

“西大过村真武破庙一所，上带地拾五亩，俱系张登山、张清亮、张照林、张连成本主，因四人今已奉天主教，甘心情愿将庙基献于堂中永远为业，恐后无凭，立字存照。”^②

“东大过村有菩萨【庙】一所，上带土地叁拾余亩，俱实系周文美、周文会、周清太、周清堂、周殿元、周殿玉六人本主，因此今已奉天主教，此六人甘心情愿付庙基及庙中之地俱献于天主堂永远为业，恐后无凭，立字存照。”

教堂通过先吸收一些人入教，再立献契的手段，将庙产吞并了。

教堂扩大产业的另一种形式是“换”。从许多换契来看，“换”地实质上就是占地。以献县张家庄总堂为例，在咸丰八年，教堂以胜世堂的名义用二百六十两银买了张家庄张珍两块地十八亩，随后于咸丰十一年“因出入不便”，将张珍“家西地一段换到胜世堂南边场地一段”^③。到同治元年，又以“修造不便”为由，将张

① 宣统二年武强县邵家庄蓝松坪献地契。

② 献县契约A25、A601号。

③ 献县契约RM5号。

珍在教堂南、堂东、堂西的地块八段都换到教堂名下了。^①用这种办法仅咸丰十一年(1861年)和同治元年(1862年)两年内就“换”了七份田产,土地七亩七分四厘一毫。^②教堂为了扩大产业,还采用先买后换的办法进行欺骗。如1915年9月献县张家庄张郑氏“因不便”,将空宅基“卖”给了教堂,条件是教堂允许张郑氏住教堂的一所破宅。^③到1917年教堂又将张郑氏的地换给了张致明兄弟,因此又让寡妇张郑氏搬进了张致明的宅院。就这样寡妇张郑氏的一块地被吞掉了。

教堂侵吞农民的土地房产,总是得寸进尺,巧取豪夺。例如光绪十三年献县张家庄张树林“因房屋坍塌,胜世堂给修补添檩两根并秫秸等物”,^④教堂借此便占了张树林东西宽九尺、南北长二尺的一块土地,同时压占伙巷一条。在这张契约的背面,传教士用外文标明“赠送土地一小角给堂里,作泥水匠的工房”。名义上是赠送,实际是借机进行掠夺。光绪十四年献县张家庄张树奎因为将自己北房三间地基卖给教堂,立字据保证“此地基以南式弓永远不许张树奎盖房,恐遮胜世堂南窗”。^⑤再如献县南紫塔段金荣给教堂立的字据“将自己宅基五尺南边永不盖南房,恐遮堂上窗户,堂屋在北边,流水、留窗户听其自便。久后若卖庄基,留下五尺。”^⑥教堂借口“遮堂上窗”又侵占了五尺之地。献县张家庄教堂于光绪十四年与张广福调换了一块地基,调换之后教堂往南无路行走,于是让张广福立了一份字据,“允许”教堂“在村东北过境”,侵占了张广福“一弓路一条”。^⑦象这样

① 献县契约RM 9号。

② 献县契约RM25、RM 6、RM 9号。

③ 献县契约RM62号。

④ 献县契约RM18号。

⑤ 献县契约RM21号。

⑥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料。

⑦ 献县RM24号。

的例子很多，农民的土地就这样一小块一小块地被蚕食掉了。

三

外国传教士掠夺中国人民的土地和房产，除部分用以修建教堂、兴办教会学校、医院等外，很大一部分房地产出租，取得巨额租金或利息，作为发展教会势力的重要资金来源。教会势力越发展，霸占中国人民的房地产就越多。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天津法国教会借口“遭受洗劫”，献县法国教会也借口1868年由于捻军的攻击“遭到浩劫”，共同向中国政府强索十二万两的赔款。献县耶稣会长鄂纯和（Gonnet）用这些赔款在天津法租界购置了两笔地产。^① 第一笔，1870年11月10日买了十一亩九分二厘五毫的房地产，被称作桑特里（Sandri）房地产，买价一万两，房屋出租年收入一千一百两。第二笔，1871年4月23日买了二十一亩二分五厘的地产，被称作伏歇（Vaucher）地产，买价一千七百两。之后在此修盖了献县教区驻天津办事处。1873年办事处迁往他处，该房出租，每年收益租金六百两。以后又在这块土地上盖了许多房屋。据1899年的估计，这些房子出租每年可赢利一万七千至二万两。法国神父自供“这笔利息对十六万八千九百一十八两三钱的本金来说是相当丰厚的了。”^② 传教士利用中国的赔款购置产业，出租房屋，收取巨额利息，充分暴露出教会“慈善”的假面目。

教堂还把大量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如光绪年间献县皇亲庄一份向教堂交租的清单：“范顺祥种堂地十亩，打黑豆二石八斗，均分一石四斗，卖九百五一斗，合钱十三吊三百

①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资料《天津法租界买进的产业》（法文）。

②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资料《关于献县修院资金来源的材料》（法文）。

文，打红高粱四斗，均【分】二斗，七百六一斗，合钱一吊四百文，柴禾二吊，出册钱粮去一吊，下剩共合十五吊七百文。”从这份单据看，租种土地所收柴、粮均折半交租，农民还要担负繁重的苛捐杂税，所剩寥寥无几。从另外几份租地契约来看，租价也是很高的。如1933年交河县王于庄王庆瑞、王玉成、王金禄等人的租契规定每亩地的租价每年为大洋三元至八元，“清明、十月初一交租，假如交租不齐，不许种地。”^①从这种租佃关系可以看出，教堂就是地主。

教会除了出租土地房屋进行剥削以外，还放高利贷。宣统三年至民国八年献县吴殿杰等二十九家人教堂公会“吴家公会”，由各家均摊麦子一斗，每斗一千二百九十文，共卖钱三十七千五百文，并以此作本金，进行高利贷盘剥。根据献县张家庄教堂保存的“吴家公会出入账”记载^②，利钱高至二分或三分。如“民国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王玉香九六京钱二千五百文，三分行息。六月二十七日收本钱二千五百文，利钱二百文。”又如（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韦廷俊借到吴家公会京钱拾五吊正，贰分行利，四年六月十九日，韦廷俊本利归还十六吊八百文。”据“吴家公会出入账”不完全统计，民国三年十一月至四年十二月一年间“共合得利三十八千八百文”，一年所得利息就大大超过了本钱，可见高利之一斑。

综上所述，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原法国天主教会在河北保定、献县、河间、天津等地，大量侵占中国人民的土地和房产，一方面作为教会势力扎根立足之地，一方面用来出租放债。许多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一）教会势力越发展，中国人民的土地丧失得越多；（二）在战祸和灾荒之年，教

①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料。

②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料。

会趁中国人民灾难深重之机大量兼并土地和房屋；（三）教会利用保教权、靠政治高压和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等手段强占中国的财产；（四）教会通过出租土地房屋和放高利贷等剥削手段，获取暴利，成为教会资金的一项重要来源。

总之，河北省博物馆馆藏的大量用中国人民的血和泪写成的契约文书，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历史见证，是揭露外国传教士充当帝国主义侵略者帮凶的有力证据。

附件一：

大清署直隶河间府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景、特授直隶河间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耿为给付永租业事案，查上年恭奉上谕，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故不必禁止等因。钦此。兹查所有河间府习教之人，并无天主堂可以供奉瞻拜。今有传天主教之主教郎前来请烦本县指一空地，俾得永租，以便建造供奉天主堂。本县查天主教即系劝人为善，自应酌量给地，以为习教之所，当即稟明府宪。现奉宪谕，查得大仓地方共地十亩零八分三厘五毫五丝七忽，将此地给付主教郎以为本地习教民人永远租业，庶便建造天主堂及传教士住房、学房等项，但不得私作别用，如有别用，则此纸即为废纸。至该地租价议得每年每亩纹银一钱，共合租价银一两零八分四厘，每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天主堂内派人将次年租价送交县署。今特缮此永远租契，送交主教郎收存，俾得本地习教民人永为租业。须至租契者。

咸丰十一年七月

河间府印

河间县印

附件二：

大法钦差驻劄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全权大臣布为给付执照事：照得本月初五日据本国人居住中国直隶河间府传天主教之主教郎怀仁报明本大臣，现经直隶河间府正堂景及河间县正堂耿遵行大清国大皇帝、大法国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于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在顺天府城内设立和约章程第六款，情愿将河间府城内大仓地基址出租与本地习教民人得租为业，于本年七月内具立租契，送交主教郎台转呈前来。内开为给付永租业契事案，查上年恭奉上谕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故不必禁止等因。钦此。兹查所有河间府习教之人并无天主堂可以供奉瞻拜，今有传天主教之主教郎前来请烦本县酌指一空地以便建造供奉天主堂，本县查天主教即系劝人为善，自应酌量给地以为习教之所，当即稟明府宪，现奉宪谕查得大仓地方共地十亩零八分三厘五毫五丝七忽，将此地给付主教郎以为本地习教民人永远租业，庶便建造天主堂及传教士住房学房等项，但不得私作别用，如有别用，则此契即为废纸。至该地租价议得每年每亩一钱，共合租价银一两零八分四厘，每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天主堂内派人将次年租价送交县署。今特缮此永远租契送交主教郎收存。俾本地习教民人永为租业。须至租契者。又开东西阔三十二弓，南段南北阔三十弓，南至南后街官道，东至张庆堂房基，西至更道，计地四亩，东西三十三弓二尺，中段南北阔二十弓，计地二亩七分八厘三毫四丝，东西二十八弓二尺，北段南北阔三十四弓三尺，东至许贵一房基，西至张雨亭房基，迤西系更道，北至西大街官道，计地四亩五厘二毫一丝七忽，以上共地十亩八分三厘五毫五丝七忽各等语。本大臣阅悉后，飭将原契登载普中国所有天主堂清册收存，本公署备案。为此给发执照，送交主教郎台自行收存为据，以便河间府传教习教人得以建造天主堂及各项公所，不得擅作别用，并俟转交

下任主教永为该处教中公业之契可也。须至执照者。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由本法国全权大臣公署发

存册第六号

大法国钦差驻劄中国总督本国事务全权大臣之关防

(印)

文件内法文译文

本永租权凭证所指土地沿称“大仓”，坐落在直隶省河间府城内，共计十亩零八分三厘五毫五丝七忽，现由签署人发给直隶东南代牧赛尔齐奥波里主教郎收存为据。郎主教及其合法继承人即下任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对上述土地享有完全的使用权，以供奉天主教瞻拜之用，包括建造教堂、修院和学校等权利，所负义务是每年应于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国帝国政府交纳纹银一两零八分四厘，作为永租产业的租金，并言明上述土地专供天主教宗教敬礼之用。

法国驻中国全权特使

布尔布隆（签名）

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二日于北京。

附件三：法国外交使团给郎怀仁的信

法兰西驻华外交使团

北京1861年9月15日

主教大人：

我受法兰西驻华特命全权大臣的委托，给你寄上产权凭证一纸，据此你为天主教会在河间府城内取得一块土地的产权。虽说这只是永租权，但实质上从中国法律以及根据最近签订条约的规定法国所取得的权利的观点来看，除了每年交付微不足道的租金外，与其它不动产合法和不受时效约束的产权，毫无区别。

主教大人，全权大臣高兴地看到由你勤恳卓越领导的耶稣会

传教士负责的传教事业，由于取得了产权开始在这个你为之献身的国家内，外表上公开地扎根了，在这里我们古老的宗教信仰和慷慨的法兰西对你付出的辛劳以及传布福音作出的成就将始终表示赞扬和感到自豪。

请接受我对你的崇高敬意。

外交使团一等秘书

格雷高维斯基（签名）

原件核对无讹 1871年6月

直隶东南主教爱德华·杜巴尔（签名）

附件四

献县张家庄教堂

(一八五五——

年 代	献 县		河 间		交 河		深 州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雍正十一年	4.5							
乾隆十七年	4							
乾隆十九年	5							
乾隆二十年	1.3							
乾隆二十七年	1.115							
乾隆二十八年	0.531							
乾隆三十一年	0.8							
乾隆五十二年	4							
乾隆五十四年	14.42							
乾隆五十八年	0.46							
嘉庆四年							1.3	
嘉庆七年	9.94							
嘉庆十四年				5				
嘉庆十七年								
道光九年	0.463							
道光十年	8.43						2.107	
道光十二年	5.236							
道光十七年	0.193							
道光十八年	0.41	6						
道光二十年	6.942							
道光二十五年	5.56							

房 地 产 统 计 表

一九四九年)

邢 台		武 强		任 邱		肃 宁		安 平		饶 阳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0.102				5					
						1.53					

年 代	献 县		河 间		交 河		深 州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道光二十六年								
道光二十八年	0.037	1.5						
咸丰元年	0.37	6						
咸丰二年								
咸丰五年	0.475							
咸丰六年	1.916							
咸丰八年	27.289							
咸丰九年	9.206							
咸丰十年	5							
咸丰十一年	6.275		10.835					
同治元年	22.029						1.417	12.5
同治二年	6.813						0.506	9
同治三年	6.6	3					1.1	
同治四年	3.397				27.588			
同治五年	68.677	3						
同治六年	42.287	5	1.421	4				
同治七年	14.955		9.5		1.317	9		
同治八年	0.27		0.488	4				
同治九年	2.344		19.194	3				
同治十年	2.44	5						
同治十一年	8.008	16	0.225	17		8		
同治十二年	15.447		1.709	6				
同治十三年	29.115	4			0.204			
光绪元年	79.717		2.536	11				

邢 台		武 强		任 邱		肃 宁		安 平		饶 阳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5					
						3.5					
						3					
						0.318					
						0.247					
										0.863	
						0.81				0.233	
				1.026	5						
				0.136	9	1.53					
				0.45							
				0.408	6	0.358					
				3.3	17.5						

年 代	献 县		河 间		交 河		深 州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光绪二年	154.667	28	1.423	21	0.455			
光绪三年	328.595	19		9	0.715			
光绪四年	682.553	43	2.369	20	13.914	6		
光绪五年	192.855	24	14.947	42	16.185	4		
光绪六年	4.5		5.022	19	8.063	15.5		
光绪七年	57.572		13.192	37.5	0.210		0.977	
光绪八年	278.975	6	35.818	69	0.843			
光绪九年	2.509	1	145.522	26	0.426	3	0.419	
光绪十年	11.012	5	79.803		1.375	26		
光绪十一年	4.219		37.721	15		2		
光绪十二年	5.098		106.845	10	0.083		0.492	6
光绪十三年	7.404	3	44.531	17				
光绪十四年	4.315	3	39.811	14.5		6		
光绪十五年	0.614		50.974		1.026	12		
光绪十六年	5.978		55.753	11				
光绪十七年	13.848		2.5		2			
光绪十八年	5.015	6.5	3.14	3	1.287		0.321	
光绪十九年	0.662	6.5	8.356		2.922		0.65	6
光绪二十年	22.921	9	5.213					
光绪二十一年	2.504	22	11.079	11	0.750		3	
光绪二十二年	6.121	9.5	23.882	13.5	0.560			
光绪二十三年	15.3	8	29.181	7	0.466			
光绪二十四年	7.920	17	1.945	21			1.289	4
光绪二十五年	13.155	17	1.282	33			0.136	

邢 台		武 强		任 邱		肃 宁		安 平		饶 阳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1.303	10						2
				0.376	3.5	0.225					
				4.11	50	0.689	5				
				0.5	4						
				0.116							
				4.741	17						
				3.534	65				5		
				8.784	12					0.574	
		1.433	2		3	0.592					
				0.749	20						
		0.295		0.817				0.353			
		0.52						0.406			
		0.50		1.026	24.5			0.046		0.614	
				1.078	3.5			0.201		1.454	
					1	0.34				0.429	
				1.762		0.834				0.639	
					1.5					0.573	3
		0.3	8	0.361	6				2		
				6.830							
				0.3	5						
		0.14		1.292							
				0.193							

年 代	献 县		河 间		交 河		深 州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光绪二十六年	2.158	28	0.254	2				
光绪二十七年	8.854	18.5	1121.662	69	0.19		29.166	
光绪二十八年	17.316	6	8.045	40	20.234	6.5	5.584	
光绪二十九年	3.959	20.5	23.730	69.5	0.098		1.956	
光绪三十年	16.329	13	34.192	14	3.77		1.385	
光绪三十一年	33.706	4	20.967	18	7.831	4	2.604	
光绪三十二年	3.181	5	0.668	2	0.41	12	0.886	
光绪三十三年	5.877	3	17.671	3	0.45		0.41	
光绪三十四年	28.532	27	42.030	43	0.319			
宣统元年	99.941	23	0.116	19	1.806	5.5	10.38	
宣统二年	20.162	7	220.344	3	0.37	2		
宣统三年	3.651		13.585	69		7		
民国元年			3.769	25.5				
民国二年	10.916		61.85	275	2.322			
民国三年①	5.303		56.67	51.5	0.698		0.469	6
民国四年	4.548		30.153	82			0.265	
民国五年	0.488		2.726		1.399	2		
民国六年	5.073	6	0.44	13	0.86			
民国七年	8.513	3						
民国八年	134.881	26	0.351	11	2.029	6		
民国九年					1.245			
民国十年	7.062	23				2		
民国十一年	18.794		0.601	7	0.235	9		

①本年另有地13.18亩，县属不明。

邢 台		武 强		任 邱		肃 宁		安 平		饶 阳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0.638	9						
				0.187	5	7.814		0.411			
				0.88	6	0.7				0.48	
		0.113	4	0.796	9.5			1.4	10		
				1.829	2.5	0.305				0.498	
				0.33				2.629	3		
		4.263		1.663	4					0.448	
		1.791	2	0.18	3					0.798	
		1.051		2.237	9					0.448	
				0.137	3					0.102	4
3.838				0.15	4		3			0.018	
13.18				0.138	4						
				0.276	4.5						
				4.663							
		1.08		5.844							
		1.004									
5.087				2.283							
				0.138							
9.614					18			1.035			

年 代	献 县		河 间		交 河		深 州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民国十二年		9				13		
民国十三年	1.044	15			0.247	9		
民国十四年		4				4.5		
民国十五年	10.311	3			7			
民国十六年	34.754	10			1.5			
民国十七年	63.737	24				3	0.099	
民国十八年	6.7		6.079			4	0.379	1
民国十九年	1.405	18			3.063	8		
民国二十年	3.796	6	0.238	15	1.882			
民国二十一年	13.043	13			2.818	24		
民国二十二年	0.704	15		6	10.61	8		
民国二十三年①	39.361	32.5	3.8		2.417		0.345	2
民国二十四年	2.276	48	38.336		0.14	9		5
民国二十五年	6.772	7	37.258		2.009			
民国二十六年②	1.091	15.5	0.57	13		3	0.292	
民国二十七年③	21.896	28	0.536	11	1.088	23.5		
民国二十八年④	25.58	93	8.52	31.5	1.631	12		
民国二十九年⑤	15.281	121	13.796	93				
民国三十年	8.055	27		6				
民国三十一年	20.599		21.462	11				
民国三十二年	0.79	3	1.3	11				
民国三十三年	19.076							
民国三十八年								
合 计	2998.713	982	2557.936	1463.5	159.06	268.5	67.934	51.5

①本年另有地1.25亩、房3间，县属不明。②本年另有房8间，县属不明。③本地0.176亩、房7间，县属不明。

邢 台		武 强		任 邱		肃 宁		安 平		饶 阳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土 地 (亩)	房 (间)
0.517											
				0.417				1.228			
1.855											
4.915											
0.383				0.284	8						
				0.625	6						
				0.424							
0.662	20										
				0.486	20					0.307	
				0.813	2						
				0.495	5.5		8				
				0.736					9		
				0.441							
				0.76	3						
				0.713	3.5	0.382	8				
										2.003	29
							9				
40.051	20	12.592	16	71.755	393	33.174	33	7.709	29	10.481	38

年另有地 1.114 亩、房 6 间，县属不明。④本年另有房 11 间，县属不明。⑤本年另有

附件五:

张家庄教堂在献县购地地价对照表

年 代	最 低 价 (亩)	最 高 价 (亩)	平 均 价 (亩)
咸丰八年——十一年 (1858—1861)	银10.2两	银 100 两	银40.3两
同治元年——十四年 (1862—1875)	银3.2两	银49.3两	银22.15两
光绪元年 (1875)	银2.8两	银20两	银8.9两
光绪二年 (1876)	银2.3两	银18.8两	银8.65两
光绪三年 (1877)	银 1 两	银 7 两	银3.8两
光绪四年 (1878)	银 1 两	银 8 两	银3.91两
光绪五年 (1879)	银 2 两	银7.5两	银3.46两
光绪六年——九年 (1880—1883)	银2.5两	银52两	银17.56两

附件六:

光绪年间(1877年—1897年) 献县天主堂当地价格表

光绪三年(1877)	一份2.7亩	共价15000文	平均一亩价7500文	(合银2.8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4亩	共价8000文	平均一亩价2000文	(合银1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2亩	共价4000文	平均一亩价2000文	(合银1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2亩	共价4000文	平均一亩价2000文	(合银1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6亩	共价8000文	平均一亩价1333文	(合银0.66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5亩	共价20000文	平均一亩价4000文	(合银2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3亩	共价7000文	平均一亩价2333文	(合银1.16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5亩	共价10000文	平均一亩价2000文	(合银1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2亩	共价6000文	平均一亩价3000文	(合银1.5两)
光绪四年(1878)	一份5亩	共价5000文	平均一亩价1000文	(合银0.5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12亩	共价96000文	平均一亩价8000文	(合银4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5亩	共价40000文	平均一亩价8000文	(合银4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3亩	共价17000文	平均一亩价5660文	(合银2.83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4亩	共价19000文	平均一亩价4750文	(合银2.375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5亩	共价40000文	平均一亩价8000文	(合银4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5亩	共价40000文	平均一亩价8000文	(合银4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14亩	共价42000文	平均一亩价3000文	(合银1.5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2亩	共价5000文	平均一亩价2500文	(合银1.25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2亩	共价5000文	平均一亩价2500文	(合银1.25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2亩	共价5000文	平均一亩价2500文	(合银1.25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2亩	共价5000文	平均一亩价2500文	(合银1.25两)
光绪五年(1879)	一份5亩	共价24000文	平均一亩价4800文	(合银2.4两)
光绪二十二年(1896)	一份5亩	共价26000文	平均一亩价5200文	(合银2.6两)
光绪二十三年(1897)	一份4亩5分	共价36000文	平均一亩价8000文	(合银4两)

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

吴 兆 麟

编者按：这份资料是吴兆麟的手稿，今发表其两部分：一、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二、首先发难同人姓名。原件由吴兆麟家属保存。

吴兆麟，字畏三，湖北鄂城人。武昌首义时任起义军总指挥。他的手稿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子吴景明撰有《吴兆麟行述》（原名《先父行述》），为1947年铅印本，选为本文附录，以供参考。

一、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 首义始末记

湖北自张之洞督鄂，创练新军，最早在全国先首成立工程队、马队及前后营。继改为常备军。将工程队扩充为六大队，后改为陆军第八镇及二十一混成协。当时惟工程营程度最高，操法技术亦最优。所有步马炮各营之军官由工程营遴选充当者甚多。厥后，各省大员来鄂参观，要求挑选军官赴各省开风气者而亦众，以故称湖北新军为飞虎军，威震全国；固一时之雄也。戊戌政变，废科举兴学校，一般士子或考学校，或投笔从戎。风气既开，中外交通新知识贯输人民脑筋内，于是忧国之士咸发愤图强，挽救中国。庚子之役，义和团以顺清灭洋主义，清廷竟以国家为儿戏，藉义和团之妖术，轻与各国宣战。擅杀大臣，乞和赔

款，大丧国家元气。其时一般忧国之士群谓：满清总揽国政，毫无常识，满汉界限太深，以汉人为家奴。而且卖官鬻爵，内政不修，欲求富强，诚难矣哉！惟鄂省于庚子年唐才常等由日回鄂，秘谋起事，事败，一般军学界同人俱钦佩唐之学问，甚为慨叹。旋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秘运到鄂，梁启〔启〕超之饮冰室及《新民丛报》，孙文、章太炎、汪精卫等之《民报》渐次输入国内，军学界同人阅之极为心服，民智大开。金谓中国之所以不能图强，实由于满汉界限所致。种族之思油然而兴，排满之风日盛一日。于是军学界同人秘谋组合，利用武昌高家巷圣公会设立日知会，藉以集合同志，宣传种族思想，而谋改造国家，以达富强之基。兹将当时日知会之组织，各界发起人之姓名，抄录于后：

一、军界：分步、马、炮、工、宪兵

步队：辜天保、季雨霖、安永年、蔡济民、

李亚东、方柏年

马队：刘家运、范腾霄

炮队：卢应龙、陈子龙、熊新亚、陈国贞、

杨洪胜

工程营：吴兆麟、罗子清、朱元成、胡 瑛、

张难先、冯大树

宪兵营：彭楚藩

一、学界：分两湖、文普通、文华、科学补习所、南路高等小学

两湖书院：黄兴、曹亚伯

文普通：宋教仁

文 华：余日章、张纯一、董杰

南路高等小学：范尚立

科学补习所：刘复基、石〔时〕功玖、冯特民、

吴贡三、潘善伯

一、报界：

徐祝平、张汉杰、陆伯鸿、何海鸣

一、教会：

胡兰亭、黄吉亭、殷子衡

以上为组织日知会之发起人。公推刘家运为会长，其余为干事，各担任运动入会责任。后来陆续入会者达三千余人。但军界中由吴兆麟、卢应龙等每月各担任会费洋貳元，并乐捐洋共计四百元，专印刷《猛回头》、《警世钟》各书。秘散各营目兵及各学校学生阅看。复规定革命宗旨及章程并革命战略。每星期日开会一次。先由教会胡兰亭等请文华主教及各外国人讲演科学。然后则由同志中演说满清种种罪恶，及革命进行事宜。演说毕，大家痛哭流涕。是时，革命排满之风甚〔盛〕行，全省势力颇为雄厚。后来开会时由卢应龙、吴兆麟等邀请第八镇镇参谋蓝天蔚到会。大家以为陆军镇参谋以下各部队中下级军官多半加入日知会，湖北军队又为全国之冠，兼之武汉军资极为充足，一旦起事，将武汉占领，然后北进以扼黄河桥，电知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想汉人居多，必表同情，成功不难也。

旋黄兴、宋教仁、曹亚伯等赴日组织同盟会，公推孙中山为会长。秘与武昌日知会函商进行，并将在日本讨论革命战略寄武昌日知会开会讨论。当时孙中山之革命战略，是由各省同志分途在各省运动，首先联络军学界，一俟时机成熟，则命令同时起义。黄兴则主张：先以广东为根据地，然后经广西、湖南、四川，出河南、峡〔陕〕西，以北京为作战目标。宋教仁则主张：先以文字宣传在北京运动，效葡萄牙革命，在中央起义，成功迅速。以上三人革命战略之主张到武昌日知会时，刘家运遂召集军界同志研究。是时，吴兆麟谓：湖北军界表同情于革命者占十之六、七，军队训练程度较优，而且武汉供给军队需用之军资亦甚

多，但军队最要紧者弹药、粮秣、被服耳。汉阳有兵工厂，弹药不可胜用也；汉口之大商埠，粮秣不可胜用也；武昌有各大工厂，被服不可胜用也。且按兵要^①地理之关系：以中国形势，占领扬子江则可左右南北。况湖北居扬子江中心，即孙子所谓衢地是也。第衢地则交^②。我日知会所计划革命战略要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至，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向北进展，以北京为作战目标。但孙、黄、宋三人之主张皆有胜算，宜分途进行。总以合力推倒满清，达到革命目的为主。其时日知会同志都表赞同，即秘函日本同盟会合力进行。

清光绪三十三年，湖南浏阳起事，日知会刘家运等秘谋响应，日知会同人公推刘家运为运筹长，卢应龙为接应长。其一切布置为时仓卒，不甚完满，加以兵士等尚未联络完善，其中有汉奸郭尧阶秘报巡警道冯启钧，于是冯转秘报张之洞，将保安门内之机关破获。并围武昌圣公会，将刘家运、朱元成、胡瑛、殷子衡、吴贡三、张难先等拿获下狱。卢应龙在逃。其余张之洞下令一概从宽免究。

然表面日知会失败，内容精神仍在军学界同志秘谋进行不已。后来吴樾谋炸五大臣，陈天华在日投海，徐锡麟杀旗人抚台恩铭，熊成基在安徽发难，均于革命进行有极大之功。盖清季一般人民心理最醉心高官，徐锡麟以现任巡警道为革命牺牲，其重于爱国思想实为人所不及。陈天华乃一大文豪，吴樾系一学者，如无爱国思想，即凭两公之学识在清廷做官，清廷最器重留学生，其邀优待可知也。宁牺牲性命以唤醒同胞，诚令人钦仰。至于熊成基以一军官而首先发难，其一种爱国热忱，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此非常人所能及者。以上徐、陈、吴、熊四公乃革

① 原文如此。

② 此处似有脱漏。

命烈士，只知有国不知有己，所谓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大丈夫也。后来满清之所以倒，武昌革命之所以迅速成功者，皆徐、陈、吴、熊以及唐才常、刘家运等诸国士之力也。吁，亦奇矣！清宣统二年，湖北之陆军特别学堂学生毕业回营见习，共计有学生约一千余人。入学之时皆由各营目兵挑考，卒业后仍回营充当目兵。虽有将校额出亦不能尽量容纳，该学生等以为国家用去许多金钱培养人才，卒业后仍无用途，犹充当目兵，所学非所用，遂怨恨政府办理不良，群表同情于革命。其时革命之风复勃然以兴。于是革命党人利用机会联络各营目兵。先是孙中山嘱刘公、刘英二人出资办理机关，命刘公为湖北都督，刘英为副都督。该二人回鄂与孙武、邓玉麟、潘美伯、蔡济民、李作栋、杨裕〔玉〕如、丁笏堂、吴醒汉、徐达民等组织“共进会”，蒋翊武、刘复基、王文锦、陈磊、杨王鹏等组织“文学社”，牟鸿勋、周鹏程、陈耀之、吴兆、鲤苏成章等组织“学生会”，分途进行联络各营目兵及各学堂学生。但军队中各营组织完密，运动之法亦颇便捷，凡加入革命党者均以暗号表示。党外之人绝未明了。兹将工程第八营当时运动革命秘密组织及各代表姓名抄录于左。

原来工程营编制系分前左右后四队，革命之组织亦分为四支队。每支队推举正、副代表各二人，营代表正、副各二人。工程第八营正代表熊秉坤（系后队正目）、方兴。副代表张维（学兵）、徐兆斌（陆军特别学堂□兵）。前队（为第一支队）正代表杨兆全（正目）、郑廷军（正兵）。副代表杨德发（正兵）、李志祥（正目）。左队（为第二支队）正代表任正亮（正兵）、马荣（正兵）。副代表罗炳顺（正目）、袁凤山（正兵）。右队（为第三支队）正代表金树林、杨金龙（正目）。副代表金再胜、吕中秋（副兵）。后队（为第四支队）正代表程正瀛、金兆龙（副目）。副代表林振国、程连魁（正兵）。以上各代表推定后，各担任秘密运动。惟目兵等每日起居俱在一棚，宣传革命极

为方便。各代表用日记簿一本，凡入革命党者即为同志，记于簿内。系用写账法，即云：某兵士借钱若干文。即簿记遗失或被长官检查，亦无关系。所以当时虽有汉奸欲报告长官，亦无凭证可言，亦无机关可破，真莫明其妙也。又说话之间恐泄漏机密，又恐不在党者窥探行动，于是规定暗号以辨别党内党外之人。兹将暗号说明于后：

一、彼此见面则将右手握拳，谓之紧守秘密。能知握拳者即为同志，否则非同志也，可防之。

二、彼此见面用左手掏胸，谓之抱定宗旨。

三、彼此见面后用手将领口提齐，谓之恢复中原。

以上三暗号用意极雅，简单明了。凡未入党者绝不知其若何用意。惟革命同志一见即知，则可畅谈秘密进行事宜。

但工程第八营自辛亥年三月起，四月间推举正副代表担任革命运动，至八月间全营兵士加入革命党者有十之七、八。当时一营目兵不过五百人，在革命中者约三百人。但是强健分子只有二十余人。

辛亥年瑞澂督鄂。事有凑巧，瑞澂是一旗人，既无学识，又无手段。重用旗人铁忠为军事参议。惟铁忠系一鹵莽灭裂之人，与瑞澂狼狈为奸，专用压力。又重用陈得龙，亦是颀预骄傲之人。始命陈得龙为巡防统领，继而要撤统制张彪、统制黎元洪之差。准备命铁忠任陆军第八镇统制，令陈得龙任陆军混成第二十一协统领。此种更调空气传播于军队内，大家都谓瑞澂任用私人压迫汉族同胞，更愤愤不平。同年四川闹铁路风潮，清廷令陈[岑]春宣[煊]、端方到四川镇压。端方带鄂军一协，即邓丞拔所带之步十六协。该协之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带兵多年，该标内革命党人甚多，后来在川响应湖北，端方遇难。又军队内有中级军官缺出，第八镇统制张彪及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呈报遴选品学均优、成绩较著者保送接充，或挑数人到督练公所考取充当。瑞

激概不照准，即以私人接充。但是以瑞澂私人接充亦不要紧，只要接充之人能胜其任，军队内仍心悦诚服，相安无事。孰知所委之人俱是门外汉，毫无军事知识，反狐假虎威，欺凌同僚。由是军队内有能力者不独无进取，反受无知识者之欺凌，遂敢怒而不敢言。一般军官咸成〔存〕一五日京兆之心。对瑞澂、铁忠恨之刺骨。明知革命党在军队内煽动兵士，故作不知。对于军纪、风纪、教练等事都成〔存〕一敷衍了事之心。但军心既已涣散，而替革命党人做了一绝大机会。于是造成空气，谓某军官等均已加入革命。唯兵士等究竟知识有限，一闻某某军官都已加入，我们当兵士者有何要紧？遂表示加入革命。可是兵士中不加入则已，既加入之，一切都要听革命代表之话，受革命代表之命。倘有阳奉阴违，泄漏秘密者，一经查出，公共处以死刑。当时革命党人潜势力日益膨胀。湖北新军表面虽由满清政府发号司〔施〕令，而内容不啻革命党之军队。直待发难，则全体光复。唯瑞澂、铁忠等犹张牙舞爪，不知其情，亦不知顺应潮流收拾人心。此满清之所以亡，即瑞澂等无知无识所造成之机会也。瑞澂等之对于满清，罪莫大焉。

辛亥八月以前，黄花岗之役黄兴等失败后，上海《民立报》编纂《血花泪史》。谓革命同志精华损失殆尽，湖北同人闻之殊深悼惜，更为愤懑〔懣〕。但《民立报》逐日鼓吹促成湖北革命，其影响极大。是年文字之收功，《民立报》之力也。

同年八月初二，炮队第八标第三营管带杨启凤谓兵士不守纪律，惩办兵士。该营兵士不服，竟乘机扰乱。其中革命同志一拥而到军械库，夺取炮弹，准备发难。盖因炮弹无引信不能施放，旋即逃散。此风一播，满城风雨。各营长官方知军队内受革命煽动者不少，咸有戒心，遂将各军内部实情报告统制张彪。是时张统制因总督瑞澂是一旗人，如察觉军队内有革命党，张统制必受严厉处分。遂设法秘谕各营长官善为维持，不可张扬，亦不要报

告营内有革命党，免受瑞澂责备。各营长官即知统制隐衷，都设法暗中维持。明知有革命嫌疑亦不敢报告。大家只隐瞒瑞澂、铁忠二人。对于革命既不敢彰明较著开导，又不便呈报办理，又各怀五日京兆之心。于是都抱一敷衍主义，装聋作聩，听其自然。孰之〔知〕部下兵士因在上者都因循不管，遂明目彰〔张〕胆愈演愈烈，发出十六字誓言，逢人宣传。兹将十六字誓言抄录如下：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专制，建立民国”。

自八月初二以后，革命风潮极大，汉上报纸宣言革命党联络营兵共图起事。惟军队内张统制恐受责备，设法隐瞒。对于瑞澂力言军队内无革命党，报纸宣言全是空语。瑞澂本是一胆小昏庸之人，既闻张统制之言谓军队内无革命党，反发其大怒。当与张统制言：尔在湖北练兵二十余年，现在是一统兵大员，食我朝的禄，应该报我朝的恩。我再责成尔，倘尔军队内查出有革命党，当唯尔是问。但瑞澂之意，只欲乘此机会，拿张彪维持不善之过错，好更换私人。万料不到革命起事能成其功。各怀意见，上下隔阂。每闻军队暗潮，不敢明白开导，总欲阴消以敷衍其事。殊不知军队之事，愈欲阴消而愈坏。军队中之维系全在纪律严明，国家愈文明，军队愈专制，断不能有丝毫敷衍，亦不可有丝毫隔阂。倘上下隔阂，因循敷衍，而兵士之知识有限，反因宽而生玩，久之感染弊习，胶固难除。孙子云：爱而不能令，令而不能使，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张彪此时对于湖北之军队，因瑞澂之隔阂，而对于军队部下之隐瞒形同骄子，碍难整顿，亦只有听其自然变化耳。革命之所以成功，满清之所以速亡，其最大近因瑞澂、铁忠等为厉之阶也。

同年八月间，外面谣言谓革命党准于八月十五日夜起事。张彪传知各营务须好为维持。迨八月十五夜间并无丝毫不良消息。各营兵士都欢欣鼓舞过节，毫无可疑形迹。至翌日，大家军官金

谓外面均是谣言，断无革命之实。是十五已过，军队中维持精神较前松懈。

同月十八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长清里秘藏炸弹，突然有一炸弹爆烈，将孙武满脸烧伤。当时抬至医院诊治。旋被俄巡捕查觉，到长清里检查有炸弹及革命宣传品等件，即报告俄领事。复由俄领事通告江海关监督齐耀珊。是时耀珊亲到俄领事馆晤领事，并查看革命宣传品等件。即据情呈报总督瑞澂。瑞澂得报，大为惊恐，当召集文武大员及军警长官会议。瑞澂云：果然有革命党，真是不得了。幸我朝洪福，革命党自己被炸弹烘〔轰〕坏泄漏情形。但是革命党一个人尚未捉获，危险万分，望大家迅急捉拿革命党，无令漏网，是为紧要等语。当时铁忠、陈得龙呈报瑞澂即云：请大帅望〔万〕安，决不要紧。跳梁小丑焉能有害，沐恩等下去，即派人严密搜索，定将革命党拿来请大帅严办。陈得龙又云：革命党是无知识的人，万不能成大气候。譬如从前徐锡麟、熊成基等，哪能成大事呢？瑞澂云：徐锡麟小子甚为可怕，恩抚台不是他刺坏了的吗？不管他，我们还是要严防，一面设法捉拿，总以捉拿干净，勿令漏网为妙。并嘱统制张彪、统领黎元洪等协同防范，严密查拿。大家面奉瑞澂之命，即唯唯而退，遵照办理。

同日孙武被炸，机关已泄，不得已遂与同志等商议，与其令瑞澂派人捉拿受死，不如先发制人举动起来。于是约定本夜十二点钟以炮为号，各营同志同时发难，以救祖国。各同志即分途秘赴各营，传知以十二点钟炮声为号。各营同志闻信之后，都沽酒发誓：勿论如何，炮声一响，都要齐心努力，奋勇杀贼。倘有畏惧不前，暗通消息，或有官长阻拦，我们即认为汉奸，杀勿赦。大家同志一致赞同。是晚八时，革命同志中有一正目即潜到第八镇司令部，要面见统制张彪，谓有最紧要事报告。张彪一见，该正目即跪下叩三个头，先乞统制恕罪。然后报告云：早已伪入革

命党，在其内探听消息。目下革命党是若何组织，各营目兵俱有加入者，但系少数。今日孙武在汉口长清里储存炸弹，已经爆烈，孙武炸伤，革命党人乘机传知各营起事，以今晚十二时炮声为号。又武昌小朝街有一机关，十五协营房外面有一机关，黄土坡有一机关，此时如将以上三机关破获，令各营严为防范，则可免患云云。张彪闻此消息，一面召集李襄邻、齐宝堂及各亲信人员，分途往各协标营送信，务要各长官好为维持，倘有疏忽，即以军法从事。一面派弁目邓矮子等协同来报告革命党情形之正目，带马弁数人、卫兵一排，携带手枪利器，先到小朝街张廷辅家，前后堵塞，然后从大门而入。革命党彭楚藩、刘尧澂、毛〔牟〕鸿勋等计十余人，见邓矮子带人来，知事已泄。彭楚藩当抛炸弹两枚，邓矮子即开手枪进前，将彭楚藩捉获。其余各马弁协同卫兵即将所有人员一齐拿获，用绳将手捆绑。先押至第八镇司令部。旋到中和门街十五协营房侧边，将杨洪胜所开之杂货店查抄，内有炸弹数十枚。当将杨洪胜拿交第八镇司令部。当时张彪将破案情形及拿获革命党人一并报告瑞澂。瑞澂即召集铁忠、陈得龙并藩臬以下官员开一会议。然后派执法官审讯所拿革命党。先审问彭楚藩。彭系一宪兵正目，鄂城人，先投入工程第八营左队吴兆麟名下，充当兵士，旋拔充宪兵正目。该宪兵管带果清阿系一旗人，平时颇器重彭楚藩，意欲成全彭之生命。遂秘与铁忠及执法官等说情。谁知一问彭楚藩，彭即大骂满清，谓满奴无道，入主中华二百余年，现当外患紧迫之际，不诚意修明内政，召开国会，改为立宪国家以救中国危亡，反儿戏国政，压迫我黄帝子孙、文明汉胄；并谓宁以国家亡于异族，不愿失于家奴。自入主我国二百余年，食毛践土，犹不感激我汉族，反客为主，时以奴隶待我，实属混帐已极。我汉族同胞现有四万万之众，誓不与满奴两立。今日满奴同汉奸来拿我杀我，明日我之同胞就要为我报仇，来杀满奴汉奸。人在世上总不免一死，我是为救国及争人格

起见，早已准备流血，要杀便杀，不成问题云云。当时执法官问：你不要胡说，我看你是一很好青年，你为什么一时糊涂，饮革命狂泉，受人之害，而送你之命，灭你之族呢？彭云：你是汉奸，你晓得什么？你只知每日赚几两银子，升官发财，替满人做奴隶罢了。中国之亡，我汉族同胞永沉海底，在世上做亡国奴，你亦不管，醉生梦死、毫无价值的东西，反来说我饮革命狂泉，殊不知我之志在救四万万同胞，欲达到救【国】之目的，必须革命。满奴是一个睡不醒的东西，亦不愿求国家进步的，割地赔款都是汉人的，不与他相干，他亦不惜的；即以汉人之钱豢养汉人替他做奴隶，他来做大皇帝享福便了。执法官云：你既承认革命谋反叛逆，国法所在，应无后悔。彭云：大丈夫作事磊落光明，为同胞流血何后悔之有。旋刘复基云：楚藩，这一般汉奸满奴，与他们有何道理可说，都是不胁〔屑〕教诲的东西。我们今日只有死而已。我现在两手被汉奸捆得要断了，实在难受，只求速死，以解痛苦。遂大骂瑞澂、铁忠及一般汉奸，谓：尔等只知升官发财，将我辈之血染尔等之大红顶子。尔等晓得现在外人要瓜分我国么？我中华文明大国、黄帝后裔，要为外人的奴隶牛马，尔等知道吗？我们革命的宗旨系救四万万同胞，期免为奴隶牛马，尔等明白吗？满奴不足论，可恨尔等一般汉奸，甘为满人奴隶，为虎作伥，反来捉拿我等，真是毫无心肝的东西。须知我们同胞有四万万之众，谅尔等也杀不完，日后自有成功之一日，到那时，我们同志要食尔等之肉，寝尔等之皮矣。说罢即云：要杀快杀，不必再问。执法官又问杨洪胜谓：你好大胆子，你开一个杂货店，内藏炸弹，你那店内当然是一个机关拉〔啦〕。杨云：我们是要革命的，我那炸弹是准备动起手来先要炸满奴汉奸的。现在机关既破，有何话说，只有死耳。可是我辈之死系为四万万同胞，欲救同胞于冤沉海底之中，是为义而死；尔等不认祖先，甘愿做满人奴隶，来杀同胞，以同胞之热血染尔等之红顶子，是

尔等之良心已死，不足道也。要杀便杀，何必多说云云。是晚问案时已夜至三时，大家拟先将彭、刘、杨三人口供呈报瑞澂，听候核办。其余拟于次日晚间再问。当押于江夏县监狱内。瑞澂一阅彭、刘、杨口供，不觉怒气冲天，谓：岂有此理，胆敢辱骂本部堂及我朝廷，当命执法官迅速将彭、刘、杨三个混帐东西绑赴本部堂外梟首示众，其余明日再按名拷问。并将尚未拿到之革命党一律严缉，勿令漏网。速传军警长官先将城门紧闭，将革命党都拿到时，明晚十二时一齐梟首，以除祸根，是为至要等语。大家奉瑞澂命令后，即将彭、刘、杨绑至总督署前东首正法。现在所立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石碑，即此地也。其余则准备次日严缉讯办。

先是十八日午后七时以前，汉口虽〔曾〕破有〔坏〕机关，武昌各协标营概不知情，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全营官兵所仰望，平时官兵都甚钦服。是晚吴兆麟挂号回家。其兄吴兆祺曾充第八镇参谋，亦于是晚挂号回家。相谈近日情形及外面种种谣传。吴兆麟之母亲极为慈善，闻外面谣言心中非常着急，见吴兆麟兄弟回家，则问近日情形若何。并云：房东马光启系在总督衙门充当巡捕，马云衙门内外防御极严。守外卫者系教练队，沿墙均凿有枪眼，要隘之处架设有机关枪。守内卫者系巡防一营，乃陈得龙挑选者。如革命党效广东攻击督署，颇不容易，决攻不进。总督瑞澂所虑者就怕放火，倘衙门周围烧起来了，即无路可走。刻间派有马队一队在衙门周围巡查，以防放火云云。又吴兆祺秘与其弟兆麟云：今日张统制因工程第八营向来程度颇好，极为放心，所以特派工程八营防守楚王〔望〕台军械库。又虑工程营有革命党，面问执法官陈云岫（陈系工程营挑选入北京法政学堂者），工程营如何？该陈云岫云：官长中只有吴兆麟、罗子清二人系从前日知会干事，平日说话很新，该二人恐有革命嫌疑。其余官长都不要紧。至于目兵现在若何，执法官已出工程营多

年，不甚清楚，须待调查等语。吴兆祺谓：陈之说话幸系对张统制。盖因张统制平日极器重吴兆麟也。若对瑞澂、铁忠等如此说话，则危险不堪设想矣。吴兆麟云：现在外面革命风潮极大，各营都有不稳消息，而在上者不设法安抚，反疑惑这个疑惑那个，至令大家不安，人心惶恐。如此措置乖方，诚恐眼前就要坏事。正说话间，有人搞〔敲〕门，吴兆麟开门时有护兵陈润山来云：现在营内有紧要事，请队官即刻到营。吴问何事。该护兵云：有前二十九标李统带襄邻来营，请全营官长集合会议要事。吴即往营，全营官长均在管带室会议，李襄邻在坐。旋李云：今天汉口俄国租界有一革命党机关搬运炸弹已经爆烈。有一个孙武，听说是孙文的兄弟已炸伤了。革命党人计划机关已泄，不如趁机起事，拟于今晚十二时以炮为号。闻各营内革命党不少，如到时闻有炮声，营内外革命党同时响应。此不过革命党之计划如是，张统制命我先到十五协，次到工程第八营，请各位官长各维持各队，不要听革命党煽惑，好为劝导，免冒昧从事而受珠〔诛〕戮。张统制很信任工程营的。如各位官长维持无事，将来即有嘉奖，否则即要全家俱戮。望大家官长格外小心谨慎，维持为要。但炮队第八标张统制已派有人到该标开导，好为维持。目下时已九点多钟了，我们不必多说话，我先回八镇司令部报告，请各位早为布置等语。

李襄邻走后，工程营督队官阮荣发即与各队官长计划如下：一、今晚各队由各队官挑选亲信目兵二十名，发给实弹，守卫兵棚出入口。二、各目兵从现时起均在各棚睡觉，不得出入。三、各目兵有要大小便者，须先报告该排长，照准后即徒手出入。四、各目兵不得擅动武器。五、各目兵不得高声说话。六、遇有要事紧急集合，必须遵从官长命令。倘有不服命令，任意集合者，即以军法治罪。以上各条规定后，各队官长传知各队目兵。一面挑选亲信目兵二十名守卫。

是晚，革命营代表方兴携带子弹十排秘发工程各队代表，准备十二时闻有炮声即同时响应。但方兴原系工程营左队学兵，挑入测绘学堂肆〔肄〕业。是晚十时，他仍在营内左队三排兵棚待机，被人秘报督队官阮荣发。阮即通知左队官吴兆麟。吴密传方兴，嘱其迅速出营。正出营时被值日右队官黄坤荣看见，当报阮荣发。阮偕黄坤荣出营追赶，方兴抛一炸弹，声震营内，阮、黄二人回营维持。时革命代表马荣闻营外炸弹响声，以为系炮声，其势汹汹，当报告左队官吴兆麟，谓有炮声。吴云：非炮声也。我今得的消息是十二时以炮声为号，现只十时，又非炮声。你仍到兵棚休息，我自有安排。到必要时果有炮声，你们听我的命令为妙。况夜间军事动作务要肃静，指挥方能统一。若闹杂忙乱、不服从命令，则是乌合之众，万难做事。望你到棚休息可耳。原来吴兆麟系前日知会干事，素鼓吹革命，而全营革命分子对于左队官吴兆麟、后队官罗子清极为钦服，一旦发难，必须拥护吴、罗二人出来指挥维持。其时吴与马荣说的话，马甚表悦服，惟吴之命令是从。

至十二时，革命代表任正亮左膀缠一白布，枪内装有子弹，左队三排长曹飞龙查视任正亮之举动极形危险，当报告队官吴兆麟。吴即令任正亮迅将白布撤去，在棚休息，一切事必须听官长之命，亦不要慌忙，总以从容行事为好；一面嘱排长曹飞龙严守秘密，并云：刻间情形危急，凡事之来总要忍耐，不宜先自骚扰，避免僨事。我意一切事暂持镇静，待至天明再作计议。

至夜二时，仍未闻有炮声。旋得第八镇司令部传知，谓破获数处机关，严令各协标营官长仍维持各营秩序。倘有事故发生，即以该各协标营官长是问，轻则撤差惩办，重则以军法从事云云。

十九日天明又接传知，已拿革命党多人，先将为首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正法，其余按名拿问等情。（原稿止此）

满清亡国之原因略举如左：

(1) 汉满种族不同，畛域之见甚深，满族以汉族为家奴，汉族颇受压迫。

(2) 满族自乾隆以后，骄奢淫侈，专骛虚华，不能用贤，以致国政日非。

(3) 中英、中法、中日以及庚子联军之战，皆由满廷轻动干戈，丧师辱国，割地赔款，颇伤国家元气，人心全失。

(4) 满清亲贵毫无学识，只知总揽大权，而又无使权之能。常为宵小迷惑，亲小人远君子，以国家为儿戏。

(5) 海禁大开，人民知识日增。满清不知顺应潮流而收人心，反倡各省三品以上大员不用汉人充当。以瑞澂之无知无识之徒，而简命为两湖封疆大吏，焉得而不败事。

(6) 各省创练新军，不按照规定军制诚意施行，用人亦不遴选贤员，以故酿成不平之气。训练学生亦无统计，卒业后不能安插，所以流入革命者多。

(7) 湖北自张之洞督鄂，变法最早，办学校、练军队亦在各省先，但学生陆续毕业，年多一年，而军队学校无有增加，事少人多，以致人浮于事，以无所事事之人，专宣传革命，所以人心浮动，对于清廷怨恨丛生，一旦事起，无法挽救。

(8) 瑞澂举动极形轻浮。一经督鄂，专施压迫。任用私人，隔阂遂生。下情不能上达，是以促成革命之事实。事既发现，又不能善事预防，擅离职守，束手无策，听革命军自由进行，声势日益浩大。满廷闻之亦胆落心惊，不速调善用兵大员到鄂招抚，仅派荫昌南下，毫无用兵方法，先头部队一至汉口，则以败仗闻。复无法救济，只知求援于袁世凯，临时仓皇失措，所用非人。此皆由于清廷无常识所致，断无再生成之理。

综合以上原因，满清之亡，非武昌少数革命军之力，实满清自亡之也。但武昌革命军不过开其端而已。孟子曰：仁者宜居上

位，不仁者而居上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洪杨之役，满清犹能任用曾国藩、胡林翼辈，以身作则，于军事之际，同时安抚百姓，较之洪杨，彼善于此，故成满清中兴之举。辛亥之役，满清之措施，不如洪杨远甚。故曰满清之亡，自亡之也。后之掌国政者，要以满清为鉴，开诚布公，尊贤使能，则国家可期平治矣！

武昌革命成功之原因略举于后：

1.湖北自戊戌变政以后，梁启超亡命海外，以饮冰室、《新民丛报》输入国内，风气大开。人民新知识日增。庚子年唐才常欲谋举事于鄂，失败后唐遇害。大家钦服唐之学识，遂怨恨满清。

2.孙文、章太炎等组织《民报》，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输入湖北，军学界同人阅之，革命之思【想】油然而兴。于是刘静安、胡兰亭、殷子衡、吴贡三、冯特民、宋教仁、黄兴等联合军界吴兆麟、罗子清、朱元成、胡瑛、卢应龙、安永年、范腾霄、季雨霖等组织日知会，宣传联络。当时一般同志咸钦佩刘静安为人纯正，遂公举为日知会社长，密谋进行。清光绪三十三年，湖南浏阳事起，刘静安欲谋接应，大家举刘静安为运筹长、卢应龙为接应长，约期起事。因时间仓卒，军队内未组织完备。旋因汉奸郭尧阶告密，以致事泄。刘静安、胡瑛、朱子龙、殷子衡、吴贡三等下狱，卢应龙潜逃，其余张之洞下令一概免究。但此次虽然失败，而成绩犹在。不过每星期未彰明较著开会，而秘密进行未终止也。

3.吴樾谋炸五大臣，徐锡麟牺牲道员，刺杀恩铭，陈天华投海，熊成基起事安徽，汪兆铭谋刺摄政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遇害，均影响于武昌革命，有绝大关系。

4.蒋翊武、刘尧澂等复组织文学社，孙武、刘公等组织共进会，继续日知会进行。专联络军队内旧兵。辛亥年正当瑞澂督

鄂，一满清大员遂成众矢之的。大家怀恨切齿，一闻革命，无不欣然加入。不数月时间，目兵加入革命者有十之六、七。一般军官闻之佯作不知，听其所为。甚至军官暗中表同情者亦有之。目兵等联络既众，则胆量渐大，对于长官亦不之畏。

辛亥八月初二，炮队第八标三营因惩办兵士激成公愤。当将营长以下军官，俱行驱逐，集合拉炮，预备发难。盖因炮弹无引信，旋即逃散。然而谣言日炽，瑞澂等虽有防备，卒不得其要领。即〔既〕不安慰，又无办法。八月十八，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长清里运用炸弹失慎，瑞澂等闻之，手忙脚乱，仍施压力，到处破获机关，并派巡防营到步十五协捉拿排长张廷辅。路经工程营，又云要围剿工程营，以致八月十九日，激成工程第八营首义之举。

5. 八月十九日，工程营守楚望台军械库者系左队队官吴兆麟。吴系参谋大学堂毕业学员，为军中初级军官中最有资望者，甚得军心。工程营首义后咸往楚望台，公举吴兆麟为总指挥官。但楚望台军械库子弹充裕，又得吴兆麟处置适当，指挥灵敏，竟将瑞澂击逃出城，遂光复武昌。

6. 吴兆麟因系初级军官，恐不能号召，首先推举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资〔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长，通电各省及清廷，以张声势而促响应。一般同志当时要举吴兆麟为都督，或为湖北全省总理，吴均力辞，只望成功，愿任军政府参谋。大家见吴有功不居都【督】，有谦让之风。后来论功行赏，吴兆麟始终谦让，当时大家咸称吴有汉时冯异大树将军之慨。在军政府之人员，每人每月只给伙马洋二十元，当时军政府人员既不争权，又不贪利，上行下效，极其文明。并设招贤馆，海内之贤才咸归附焉。

7. 自来做事最忌者，但虑自相争夺权利。辛亥武昌革命非军队不能成功。而军队中自总指挥官吴兆麟有功不居，愿甘谦让，

其余则无人相争。大家一心一德，专谋进行各事宜。但首义前革命党人是数小团体组合而成。八月十八日自机关破获后，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被杀，孙武被炸，蒋翊武潜逃金山，刘公匿于汉口，风流云散，半月后始集合武昌。是时尚无革命党人相争之弊，而武昌当时风气极其文明，不准争夺权利，纵有位置，必须因事择人。而外面表同情于武昌者在此，而武昌能成功者亦在此。

8.武昌首义军力虽少，得人和亦颇得地利。但军队需要者粮食、被服、弹药三者为最紧要。汉口大商埠，其粮食不可胜用也；武昌有数大工厂，被服不可胜用也；汉阳有兵工厂，弹药不可胜用也，又有扬子江、襄河之险。当时之首义，微武汉决不能持久。武昌首义，合计军队不足一混成旅，后来虽扩充五旅，然俱系新兵。而当北洋六师精兵之众，复能持久三阅月，犹能打胜仗数次，假使有管退炮、机关枪，而无受海军侧击之害，谅不致有阳夏之败。即袁世凯南下，亦难进展矣。查民国十五年来屡次战争，不过数星期优劣即分，从未如辛亥武汉南北对峙三月之久也。无怪乎东西各国称赞而首先表同情，承认为交战团者也。

以上辛亥武昌首义成功之原因，不过略举数端，其中优点甚多，要在首先不争权利为其主因。然而后来为袁欺骗，武昌瓦解，一因大家攘夺权利，一因黎元洪贪图个人利益。十余年来军阀专横，湖北有亡省之痛，人民水深火热，其过不在武昌革命武装同志，而在黎元洪庸人误国，及一般宵小争权夺利之咎也。

又有谓辛亥武昌首义，以吴兆麟、饶汉祥、孙发绪三人之功为最。革命以军事为主，不得吴之军事规划，则一切事不能进行。又文章乃宣扬革命之义意，当时饶之文章，因气直而辞盛，辞盛则文工，颇足感动国人。又孙每次登台演说，亦能号召大众。所以袁世凯派代表议和，以及各省来武昌参观，革命之士都为所感化。

南北共和告成，湖北亡省之原因：

1. 辛亥武昌首义，人才极形缺乏。首义之后，凡在满清时代之文武官员潜逃一空。其余稍有知识者皆不敢加入，在旁观望，必须革命政府基础稳固，始托人介绍投效。当时首义最要紧者，是首先以军队维持秩序，则一切事方可按步进行。但军队中之人才首推湖北参谋大学校毕业学员。该学校学员是由武备、将弁、武高等各学校之毕业生考取五十人，四年毕业。除死亡开除外，只余三十三人，俱在军队内充当副官及初级军官。其中能负担大事者不过十数人而已。辛亥【八月】十九工程第八营首义，公举左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官。吴为参谋大学校最优等毕业，平时又系参谋大学校领班，同学中均甚钦服。故首义后吴为参谋部长，除将同学中之何锡蕃、谢元恺、蔡德懋等派为带军队外，其余俱收为军政府，参予戎机。

2. 陆军中学堂及保定军官学堂之学生，当时皆在幼年，尚未毕业，在军政府一时不过收为帮办军事。至于一般原有军官，仅派为带兵之事。但军队既已扩充，则军官颇不敷用。其时军队内有才难之叹，亦莫可如何耳。当时吴兆麟掌管军事，拟有计划书，与黎元洪商定，分为治标治【本】两步。第一步令各师设将校讲习所，轮流训练将校。第二步俟保定军官学校、暨陆军大学校毕业学生回省，派往各师，再谋军队进行各事宜。并拟定请黎元洪与中央协商，规定仿照东西各国颁行军制，规划各师管区，实行征兵制，练为国防军，专谋对外。废佣兵制，以防挟兵以自重，成为尾大不掉之患。

3. 黎元洪虽系军人，学识毫无，又只图利己，罔顾大局。南北共和后，误听小人陈宦、杜锡钧、金永炎、饶汉祥、孙发绪、胡瑞霖、夏炎甲、覃师范之媚语，弃湖北桑梓而不顾，潜往北

京，困居瀛台，致令袁世凯一手遮天，欲〔为〕所欲为。后来演成洪宪复辟之祸，皆黎元洪庸人误国，为厉之阶也。

4.辛亥武昌首义后之湖北，革命党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邓玉麟、刘公等，既非军人，又非文士，又非政治家，只称为革命同志耳。对于国家一切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跋扈横行，肆无忌惮。与海外同盟会不相连络，彼此倾轧，又与民主党汤化龙等亦不妥协。而孙武、蒋翊武、刘公三人又彼此趋向各异。蒋翊武则与同盟会接近。孙武暗与孙发绪等商量，另组民社，继改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首，以与袁世凯联合对抗孙、黄。后来仍嫌力不充足，又与民主党梁启超、汤化龙合组进步党，仍以黎为党魁，服从袁世凯，摧残孙、黄。

5.湖北自辛亥首义后，一般军人极有道德。都是在满清专制之下严守秩序，对于长官绝对服从，不干政治，不入党籍，纯守军人天职。平日对于黎元洪所商者，俱系维持地方治安，谋国家安宁。后来见黎元洪专为政客小人利用，吴兆麟等劝其避之以免祸患，黎卒不听，反用杜锡钧等离间之计，将吴兆麟、甯秉钧等调京，军队缩小范围。则湖北政局自此愈趋愈下矣。

6.与孙、黄接近之人蒋翊武、季雨霖等，见黎元洪倒行逆施，极端反对。黎则以谋反叛逆治罪，下令通辑。并将其党羽严拿，枪毙多人，当时有黎屠户之称。而意见亦愈演愈深矣。

7.民党不能容忍，专与袁世凯对抗。以致袁将江西都督李烈钧撤换，旋演成湖口之变。黎元洪则请袁世凯派兵南下。袁派李纯、王占元往鄂，出兵江西，是袁之势力已到扬子江矣。民党既败，黎则成为弓狗之势矣！

8.是时黎元洪在湖北，其兵力仍有三师、两混成旅之众，尚可有为。如不潜往北京，不听小人之言，专用贤才，伸大义于天下，袁世凯亦莫可如何，惜黎不为也。

二、首先发难同人姓名

谨将前清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辛亥八月十九日种族革命首先发难同人姓名列后：

计开：

前队：

郑廷军、张良臣、徐绍斌（阵亡）、杨正全、尹金魁、徐玉廉、贾也洪、彭正寿、张德发、王青全、孙松轩、刘丙乙、王福胜、王佩霖、贾威汉、王登榜、容生列、俞金奎、曹得银、朱正明、张万年、王协卿、朱万林、夏洪发、夏明亮、陈开榜、熊福卿、万志祥、王振东、卫少峰、王振甲、柳兆奎、陈金祥、王国保、刘兴基、朱楚斌、万〔李〕俊臣、胡洪起、吕功超、陈芝翼、郑松廷、姜可钧、万〔方〕福生、彭洪彪、冯全胜、岳占元（阵亡）

左队：

方兴（已故）、马容（阵亡）、任正亮、袁世忠、罗炳顺（阵亡）、袁凤山、涂福田、唐金胜、熊国斌、张玉山、罗维坤、陈振鹏、孙元胜、万〔李〕志强、余金胜、熊志明、夏国胜、王金元、朱贵廷、管凤亭、刘金廷、陈洪胜、戴洪勋、江柏南、张辉煌、王正祥、张自强、岳少云、石长盛、向福生、吴保雄、吴瑞卿、曹定国、胡占奎、詹幼如、杨云开、杨云龙、黄保臣、黄荣贵、陈友耀、汪春廷、朱振鑫、陈绍峰、舒振煌、葛先幼、周彩眉、万定大、李家堤、萧道生、夏国胜（春霆）、陈松亭、吴勋元、吴贵林、周翊权、詹焕章、郑金凯、彭燮卿、张国南（阵亡）、周荣堂（阵亡）、陈闰山（病故）、罗维翰（病故）、涂洪钧（病故）、万振汉、张金榜、贺世新（阵亡）、肖桂林

右队：

卫占鳌、吕中秋、张靖川、杨金龙（阵亡）、金树林、陈亚平、詹洪标、姜洪胜、王锡斌、岳占魁、姜少起、万有荣、汪洪胜、马祖树、安洪举、蒋楚杰、蔡大发、周亚斌、顾国安、吕维忠、张栋臣、张东化、杨金山、邓国章、姚朝中、马福堂、沈定国、高季武、石金胜、周占魁、王瑞卿、马祖权、王丹清、凌振邦、郭楚平、夏大发、刘绍先、詹霞生、赵良翼、王春廷（阵亡于粤东江）、梁洪胜（阵亡）

后队：

熊炳坤、容锦方、金兆龙（难故）、陈正银（故）、薛金胜、饶春棠、林振国、陈年魁、陶金龙、陶起胜、熊起发、安洪发、舒钧山、郑长胜、姚洪发、王锡林、陈金甲、萧锡臣、方正东、叶洪发、胡文魁、熊作霖、朱万林、王世才、陈功祥、黄汉臣、刘文斌、郭长胜、方家显、徐干城、郑汉章、马连陞、林振国、谌玉山、潘荣奎、严定国、吴起胜、钟士杰、李传福、徐海卿、郑得贵、薛金福、鄂功春、张相永、徐海臣、何可人、翁国复、黄金荣、吕鹏举、石定钧、徐海斌、汤起发、程有民、夏长胜、朱国栋、殷万茂、郑顶山、陈克强、杨文华（阵亡）

备考：同人等现组临时登记以备考核。已登记者均由各队发起人标名登记，未登记者俟成立后再行登记。

发起人：郑廷军、唐金胜、涂福田、吕中秋、张玉山、薛金胜、魏占敖、陈正鹏、熊国斌、罗维坤

附 录

吴兆麟行述^①

先父讳兆麟，字畏三，籍隶湖北鄂城，世居葛店。幼颖异，倜傥有大志，居恒以韩岳自况。喜读孙吴兵法，学有深得。年十七，考充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随营学堂，入将校讲习所肄业。陞充工程营四队队长。次年陞哨官及左队队官。是年考入工程专门学校肄业，清光绪三十二年毕业后，即考入参谋学堂，名列前茅，提充领班。前后十年毕业均最优秀。当应参校入学考试时，挑选全军将校录取学员五十余人，先父名列第一。迨清光绪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先后参加河南彰德安徽太湖秋操，手编彰德太湖武昌各秋操纪事暨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兵术等书，当道嘉赏印发各军，阅者奉为圭臬。时值甲午庚子两役之后，深虑时局阽危，遂不以目前利禄为怀，乃加入日知会任干事。于研究科学时暗结海内外豪杰及本省同志，密谋革命运动。时先父任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驻防楚望台军械总库。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先烈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被清督瑞澂捕杀，全体同志义愤异常。是夕由共进会工程八营总代表熊公秉坤遂决议举义。于六时许首先鸣枪发难，即率领全体同志到达楚望台，请先父共商进取大计。乃一致公推先父为临时总指挥，先父即部署队伍，晓以行军作战首重纪律。咸乐受命。先父乃一面派人守楚望台，以固根本；一面派人分赴各标营召集同志速集楚望台，以厚实力。未几，同志先后麇至。先父复晓以廉洁爱民，保护外侨诸大义，并决定三路进攻督署。维时风高天黑，影响作战，先父乃亲赴前线视察，就督署

^① 标题为编者所改。原标题作《先父行述》。

后侧纵火。并派人分途送信。令炮兵向火光射击。以大无畏之精神，处军警林立之地，出死人生，一夜而逐鄂督、夺会城。黎明全城汉帜飞扬，首义功成。遂议组军政府，公推黎公元洪为都督，任先父为都督府参谋总长兼第一旅旅长。会议进行定国大计，首先出示安民，整饬军纪，电商各省协奠国基。迨清廷大军南下，阳夏失机，此危急万难之秋，于民国元年二月，由军民全体会议公推先父继任战时总司令兼大元帅府总参谋长。乃编北伐三军，自兼第一军总司令。所有整军安民及全局计划，先父益以热忱毅力任之。用是人心为之安定，鄂军藉以复振。逮清宫逊位，和议告成，改编军制，黎督为副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先父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兼五师师长。持躬勤俭，克己奉公，树民军总师干者之模范。政府笃念元勋，晋升陆军上将，特授勋二位，先后奉颁大绶嘉禾章，文虎章、将军府将军。惟先父以鼎革愿遂，解甲归田。即致力社会福利事业，维持贫民生计。倡修武昌首义公园，以资纪念。且畀铁血军人之残废者，藉微资补助生活。其谋国之忠，虑事之密，固未尝一日或辍也。樊口为梁子湖出口，春夏之交，江水灌入，万顷田畴，概成泽国。人民流离槁饿，盖已百年于兹。以工鉅事繁，经十三次之修堵，迄无成功。十一年四县六属滨湖士绅请于督省两署，委先父为樊口堤工总理，首召四县六属堤绅会商办法，以杜私弊，为挽回从前失败之唯一信条。次则规定工程次第，分筑坝、建闸、修港三步骤。解囊购办材料，督率工人以全力堵口，风餐露宿，不辞劳瘁，未两月，十二处之湖口完全堵塞。又设铁闸一座以积水，灾民无不额手称庆。十三年南北民信民生两闸，及河工市场等工程次第告竣。其设计精密，营造坚实，费用简省，为全国所罕见。水害除而利兴，一劳永逸，地方永利赖焉。鄂省两署知其贤，又委王唐黄堤工督办，工程尤鉅，两堤占全省六十九洲县田地之大半，活人无算，增赋尤多，利乡利国甚鉅。语曰：有猷有为有守。先父不其然乎。盖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

自足以寿世也。上述先父行谊，谨就不孝所知，举其犖犖大者。余于首义革命史册日知会纪录湖北堤工水利等书，均粲然可考也。先父至性敦笃，廉介自持。尤有难能者，先父兄弟三人，序居次幼。时家道中落，先王父母耕耘纺织，勉备束修，先父就学，仰体亲心，好古敏求，执勤罔懈。事先王父母也，承欢奉养，孺慕之忱，久而弥挚。待伯父与叔父也，雁序和声，鹄原急难，相爱相亲，友恭备至。视侄犹子，教养兼筹，无丝毫之差异。与朋友交，恳款摅诚，不设城府，有过则直言劝诫，如癰疣之在身，必抉去而后快。御部下有恩，故士乐为之用。平生节约自矢，衣取蔽体，食取充腹，显达时不改常度，而于戚族旧部之贫乏者，必尽力资助，各惬其愿。岁饥地方办理平糶，辄捐巨资，而心始安。此其徇徇古风，汪汪轨度，非究性命之真元，穷道路之玄奥者，而能若是乎？晚年皈依佛法，茹素诵经，不轻出门，其宁静淡泊如此。古人所谓隐居遂志，不求闻达者，正先父此时意境也。不孝景明毕业回国，供职洛阳第一战区。二十七年武汉沦陷，道路梗塞，先父一人处邑里间，抗战坚贞不附敌伪，目睹沦陷之惨，精神痛苦，寇氛既炽，求一通讯报者不可得。以此卧不安席，旧抱咳嗽之疾复剧，竟于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溘然长逝矣。……蒙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予公葬。……

周钟嶽文牒存稿

谢本书整理

说明：周钟嶽是唐继尧的秘书长，这是1922年至1923年间他为唐继尧所拟的电报稿。这些电报稿说明当时唐继尧对于联省自治、南北两方政权，以及贵州政局所持的态度。是研究二十年代初期中国政治和西南军阀历史的重要资料。

这些电稿是周钟嶽的手稿，现存云南省图书馆。第一页写有“云南省人民政府交际处移交图书”字样。原稿各电文都注有日期，但电文后多无韵目代日；全文无标点。今据原稿付印，标题略作技术性的处理，全文都加标点。

这些电文虽装订成一册，却题名为《电光集（二）》，夹在《惺庵电光集》（即《天南电光集》）手稿中。周钟嶽曾明确指出，《电光集》收录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政府的文电。这份电稿如题为《电光集（二）》，显然与周编《电光集》的原意不符，且又易与辛亥时文电相混淆，为此，整理时将这份电稿题名为《周钟嶽文牒存稿》。

主张联省自治通电

1922年5月20日

自国内纷争，和平统一之声满天下。然日言统一而日趋乖离，日望和平而日酿战斗。盖所希冀者在和平统一，而所从事者乃在力征经营，此所以北辙南辕，愈趋愈远也。曩者，继尧怵于兵祸益深，民生亦困，干戈扰攘，无裨国家。窃以为解决时局纠纷，在政治而不在武力，免除各省离析，宜亲善而不宜兼并，故此时救国之方，实无逾于联省自治。诚以集权主义既不适于国情，民治潮流复遍输于宇内，计惟有实行自治，使地方有发展之

机；并实行联省，免国家有分崩之祸，内外互相维系，权限各自分明。果自治之联省愈多，国家之统一愈近，是所以消弭兵祸者在此，即所以建立国基者亦在此也。惟是联省自治，关系国家大计，并非闲谈以自守畛域，亦非强人以就我范围，诚宜结合同心，共筹办法，使各省互相提挈，而内政日益修明。诸公爱国心长，当必同兹大愿。特抒愚见，敬候教言。唐继尧。印。

附陈意见：

前日讨论应付大局，钟嶽未能措一词以回省。数日观察时局，尚未明了，尚〔现〕时局甚为复杂，应付不易。而联帅回滇后，此电为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全国观听所系，措词不能不特加审慎，故于各方意见均未敢下断语。窃念吾滇年来既未能闭关自守，则对于时局必须有相当之应付。然应付大局，第一即为北伐问题。将盲然北伐乎，则现时广州政府之所谓北伐者，乃伐吴佩孚也。无论吴佩孚方战胜奉军，伐之匪易。且奉系乃联合复辟党、违法派诸人，名不正而言不顺，从之实觉无谓。将反对北伐乎，则似脱离西南团体，处于孤立地位。且孙派北伐不成，将迁怒于我，必怂恿在桂滇军叛将反而谋我，亦属可虑。此时北伐一事，直无从措词。无已，则惟有另辟途径，主张联省自治。虽此项主张为孙、吴两方面所方〔反〕对，然究为解决时局纠纷，建立国家根本大针〔计〕，无论各方挟持何等之意见，而终可以博天下有识者之同情。故惟有从此着手。但措词不宜枝蔓，使他方转生误会，虽稍觉空洞，然身分较为凌空，可有伸缩余地也。至实际办法，宜一面布置辖境，使无隙可乘；一面派重要人员分头接洽，以壮声势而消隐患。（中山、协和处，暗许以协助攻赣；吴佩孚处，暗许以协助统一国家，将来可推为盟主。湘、黔等省，与切实联络，用联省自治名，为实行联防之计。对于川、桂两省，亦表示善意。此虽纵横捭阖，然处此环境，不能不各方照顾。俟时局趋向稍定，然后确立方针也。）

前稿另改

1922年5月25日

广州参众两院、各省省议会、总司令、省长、巡阅使、督军、都统、护军使、镇守使、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鉴：

自国内纷争，和平统一之声满天下。然日言统一而日趋乖离，日望和平而日酿战斗。盖所希冀者在和平统一，而所从事者乃在力征经营，此所以北辙南辕，愈趋愈远也。曩者，继尧休于国是未定，战衅迭生，窃以为解决时局纠纷，在政治而不在武力，免除各省离析，宜亲善而不宜侵袭，故尝主张联省自治，通电各省，征求同意。中经事变，未及实行。今则兵祸益深，民生亦困，和平统一遥遥难期。以吾人经验所得，及国民心理所向，集权主义既不适于国情，民治潮流复遍输于宇内，此时仍惟有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果能由自治而联合各省，即由联省而组织政府，使地方政治有自由发展之机，而统一国家亦得免分崩之祸。则所以消弭兵祸者在此，即所以建立国基者亦在此也。惟是联省自治关系国家大计，并非闭关以自守畛域，亦非强人以就我范围。诚宜结合同心，共筹办法，如何使制度依法产生，如何使主义免除障碍，不能不望各省之互相提挈，切实进行。诸公爱国心长，当必同兹大愿。特摭愚见，敬候教言。唐继尧。印。

复吴莲伯电

1922年6月8日

天津吴莲伯先生鉴：

云密。东、冬电悉。黄陂复职，旧会重开，本为护法所主张，固深望其实现。惟国家根本未立，必难久安。鄙意宜速【集】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从前纠纷，筹议建国大计。果能使联省自治主义得以实行，中央地方权限分明，不至互相钤制，于统一并无妨碍，而和平可望永久。顷已拟具意见，此另函详达。承询敬复，并希转口易诸公卓筹，如何？仍祈赐教。继尧。印。

通 电 1922年6月8日

广州、上海、天津参众两院议长、议员诸公、各省总司令、督军、省长、巡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各机关、各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鉴：

顷接津、沪来电，有国会重开，黎公复位之说。查恢复国会及总统复职，原为护法各省所主张，固深望其实现。惟年来国是未定，事变迭生，形势变更，迥殊昔日。使非统筹全局为根本解决之方，则虽暂定一时，不久又复口口。鄙意宜速集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以前纠纷，筹议建国大计。使中央与各省权限分明，地方有发展之机，国家无分崩之患，庶和平统一可期久远。敬陈愚见，乞赐教言。继尧。印。

复宜昌孙传芳电 1922年6月8日

宜昌孙鉴：①

銑、简两电敬悉，仰见尊重法律，爱护国家之意，钦佩良深。窃意恢复国会，原为护法各省所主张，果能实行，固所深望。惟年来国是未定，事变迭生。此时固宜解决以前之纠纷，尤宜确定建国之大计，使中央与各省不至屡起纷争，庶永久和平可以希望。尊处力谋统一，当必有远大之图，将来进行方针如何，尚希详示。继尧。佳。印。

致西南各省电 1922年6月8日

广东陈总司令、长沙赵总司令、贵阳袁总指挥均鉴：

密。迭接天津吴景濂等电开：曹、吴邀景濂赴保会商，决定由两院通电去徐，组织合法政府。各省复电黄陂，主张黄陂复

① 原手稿如此。下同。

位。两院于冬日开会，宣布徐罪，徐已于勘日离京。黄陂复职，法律、事实，必出此途。此后政治如何进行，乞时赐示等语。查恢复国会，总统复职，原为护法所主张，此时自难异议。惟护法数载，形势迭更，非速筹救济之方，则国基终难奠定。兹特陈愚见数端如下，敬候公裁：一、速集各省代表开政治会议，解决以前纠纷，筹议建国大计。二、贯彻联省自治主义，如能统一，则请于制宪采用联省自治之精神。如仍不能，则组织联省政府。三、固结西南团体，集合代表于适宜地方，凡遇关于大局事，宜先行协商一致，即南北统一后，亦可为有力之主张。以上数者，撮举大纲。详细条文，另函奉寄卓裁。如何？希先赐复。继尧。佳。印。

致黎元洪电 1922年6月10日

天津黎宋卿先生均鉴：

密。黎中将天才到滇，面述尊旨，仰承眷注，感激难名。顷接津电，有总统复位之说，钧座果能出膺大任，不独护法诸省所企望，亦为全国所倾心。继尧当竭智尽能，为公効命。惟年来国是未定，法纪荡然，国家大权往往操纵于强有力者之手，相激相荡，祸变迭生。非及此时确定根本大计，则暂时统一，终难久安。窃意以前纠纷如何解决，以后政治如何进行，不能不先行筹划。钧座对于时局必有良规，敬乞示知，俾便循率。唐继尧叩。印。

复吴佩孚电 1922年6月13日

保定吴巡阅使鉴：

顷奉快邮敬电，藉审扫除障碍，恢复纪纲，伟略夙猷，莫名钦仰。并承殷殷垂教，期竟护法之功，而为善后之谋，尤深纫感。窃念恢复法统，本继尧历年所力争，果能见诸实行，宁非大

愿。惟国家多故，时局屡更，政象混棼，迥殊曩昔。若此时非速定国家根本大计，斩断一切葛藤，虽暂定一时，旋复俶扰。我公拨乱反治，具有良谋，如何进行，尚希详示。倾身为国，彼此同心，苟利国家，惟力是视也。咸电尚未奉到，并闻。继尧。印。

致广州等电

1922年6月22日

飞急。广州陈总司令、长沙赵总司令、贵阳袁总指挥鉴：

佳电计达。前闻北方有恢复国会、黄陂复职之说，当以此事关系国家甚大，护法团体不能不协商一致办法，以期贯彻主张，曾经拟具意见数条电请裁择，迄今尚未奉复。而黄陂复位已见实行；旧会在京亦有自由集会之消息，则继尧前陈各事，尤宜速决进行。至集合南北代表会议定大计一事，将来解决时局，或仍须出此途，惟代表如何分派，使西南得有对等之发言权，此层亦应注意。统祈诸公酌定赐复。至禱。继尧。印。

复黎元洪电

1922年6月30日

北京大总统黎钧鉴：

前上元、俭两电计登钧览。顷奉寒电，仰见钧座谋国之诚，而所以策励继尧者尤殷，读之感泣。溯自武人毁法，政变迭兴，元首既陷于孤危，国会受迫而解散，法纪陵替，国本动摇。继尧崛起边隅，为国家争一旦之命，崎岖奋斗，六载于兹，屡经艰阻，而志不少衰者，为维护法统耳。今幸天心厌乱，大义聿昭，国会垂开，总统复位，全国心理渐趋和平。虽未能逆睹政治之前途，然幸已稍偿护法之初志。亦切望时局从兹解决，国家得以安宁。兹承电示，鉴其艰难支柱之情，助以左右匡维之义，尧虽弩钝，敢不勉效驰驱。顾念比年以来，迭经祸变，督军制度，职为厉阶。前于民国九年业经实行废督，方冀收束军事，次第裁兵，乃内难突生，未竟厥志。现钧座复践大位，首重废督销兵，此诚

弭乱之福音，经邦之长策，凡有血气，当无不景听从风。继尧仍当通电各省，仰承尊旨，早释兵柄，用奠国基。至以后大政如何进行，宪法如何制定，并请早定大计。继尧如有愚见，亦当随时披沥上闻。谨电复陈，伏乞垂鉴。唐继尧叩。印。

致各省通电

1922年7月21日

（衔略）鉴：

自辛亥武昌首义，各省兴师，皆设都督府为对抗清廷之计。共和成立，此制未除。及袁氏注重兵权，改为将军行署。帝制取消，复又改称督军。虽名目屡更，而实权未替，遂成藩镇拥兵之势，且有武人专政之嫌。继尧忝绾军符，鉴兹流弊，曾于民国九年六月实行废除督军。方冀次第裁兵，修明内治，中更事变，所志未偿^①。今幸法统重光，元首复位，即首以废督销兵为重，谆谆诏我国人。各省当局秉此天良，宁复敢贪一己之私权，以贻国家之大患。惟念督军虽废，而类似督军之军制犹存，则一省政令听命于军权，而民治终无伸张之日。现为注重民政计，改组云南省政府，于省长下设内务、财政、军政、外交、交通、教育、实业、司法八司，使军政隶属省长之下，其国家政务由省长秉承中央政府执行。兹已由云南法制委员会拟就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定于本年八月一日实行。至省长一职，应由民选。惟省宪未制定以前，继尧前经本省各法团公推，仍暂任云南省长职务。所有靖国军总司令一职，即于是日废除。谨此电闻，尚祈公鉴。唐继尧。印。

① 电文手稿上眉批：“所志未偿”下改为：“今民治潮流弥漫全国，知武力之寝为民患，则惟有废督销兵，知集权之不迓国情，则惟有联省自治。救国之策，实无逾此。现为贯彻废督主张，确立自治基础计，改组云南省政府。”下与“于省长下”句接。

致本省通电

1922年7月21日

（衔略）览：

民国成立以来，屡经事变，督军一职，实为厉阶。前于九年六月一日业经宣布废除督军，暂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收束军队在案。厥后湘、黔、川、粤皆次第实行^①。近顷国会重开，总统复位，即首以废督销兵为重，谆谆诏我国人。足见废督裁兵，实为当今急务。惟督军既废，而类似督军之军制犹存，则一省政令听命军权，而民治终无伸张之日。现为注重民政计，改组云南省政府，于省长下设内务、财政、军政、外交、交通、教育、实业、司法八司，使军政隶属省长之下；即将靖国军总司令一职废除，所有靖国军未尽事宜，由云南省政府继续办理。兹由云南法制委员会拟订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已定于八月一日实行。除将省政府组织大纲、省务会议规则、各司处局组织条例另文分发外，特此电达知照。省长唐。印。

本省续开民治实进会通电

1922年8月3日

（衔略）：

自辛亥改革，肇建共和，亦谓可以铲除专制弊风，实行平民政治也。不意扰攘十载，以内政变迭兴衰，我人民毫未睹共和真象。推原祸本，良由武人政治有以成之。我滇自民国九年会泽唐公鉴于武力之不足以图治，毅然主张废督裁兵。时则全省人民亦有民治实进会之设。正冀修明内政，奠我邦基，乃会务甫有端倪，而滇中突生事变，本会亦遂停顿，未克进行。洎会泽还滇，

^① 电文手稿上眉批：“次第实行”下改为：“近顷〔顷〕废督之声已遍全国，而联省自治尤为废督后建立国家之坦途。现为贯彻废督主张，确立自治基础计。”下与“改组云南省政府”句接。

力倡自治，本会以为提倡固赖当局，而实行责任在吾民。爰集合会员重整会务，于 月 日复开成立大会，并发布第二次宣言书，以谋会务之赓续进行，而民治得逐渐发展。顾念人民望治，薄海同情。在本会粗具推轮大辂之形，想全国必有铜山洛钟之应。特布忱悃，敢质高明。如蒙指导而赞助之，不胜跂幸。云南民治实进会。

复湖南赵恒惕电

1922年8月24日

长沙赵总司令鉴：

午密。四马电昨方到齐。兹接宥电，均敬悉。马电提出解决时局三大纲，极钦闵议。至停止军事行动，筹开代表会议，主张联省自治，制定各省省宪，均与鄙见不谋而合。惟国宪、省宪制定之程序与进行之方法，愚见所及，敢以质之高明。查尊电既主张省宪不能抵触国宪，而又主张先制省【宪】，则宪〔制〕省宪之时尚无国宪以为标准，其抵触与否殊难预知。故鄙意以为联省自治为吾辈颠扑不破之主张，省制省宪为吾辈誓死力争之要着。而进行之程序则或由各省拟定省宪大纲，请国会加入国宪，或请国会尊重，为各省留制宪地步。庶各省自制省宪可以实行。而所谓与国宪不相抵触者，亦有所依据。此事关系立法，斟酌不犹〔厌〕求详。用布所怀，尚希裁示。又拟电稿，转达鼎卿，征求同意。俟得复，再奉闻。继尧。印。

复北京金永炎电

1922年7月7日补录

北京大总统府转金小峰先生鉴：

唐密。长沙转午密勘电及北京来唐密东电均于本月支日奉悉。国事纠纷，频年不解，此时惟恢复法统，大局庶有转机。前接吴莲伯电商及此，当经复电赞同，并电请黄陂复职。复通电各省，请开代表联席会议，收束以前纠纷，筹议立国大计，亦切望

时局从兹解决，国家得以安宁。兹承电示各情，与此间不谋而合。顾念频岁祸乱之源，率由利害偏畸，权限混淆。有力者每借势以凭凌，失所者则迭起而反抗。相盭相摩，卒无宁日。故前曾首倡废督裁兵，近复主张联省自治，意在弭纷争之局，而固统一之基。顷间元首复职，即议废督销兵。兹承电示，令文尤注意地方自治，则继尧所频年企望者，当可次第见诸实行。惟关于联省一端，各方稍有误会，容当撮举利害另电详陈。吾兄近黄密勿，必有良模，在远不遗，仍希时教。唐继尧。印。

致贵阳袁祖铭电

1922年9月18日

贵阳袁省长鉴：

密。黔局底定，复闻如周亦拟返黔，当即电邀取道滇中，借图良晤。现如周已于元日安抵滇垣，当稍事盘桓，再旋珂里。顷闻如周谈及前在沪上屡接尊电促归，加以桑梓关怀，亦难久居于外。惟饱经忧患，不愿再落政治漩涡，此后当以闲散之身，从事社会事业。至黔中军民政务，全望鼎卿与当事诸君毅力主持等语，其词至为真切。鄙意如周襟怀恬淡，极为可钦。将来滇黔两省如有经营实业或交通之事，似可倚重也。未识尊意以为如何？继尧。印。

致广州陈炯明电

1922年9月25日。

特急。广州陈总司令鉴：

惠密。亲译。前接寒电，以张、卢窥邕，朱部窜桂，为滇粤患，嘱即派队夹攻。并以浔邕自治军皆仇视张部，如派员示以驱张意，则自治军无不欢迎等由。当即于皓日复电赞同。并于敬日电商对桂主旨，迄未奉复。查此次会师以夹击溃军，消除后患为重。而尊电亦谓自治军可以牵扰逆军后方，是对于自治军不能不稍事联络。惟贵部莫昌藩退驻剥隘，与自治军有逼处之虞，而敝

处一旦出师，亦即与自治军首先接触，故对桂主旨未定，不特难望自治军之欢迎，且恐尚未夹击叛军，而滇、粤、桂各军中已生枝节。此事关系重要，故前迭电奉商，非过虑也。顷闻张、卢逆军已为桂军林俊廷等击败。诚能趁此夹击，当可计日荡平，但未审尊处所派向柳夹击之刘师长及粤军是否继续前进。鄙意粤、桂、滇三省既均以驱逐朱、张溃军为重，亟应趁该溃军穷蹙，合力剿除。近据探报，卢、张窜入浔州，有乞援贵部刘、韦两军之说。如果刘、韦误听其说，不独与尊旨背驰，且将卢、张、朱等联合成军，将为西南心腹之患。万望尊处迅电刘师长等仍照前议，分兵会剿，以免滋蔓难图。至溃军戡定后，桂事应由何人主持，粤、桂关系较深，应由我公裁夺，弟处毫无成见也。特再奉商，矧候示复。又此间出师计划，拟一路出兴义，一路出百色，分途前进。莫昌藩部亦可偕行，该部现需火食已随时接济，并以奉闻。继尧。印。

請国会速制宪法通电

1923年2月24日

自法纪陵替，政变迭兴。日寻干戈，迄无宁宇。内则九州幅裂，人民有胥溺之忧；外则积债难偿，列强有共管之议。加以英踞片马以窥卫藏，俄侵蒙古而逼新疆，国之危亡悬于眉睫。南北当局非不知国势险危，然日事内争，无暇计及外患。此时惟有速谋统一，庶可协力图存。顾今之谋统一者，诉诸武力，而武力已穷；诉诸调和，而调和失效。盖因各方情感各异，利害不同，地丑德齐，既难以武力征服，情睽势隔，亦难以空言调停。故欲弭内外之纷争，固国家之根本，舍制定宪法外，其道莫由。查宪法草案将次告成，徒因地方制度之争持，遂至搁置。自国会恢复，即以制宪为首图，而国权及地方制度两章已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草定，提交大会讨论。就中如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之内，得自制省宪，及省权取概括主义，国权取列举主义等项，幸均为审查会

三分之二以上人数赞成，并经草案采纳规定。方期民国宪法可计日公布实行，不意又因政争防〔妨〕碍制宪。夫国家必有不易之大法，而咸与遵循，庶内外可弭无谓之争端，而自归统一。今宪法未定，国难日深，诚全国人民所痛心，当亦为国会诸君子所轸念也。尚祈注重国本，使宪法早日完成，以范围人心而共维国是，国家存立，实利赖之。迫切电陈，敬希公鉴。唐继尧。印。

与吴佩孚协商事宜节略

1923年8月8日

民国二、三年间，国家已有渐趋，使项城无家天下之私意，则望救乎。不意帝制发生，于是有护国之役。民国肇造，于今十有二年，国内纷争迄无宁日，虽原因复杂，而其要约有数端。一、国体初更，无识者颇有中国不适于共和之疑虑，故帝制、复辟接踵而兴。二、约法趋重于立法部【分】，执政者每苦其束缚过严，常有逾越范围，蹂躏约法之举。三、国家疆宇辽阔，统治綦难，而各方情势不同，易起利害冲突之事。四、中央无正式合法之政府，又屡起政争，更迭频繁，致失统驭之能力。因此而国中事变迭起旋生，始则南北相争，继而南与南争，北与北争，再进而南北各互相利用以交争，全国纷纭，遂成瓜剖豆分之局。人民苦于兵祸而有胥溺之忧，列强屡有责言而有共管之议。国家形势日益险危，即有公忠体国之人，亦无从着手。继尧忧心时局，以为非结合同志，速谋统一，无以纾国难而苏民生。顾谋统一之方，则治本治标均宜并重。其治本者，则在催促国会速制宪法，使全国有可遵守之常经，而不至因权限之争屡酿内战。其治标者，则在结合国中有热诚、有力量者，同心戮力，以卫国家。其足为国家障碍者，则互相协助以排除之。继尧蓄此志久，而环顾海内，非我公无足与谋者，故谨拟具数条代呈察阅。一、联名电催国会早日完成宪法。二、地方制度应于国宪中规定大纲，使权限分明，免生争议。三、宪法公布后，依据宪法改选正式总统，无论属于

何人，均竭诚拥戴。四、南北两方其有意图扰乱，妨碍统一者，应互相协助削除之。五、赤俄之踞库伦，英人之侵片马，于国防关系甚重，应助以实力防制，巩固边疆。六、对于大局之主张，宜开诚布公，先事协商，为一致之行动。以上各条，仅本愚见所及，略陈梗概。如蒙采纳，仍望详加修正，俾臻妥洽，即双方签字，永守弗逾。狂妄之愆，并希鉴谅。

为黔事致各省通电

1923年4月2日

（衔略）

自法统恢复，国统重开，继尧曾电请开代表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速制宪法以巩固国家根本，冀望和平之局早日□成。不图南北隔阂未通，而川、粤战事复起。迭接贵阳袁省长电询应付之方，当复以出师防边，共谋自卫。师行有日，亦经电闻。乃黔省一则因在桂滇军假道回滇，为黔军王天培包围缴械，一则因刘公如周徇黔人之请，由滇回黔，遂横生猜疑，派兵截阻。继尧曾迭电声明主旨，而彼方不谅，致开战端。现滇、黔军队已联合入黔，全局底定。并由黔省公推刘公如周为贵州省□□，群望久孚，从此省政主持有人，黔局可望安谧。滇、黔仍当互相协助，慎固封圻，内以保地方之治安，外以谋大局之统一。用特缕陈事实，乞共鉴之。唐继尧。印。

为报载美国提议共管事通电

1923年6月27日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各机关、各省巡阅使、总司令、督军、省长、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钧鉴：

民国不幸，祸乱频仍，内无以保持地方之治安，外无以尊重国际之信约，以致国威堕地，列邦时有责言。顷见报载，美国务卿接上海美人有力团体电谓，中国四分五裂，兵匪遍地，外人生命财产政府无力保护，建议要华会与会八国处置中国办法六条。

一、取消华会所予中国权利。二、武装强迫裁兵。三、经济共管。四、驻兵护路。五、驻军全国各险要地方。六、续付庚子赔款。休士在远东事务厅开会决电伦敦征意见。斯言而信，实吾国存亡危急之秋也。夫就吾国政象之混乱而言，将来恐必至于此。然人必自侮而后人侮，国必自伐而后人伐。吾果能自治，亦何烦他人之代庖；吾果不纷争，亦何虑他人之齟割。今国势已危如累卵，而各方犹日事政争，置共主如奕棋，视国会为傀儡，使国家有风雨飘摇之象，而人民益陷水深火热之中。此诚自速其亡，何以立国。倘人心已死，甘为亡国之奴，则亦已矣。如尚有爱国之忱，宜及时力图拯救。特陈数事，愿共商榷。一、请国会赓续完成制宪事业，以定国基。二、总统问题请依法解决，以息政争。三、直、奉和议已成，请速停止川粤战争，以弭兵祸。四、各省竭力整顿内政，肃清土匪，以维治安。五、各省设法裁兵，妥为安插，以绝后患。六、整理财政，清偿外债，以保主权。信能行此六者，则国内可望统一，而外人无所借口。报纸所传，或不至妖梦是践；否则攘〔壤〕崩桥亦将压，巢复卵岂能完！特贡危言，幸赐明教。

附陈意见：

近日共管之说，纷腾国中。钧座迫于救国之忱，拟即出师武汉。兹事体大，不厌详商。钟意此次美国提议处置中国六条之动机，实缘于中国频年战争，内部分裂，兵匪遍地，不足以维持治安，故共管之议复燃，且将演成事实。今吾欲图挽救，第一步宜通电全国，力陈召乱之端，共图救亡之策，使天下皆惕然自警，泯此纷争；而各国亦知吾有力图自治之心，不致遽加干涉，此上策也。设各省仍无悔祸之心，而外人实有干涉之举，彼时救国之术已穷，惟有出于孤注一掷，则即扫境内之师，直驱中原，保障西南，力图自卫，此当留为第二步办法。若此时即出师武汉，一则国人厌兵已久，无以博海内之同情。二则国内战端屡开，益足以

促列强之共管。三则孤军深入，而川、粤敌党，皆足以防害吾之后方。四则军实不充，恐战事延长而后方无以为接济。此数者于军事胜负皆关系至重，不能【不】加以审慎。爰本此意，拟一电稿，先以儆告国人，促其反省。但电文中若只有危言而无办法，将成为陈陈相因之通电，不足以引各方之注意，故提出意见数条，以资商榷。又黄陂复位以来，本省虽尚未受中央之任命，然法统恢复，本省实首先赞成。今黄陂受逼离职，而吾噤不一言，一则恐有与直系通^①谋之嫌疑，一则不足以表示历年主张之正义，故于电文内牵连及之。但措词仍不落边际，苟有一线口法之希望，仍当力谋补救，以免陷国家于危亡也。愚见如此，敬乞钧酌。

前稿甫拟就，适接京沪消息，形势又稍有变迁，兹另拟一稿如下。6月30日记

（衔略）鉴：

民国不幸，祸乱相寻，内无以保持地方之治安，外无以尊重国际之信约，以致国威堕地，列邦时有责言。近顷临城劫案发生，外人又有共管之议。乃当局不忧于危亡之祸，而犹日为权利之争，遂令政变突兴，陷国家于无政府之地位，此不待列强干涉，已足自速其亡。继尧僻处边隅，莫明真相，谨就吾国之现状与良心上之主张，牖陈数端，愿共商榷。一、总统应依法律为去就，而政府不可一日无人主持，请由国会一面敦促黄陂回京，维持现状；一面尅期制定宪法，依法选举总统，以息政争。二、请择适当地点，速开联席会议，邀集各省当局、南北名流、各重要团体代表定期开会，解决各方纠纷，以图永久和平。三、请各省竭力整顿内政，厉行裁兵，肃清匪患，以靖地方而安商旅；一面速制省宪，以树联省自治规模。四、国内战争连年不解，人民堕

^① 此处原文不清，似系“通”字。

于涂炭，国势益见分崩，而现在川粤战事尤足以结南北之深仇，而防〔妨〕国家之统一，应请即时停止，以弭兵祸而奠民生。以上数者，皆为目前救急之方，而不敢持高远难行之论，甚望海内贤达协力匡扶，若只图自利而不顾国家，恃强力而不循法轨，四维尽弃，国将灭亡，则济变扶危，匹夫有责。继尧当惟力是视，不忍国家之沦胥也。特贡危言，幸赐明教。唐继尧。印。

复湖南赵恒惕电

1923年7月14日

万急。长沙赵省长鉴：

亲译。午密。删、感两电敬悉。北方政变迭兴，时局益形险恶，我西南一面宜以正义号召天下，一面宜以实力互相团结，庶可应付大局，障此横流。惟近日西南内部颇觉涣散。尊意合力并进，共矢赤忱，肺腑之言，愿同致力。承示湘以全力援助协公复赣，滇黔以全力援助锦公复川。鄙意极为赞同。前接锦公电请援助，已飭滇黔联军积极进行。至湘省援赣，亦望早成事。惟鄙意尤有所注重者，则在西南各省宜集团兵力，共趋一途，如得重要形胜之区，乃可转移大局。切望尊处于援赣外，仍注意巩固根本。将来湘、川、滇、黔之师庶可联为一气。至详细办法，另当随时电陈，兹特派代表尅日赴湘，面商一切，特先奉复，仍希裁示。唐继尧。印。

复贵阳唐继虞等电

1923年7月15日

特万急。贵阳唐督办、张会办览：

亲译。恒密。青电备悉，所虑甚是。前迭接熊、但、石、汤来电，以中路北军屡败，汤部亦光复泸州，重庆空虚，请速援以便夹击。此间亦以机不可失，故令飭率部攻渝。惟近日川中战况不明，泸州又复失守，我军出师计划不能不稍变更。顷经详议，以我军直趋重庆，而左右皆无策应，敌以全力守渝，或由泸、永

绕出侧方，不无可虑。故复定办法如下。一、第一军尅日集中仁怀、东皇店一带，预备由江津进攻重庆，如重庆有机可乘，第一军应积极进攻，时第二军杨指挥部可不待第二军全部集中，即进占江津，会攻重庆。三、现驻毕节黔军应进驻赤水河，伺机进取永宁，巩固黔省门户，掩护第二军左侧。四、由第一军派得力统带一人（如廖廷贤）率省军四营乃至六营，相机进取涪陵，堵截敌人归路，但重庆未得以前，该部不宜深入。以上各节，不过计划大纲，至详细办法，仍由该督办等，商承副帅详定电陈候核，一面分别转饬遵照，迅赴戎机。联军总司令唐。印。

复刘显世电 1923年8月20日

万急。贵阳刘副帅鉴：

筠密。銑电敬悉。承示先德灵柩年久，尚未奉安，又新遭令伯母之丧，拟回籍经营丧葬，此皆出于至诚惻怛之情。顾念我公此次回黔主持省政，不独奠安桑梓，亦以巩固滇黔。现北方政变发生，大局益趋混乱，我军正拟出境援蜀，共济时艰，而内部治安尤为重要。我公绸缪牖户，责任何能刻离。鄙意，渊老在家，丧葬一切可以从容料理，我公仍宜以大局为重，留省维持。至舍夔弟在黔亦只能专任军事，将来局势发展尚须亲临前敌指挥；且当前出师之初，已决定不干黔政，息壤在彼，舍弟此时亦绝不自违初衷也。滇黔处此时机，安危相倚，只有毅力做去，度此难关，万望我公体谅愚忱，共维大局，是所至禱。唐继尧叩。印。

复贵阳唐继虞电 1923年8月20日

万急。贵阳唐督办览：

恒密。篠、巧戌电悉。如公拟回籍，原因殆为左右所怂恿。设听其轻去，则我军应付尤难。昨接来电，请回籍料理丧葬，并推弟代理省长。已复电勉以大义，切实挽留；并告以吾弟在黔，

只能专任军事，将来局势发展，尚须亲赴前敌指挥，免其推卸。惟现在大局未定，我军正谋出师，黔局关系后方安危，亦不宜轻易放弃。吾弟一面对于如公，宜表恳切尊重之意，一面对于黔局宜存坚忍维持之心，切不可处境困难，稍形松懈也。望本此意处理，并密嘱张、吴、王诸君，均切挽如公为要。继尧。印。

复张汝骥等电

1923年8月20日

万急。贵阳张会办、吴、王览：

恒密。铣电悉。黔局内情如此处理，极为困难。惟现在国事未宁，我军正谋发展，非滇黔内部融合，实妨碍大局进行。昨接副帅电请回籍理丧，业经复电挽留，并嘱夔赓与诸君恳切劝慰，以免副帅轻去，致我军转受干涉黔政之嫌。至黔中情形仍希随时电告，以便相机相应设法调和。前致夔赓马午电，因滇黔关系密切，不宜稍有隔膜，故嘱令对于用人行政诸端，切加注意。但此事不必稍露痕迹，转使彼方疑虑，难安副帅左右。殊不得人，难免掣肘。但为维持大局计，此时除积诚相感外，亦无他法也。望诸君勉处之。继尧。印。

复贵阳张汝骥等电

1923年9月4日

（衔略）

华密。寝电及伯群全电均悉。副帅及军政绅商各界之推重，同属真诚。惟此间再四筹商，总觉以坚留如周为是。缘我方倡联省自治，不能不避干涉他省内政之嫌。今以夔赓兼摄省长，虽出黔人公意，然他方视为侵略黔省，将来树敌更多。况黔省筹款之艰，易结民怨。若夔赓自办，势必更觉困难。目前我军在黔虽难免掣肘，要当以含忍大度出之，使滇黔内部不生破绽，仍须切劝如周不宜退辞。此事关系甚大，望密告各将领，俾喻此意。继尧。印。

致刘刚吾电

1923年9月5日

万急。贵阳刘刚吾世兄鉴：

亲译。密。前接令尊电，拟回兴义料理丧葬，暂以夔赓兼代省长。当以黔局甫定，令尊宜毅力主持，经复电挽留，请勿轻去。兹接伯群诸人来电，谓副帅已允留省，惟省长一职仍欲卸诸夔赓等语。查黔省疲弊之余，喘息未定，惟令尊主持省政，始足维系人心。吾辈志在保护桑梓，宁能半途而废。目前处事或不无感受困难，但鄙意宜由世兄等赞助令尊整理内政，而联军则督率队伍早日援川，一可以消灭在外之叛军，一可以稍纾内部之财力，此实根本解决之道。顷已严催夔赓、子嘉积极进行，仍望切劝令尊勿萌退志。滇黔利害已属一家，惟有互相扶持，力图善后而已。世兄明达，当能察之。继尧。印。

复刘显世电

1923年9月18日

贵阳刘副帅鉴：

筠密。感。支两电敬悉。前东各电均经竭诚挽留，并非于我公苦衷未能体谅，特以黔局甫定，非我公主持大政，不足以维系人心。若骤卸仔肩，【内】则启人民之惊怪，外则授敌党以瑕衅，此于滇黔利害关系甚深。万一黔省再起兵争，我公亦岂能安枕。故此时为滇黔计，为我公计，与其退而貽祸患，不若进而谋治安，无论如何困难，仍望毅力担任。至夔赓迭次来电，均云坚辞。今我公督责之殷，勉允暂摄，究亦非其本意，且以目前利害论，实属非宜。此间已囑令悬辞，并催移师前进。至黔省民政仍请我公始终主持，桑梓所关，责无旁贷也。特再披诚，敬希察纳。唐继尧。印。

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

白 坚 武

编者按：《白坚武日记》原本，从未刊印。今选其中1924年9、10两个月的记事，以见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方面的情况。

作者白坚武，曾任吴佩孚总参议，参与机要。《日记》所记，乃其亲身经历，虽简略，但却透露一些直系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可供研究参考。白坚武《自撰小传》系为西人编《中国名人传》所作，亦在《日记》中，今摘出作为附录。

民国十三年（1924年）

九 月

十四日 早，司令部开会议，吴使宣示对东北用兵。

十五日 准备公私事务物件，午后随帅节^①北上，李省长送行，同到郑州。张子衡^②督理到站迎，靳荐青^③亦同来。

十六日 新乡杨佐廷师长、顺德胡立生^④师长均到站迎商。四时到京，住四照堂。夜寒甚，因受感冒，患咳。

十七日 军书蝟集，昼夜不得间。宾客往来如梭。

① 指吴佩孚。

② 张福来字子衡，时任河南督理善后事宜。

③ 靳云鹗字荐青，直军师长，1926年任豫军总司令。

④ 胡景翼字笠僧，又作丽生、立生，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十八日 昨随帅进谒总统。总统对东北决心肃清，下讨伐令。偕张方严参谋长拜会周总指挥梦贤、李收支处长汉琴、王秘书长兰亭、陆军事处长秀山。颜俊人、① 吴秋舫、② 王孝伯③ 等先后来拜晤。

十九日 帅座约国务员全体来四照堂会议军事。

二十日 补录日来日记，记其大略而已。公府王秘书长④ 建言由吴总司令⑤、冯检阅使⑥ 召集内国银行代表，劝告对于财部借款竭力赞助，以崇文门税抵借一千万元。俄国加拉罕大使晚十时来四照堂秘访吴使，余告以张作霖为中俄间之障碍物。中既除张，俄宜取缔助张之白党，贯彻互助精神；帅座并告应释放宋大明。

二十一日 连日总司令部聘请日人坂西又八等为顾问。遣差弁崔一心回洛取皮衣。出关气候渐寒，固宜早备也。

二十二日 颜总理俊人、吴交长秋舫来谈对日交涉事。余意对日应维持满蒙现状，同时运用英、美确认讨伐意旨，以资牵制。驻日汪公使荣宝尤应早赴任也。

二十三日 派李清持外交参议往俄使馆，再询前日双方会谈结果，所定释放宋大明一案，何时履行。

二十四日 李清持晨来复令，俄使对昨议问题含糊未有确切答复，并将奉俄条约签定告。外交部提起抗议。

二十五日 榆关对逆军拒守无大变化，朝阳退却。

二十六日 浙督孙传芳入杭，宣布就职。卢、何⑦ 负据淞、

① 颜惠庆字俊人，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

② 吴毓麟字秋舫，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

③ 王承斌字孝伯，时任直隶督军。

④ 王毓芝字芝亭，时任总统府秘书长。

⑤ 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自称讨逆军总司令。

⑥ 冯玉祥时任陆军检阅使兼十一师师长。

⑦ 卢永祥，1919年至1924年任浙江督军。

何丰林，1920年至1924年任淞沪护军使。

沪。遣护弁崔一心回洛取皮衣，昨夕到京。热河凌源见敌。

二十七日 总统派周总指挥梦贤来告宜远颜世清。

二十八日 颜内阁全体阁员宴吴总司令。

二十九日 军书旁午，宾客满座。自晨六时至晚七、八时，不得片刻闲晷。精力预支，差能敷衍。

三十日 周指挥使梦贤往滦疏通兵车，带军法副监、侍从官等多人。交友来会，冗忙不能答拜。

十 月

一日 颜总理宴吴总司令及各国公使，俄、德等使均与宴。俄使加拉罕狡诈异常，发言多含糊。

二日 颜总理续宴各国公使，美、日、英、法等使均列席，吴总司令同余及参谋长亦均入席。

三日 众议院代表议员宴吴总司令，余及参谋长列席。代表演说吴总司令为国家拥护宪法而战。

四日 参议院宴吴总司令。吴总司令演说，望国会为记名人武庙，示无竞争政权意。

五日 大军陆续出发，而财部近尚塞绝一切财源，置他人于火炉之上，而促成二、三私人富家翁之金佛郎案。军政不能合作，为害于军事前途，亦见内阁不得人，相不称职，将不能图功。书生扣马之言，至堪玩味也。

六日 董政国师长自茶棚溃保五道岭。总部促阎师赴援山海关。敌人亦猛攻。

七日 彭子耕^①虞电陈报挫敌，敌仍增加兵力猛攻，续派陕军第二师及二十六师、十六混成旅前进增援。

八日 敌军猛扑山海关，彭师迭电告援。

^① 彭寿莘字子耕，直军师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第一军总司令。

九日 总司令定双十节夜出发，准备一切。

十日 入公府庆贺。晚十时上车，三时开。

十一日 夜半抵山海关。总司令看战线毕，又开回秦皇岛筹计战事。

十二日 陕军在九门口获胜。

十三日 晨五时半，余尚未起，即闻总司令赴海岸，乘海圻舰，率楚豫、永翔拟开往葫芦岛、营口前所，轰击敌人后路。余疾遣弁往询，是否同往。帅回令留守。本为虚击之策，帅不必行；即令帅行，重要职员亦不必随往。今乃尽属前行，而留余一夙无军事职责之总参议坐守，非策之妥者。行后石门寨方面陕军第二师及十三旅溃退，牵动三道关，形势突紧，大本营人心惶惶，余持以镇静。十四师高团到，示以总司令飭令应援手谕。借口未奉师长命令，抗不奉命。无教育训练，可痛也。

十四日 情势更迫，余心有余力不足，奔走终夜。可见权责不预定，办事之难。

十五日 昨晚三时，三师第六混成旅船到。人心稍定，即加入柳江方面维持。

十六日 总司令往柳江督战。第六混成旅战甚得力。

十七日 总司令往二郎庙视察战线。海军向红墙子炮击张子衡援军。总司令到岛。

十八日 总司令偕张援军司令往安民寨视察战线。海军与陆军会同作战，商定旗灯并红白战旗标帜。连日激战，十四师向沙河寨九门口方向进行。第六混成旅向石门寨方向进行。一、二日包围得力，则九门口可恢复，规复原有阵线。

十九日 奉军司令郭松龄遣土人持白旗来递书，议交换俘虏。总司令批不理，敌意非诈即缓兵也。连日敌死伤不下万数千人，精锐已耗。靳师告我军已过交界河刺山，请左右翼赶速驱敌。

二十日 敌军反攻刺山，双方互有死伤。田维勤旅在二郎庙获胜利，总司令赏洋三千元、宝剑一口。奉省精锐将尽，调吉林队伍至九门口。

二十一日 十四师王旅长乔与敌军相距于刺山，阵亡，卒归我方奋勇夺回。据俘虏云：奉军精锐损亡殆尽。九门口已调来吉林队伍。吉林军与此间夙有接洽。昨其代表李振甲者来，已有后时之感，促其赶回设法。

二十二日 王师攻下城子峪。

自上月二十八日后之日记为十六年八月中补录兹一段旧记。十三年之役，余在秦皇岛大本营中。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先尚可以铅笔勉记大概，后则劳于应付，并铅笔亦不能记矣。日记工夫为之中辍。回溯前尘，不禁怅然。今事隔三纪，于此杜门谢客，生涯略为简叙。公私家国，过去事迹，间或加以论列，要期翔实，非独稍完日记之程序，亦所以备家国之变迹耳。

十三年对奉之役，其失败也，以冯玉祥之倒戈。然此特其形式原因之简单者耳。至其失败之原因则尚有种种，兹略举其要者：

一、内部分裂。自民七以至民十一，直系之所以增进发展，军事之所以收奇功，如长岳之役、京保之役、湘鄂之役、直奉之役，固由吴之能出奇制胜；要亦由曹之大体信任，故能内外和协，内无问题，可以专力作战。自十一年胜奉之后，直系之权力可以揽持中央政局，曹之总统慾望突生，短期欲其实现。而吴以时局之顾忌不欲其遽行，于是迎合意旨者又从而为排挤倾轧，分裂之机乃启矣！豫为吴坐镇之地，其实不容再有第二异己者与之相逼。乃第一步以冯玉祥督豫，隐寓监视之意，殆势水火矣。吴意令冯援闽，而曹竟令人拱京师。检阅使令下，一师三混成旅之编制匆卒即为之成立。初利用之以驱黎，继欲拥之以自卫。神志昏

迷，是非颠倒，不待十三年之倒戈而已知其将败矣。及军事开始，吴意令王怀庆守京勿出，并以曹士杰之十六旅拱卫京师，而以孙岳之十五旅驻保定及石家庄。此二策者但有一能行，冯虽倒戈，犹能尼制。惜乎其卒不悟也。自古大将能成功于外，在治世须有良相为之主持；在乱世则不得已之局，非军政两权统归总持，无以安心对外，斯则成功之原则也。北洋派之军事，犹如家族之传统。曹、吴之间为主体者既不明所以成功，又无良相为之调和。吴爱惜名节，亦不肯揽大权于一身。平时则竭力倾陷，战期则故施以束缚驰骤。以如斯之形格势禁，而遇大敌，揆之原则，万无成功之理。然吴之不肯固也；纵令勉强图之，以北洋群帅之心地卑隘、目光浅近，知有身而不知有国，知近利而不知远虑，结果亦溃裂已耳。故当法统甫行恢复之时，时人泰欲以吴当政治之冲，冀达所谓澄清之望。实则吴固非其人，即令负其才，展其志，主帅之不能容，侪列之忌视，敢断其溃裂之结局尤速也。惟其如斯，故群以此为请，余独默不发一言，盖预知彼时无补救之策，以为稍稍延缓，形式统一或可有望。而不知天下事之背乎原则者，固不易幸免也。

二、不谙远交近攻方略。秦灭六国传统之方略，即为“远交近攻”四字，以故六国人心虽对秦深恶痛绝，然卒先后为所吞灭者，秦得其方略也。直系当国之时，晋、鲁为心腹必争之地，亟应取为根据，然后相机对奉。既无越国图远之虑，纵使内有反侧之将，扑灭至易，固无损于根本。当局事先受各方之谰言，毫不注意。吴对鲁有相当之措置，卒亦为曹之左右吸受金钱所误。一旦对奉战事起，始冯一倒戈，东西两路异军突起，援军杜绝，遂至不救。此皆不谙远交近攻方略致之也。

三、用人治军不明新陈代谢之旨。凡一团体之人不能历久弗易，必逐渐以新近之人才补充，方能维持于不敝。此无论文武两途皆然也。直系原有人才本患缺乏，自衡阳反轡以来，既渐由一

部进而主持全国，旧者已升迁累累。用人之标准应以大公至正为归，庶本系之内不至暮气充塞，而全国之智勇材辩有所消纳，不至挺〔铤〕而走险。南走粤，北走胡，此实古今成败得失之通例也。当直系盛时，识者已有隐忧之痛。以用人一端言之，陈陈相因，无些许吸收新进，以为元气之补充。触目均属骄逸朽腐之气，安往而能持久哉。新陈代谢之旨，非独曹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有所未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实难。余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续不绝，可证直系用人之无策矣！

以上三因，已为致败之远因。然使当时内部无失策之表现，山海关激战之结果，再有二三日，直军一出关，而全局问题解矣。不幸而参谋长张方严告急二、三军之电，私行发出。自有此一电，而冯之倒戈意向始定。祸机一发，全局遂不可问。于是知无常识、无眼光者之不足参赞帷帟；而当局之纯以情感历史用人之足愆事也。张方严位虽居参谋长，平时毫不问责内事，即以事相询，亦恒赧颜而去。乃战役紧迫，行将结束期中，迳不陈主帅，不告同僚，冒昧发一“此间战事紧急，均由二、三两军延迟不进所致。倘仍逗留不发，大局不堪设想”之电文，适以促成冯玉祥之倒戈。实则当时战情并不如电所言。三军观望本意中事，视正面战事进退以为变化。设无此电以为制命伤，奉军损耗十有七、八，再战二、三日，直军出关，则百无问题。功败垂成，斯非人谋不臧，抑或有天意存焉。当吴反节天津之时，全军实力俱在前方。借使将领稍尽职责，即不能攻，犹可言守。保持实力，正有其法。乃吴返津数日，各将领俱擅离军位而逃，致使全军一溃而不可收拾。以是可窥直军乏新陈代谢之改革，内先自腐矣。由是而津，而甯，而洛，而鄂，无一不呈内溃之象。大而疆帅，小而兵官，竟无明正负责之人。自则致败，冯、胡之乱末矣。

护宪之议原始启自吴帅，继乃由余完成之。津、沽失败后，乘华甲舰赴沪甯途中，吴帅与余议，军事虽败，政治不可无主张。吴帅初以勤王之义为言。余言曹总统声誉不佳，不足以资号召；且战争系国家事，非为一、二人。酌量审慎，护宪之议乃定。至其方案，大体系余所概定，起草者乃光君明甫也。莅甯时吴、齐^①同各省代表会议，齐意殊犹豫，然亦无明确之反对理由，经余详细讨论，齐乃决定首先签名。吴帅以规模略定，遂乘决川舰返鄂。行至中途，接齐自甯发电，对前案又反汗。订一海陆军联防条例相示，此可谓不明大势者也。北京既已失陷，敌方据中央以临我，斯时而无正大之名义、相当之机关与之对抗，则先声已失，全局皆无立足之余地。为恢复计，诚不能不拚死争此护宪军政府之一议也。海陆军联防条例若行，将在北京之下乎？抑与之敌对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是所谓自陷于进退无据者也。

乃护宪之议，非惟齐抚万意怀反对，即肖衡山^②亦复如是，推而至于李倬章亦罔不皆然。初谓识解不到，后乃知其别具隐衷。盖北洋将领私利观念极重，故恒畏首畏尾，义固不论矣。即稍深远之利害，亦蒙然不知。彼震于奉、冯军之威，以为吴虽失败，北洋领袖尚有段在，但可借以自存，又何必陪吴而失败。固不知临时取容之万万无效也。果也，齐之免职令下，李之撤消省长电复，而始悟向之心劳日拙。肖之所以幸存者，亦非纯由彼之阿谀陷友，乃为吴之根据地，正恐操之过急，发生危变，固不如暂留之傀儡较为得计也。向使渠等灼知大体利害所在，当北京陷落，直系各将领所占省份尚居三分之二，能合力成一对抗机关，天下事胜负未可知也。又使肖珩山但稍明利害，多派一得力之旅至郑、洛，则其时河北胡部已败挫，憨、刘^③不敢生异心，豫尚

① 齐燮元，1920年至1924年任江苏督军。

② 肖耀南字珩珊，1921年至1926年任湖北督军、督办等职。

③ 憨玉崐时任刘镇华镇嵩军第三十五师师长。刘镇华，1922年至1925年任陕西督军、督办等职。

可维持无恙也。而乃一误再误，坐视不救，则渠等之心理可知也。群相怀异而归咎于主持护宪者之失当，而余乃愆尤丛集矣。愚而且诈之团体之无是非一至于此。

十四年在岳州江上决川舰中，随吴帅度十三年旧除夕。余同吴帅自洛阳而鸡公山，而汉口、黄州、岳州，备受艰险，奋不顾身。结局只落得国难家忧，至可痛也。

.....

十三年之败，曹负责任十分之八，九，吴负责任至多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故人心转对于吴帅表失败之同情。惜再起后仍沿用故旧将帅，无新进之选拔，不但无基本军队，亦并无基本之将领。其内部则葛豪^①内勾内宠，外结张子武^②以施其包揽排斥。余自十三年赞助护宪，招致诽谤以来，深为灰心。徒以在危难之中，不能不共患难耳。今也宵小诟毁之结果，吴帅对余亦有疏远之意，集权于秘书处，余意态更复消极矣！

吴帅再起，治本未遑，治标又误。其方略最为谬误者，即对唐生智之用兵是也。自古用兵无两方同时并进者。盖既根本不能容冯而出于用兵，则在冯未败灭之先，对唐不能不出于和缓。况唐逐赵后，志在主持湘政，再次表示求盟。正应将计就计，缓唐对冯。何必自树多敌，迫之挺〔挺〕而走险，自招失败。乃误信葛豪、符定一之言，成此大错。洵可痛也。事急时，余曾力陈冯、唐同时用兵之危险，卒不见纳。终则靳荐青违令，背道而驰。北上处置，强弩之末，勉强偕奉鲁结束对冯一局。鄂事急，又不能不奔命南下，临时信刘少南^③葛豪二三宵小之言，误起靳荐青，而武汉遂不可救矣。令以重兵守汉阳，不听也。防撤刘佐

① 葛豪，北京政府将军府将军。

② 张其铎字子武。

③ 刘烈字少南，众议院议员。

龙^①之兵，不听也。及汉阳已失而援军未到，吴帅甫抵刘家庙，而靳之军伍已先北开至广水，缴卫队之械，收帅骑之马，叛迹已自暴露。张子武犹上言宜付以军事大权，诚不知何所用心也。余意吴帅此度失败，张子武实负重大责任，卒至误人自误，身遭惨死。余雅不欲于其已死之后，苛责细故，兹特略言其大者。

一、卖主求荣。吴帅再起，军事虽与奉合作，而政治则仍为护宪主张。以当时情势言之，原有贯彻余地。借使不迫颜惠庆而使之退，国会恢复，总统选出，纵令武汉军事挫败，奉决不敢冒天下之不韪，而即易政本；又何至遽兴入豫之师。乃子武受奉方十万元之贿（此为毕辅庭面聆之张雨亭^②亲谈而转语余者），即勾结内眷，胁持吴帅，反易前局。及至军事失败，奉方欲再进一步而为元首，恐吴帅之持异议，故遂有推翻豫局之决心。推原祸始，此不能不由子武负其咎者一也。

对唐军事发动之始，一任葛、符等之蒙蔽，不加阻止，对靳则前倨而后恭。当吴帅北赴京、保，排之惟恐不力；及其再度起用，逢迎又惟恐不至。种种恶迹，尽人皆知。独子武乃济成其恶。吴帅到郑处分之手谕已下，子武乃搁置两日；于是寇弼臣^③、刘六皆^④等调停之说乃得售。自斯赏罚颠倒，威信丧失，内溃之局不可复救。彼时田维勤、魏益三、王笑予^⑤尚能用命，军心犹振。靳去，则乘孙党两军苦战于江西之际，以三旅之众，可以下武汉。惟当断不断，不能处分一抗不用命之靳，遂至军心涣散，将士解体，延成掩耳盗铃之局，不待奉军入豫而已知不可收拾矣。

① 刘佐龙，1926年任湖北省长。

② 张作霖字雨亭。

③ 寇英杰，鄂军师长，1926年任豫军总司令。

④ 刘永谦字六皆，曾任北京政府海军部次长。

⑤ 魏益三，原为奉军郭松龄部，后投冯玉祥国民军，1926年后又为吴佩孚所收编。王为蔚，字孝禹（笑予），直军师长。

推原祸始，此不能不由子武负其咎者二也。误大计者既如此矣！至于骄傲士大夫，谄结内宠，其私行尤不足取也已。

十六年阴正十一日，余奉命赴甯，接洽孙帅。此行预料无结果，盖孙、吴所处地位不同，一则为南所迫，一则为北所迫，合作之事当然无效。惟吴帅敦促，不能不往耳。到甯与孙接洽，果然扞格，惟意尚殷勤，请吴帅不必拒奉，可私军皖边，愿任给养。余照电吴帅，不得要领。时奉军已进迫河北，浸有过河之势。余意处此情势，战则徒供牺牲，不如保存实力，退守宛、邓，以待其变。连电不纳。时直、鲁军云集沪、甯，孙地位已危，津浦路有中断之虞。余恐归途有阻，买车至徐。询陇海路则已两日不通车矣。不得已乃暂归津寓。未久奉军渡河，吴帅移巩孝义兵工厂。余赴京探询，行程仍有艰阻。后冯军东来，奉军西进，吴帅乃匆匆去宛。余函两次请速离巩赴宛、邓、襄樊，以待机观变。迟迟不行，殆至山穷水尽，勉强到宛，而时事日非，经敌离间挑拨之结果。居南阳不久，徐树椿、于孝侯、张联陞^①等多为敌间，或消极，或倒戈，吴帅不得已入川依杨子惠^②，中途张子武以离大队先行，为土匪所残杀；士卒经张联陞之截击，亦多半俘散。抵白帝城，遣傅宗英持函来促余入川相助。余意公私大敌在冯^③，冯不去，即入川亦无能为力。决定暂留津，运用孙、奉两方对冯，稍有眉目便当就道，业具复答。年来痛心世变，但仍不能不勉耳。

摘自《白坚武日记》第二十一册

白坚武自撰小传

为西人编《中国名人传》所写

白君坚武，直隶交河县人也，现年三十八岁。前清拔贡，毕

① 于学忠字孝侯。张联陞，1918年至1926年任湖北襄郢镇守使。

② 杨森字子惠，四川军阀，1924年至1925年任四川省督办。

③ 指冯玉祥。

业法政大学，长文学，精研法理。民国二、三年尝膺教授笔政等职于京津。时新旧抵峙，创制施政，朝野恒各有所趋。公秉公抒议，时论多翕服。帝制将作，屏绝论政之文。四年，项城闻公名，託某参政示意：赞扬帝制，愿重酬。公避海上，间参冯河间戎务。帝制倾覆之速，公隐与有力焉。五年，任内务部部曹，复辟作，膺赣督李纯敦聘南下。频岁李领袖长江，公恒有建白，然李迟慎不能尽用也。七年，蓬莱吴公佩孚以师长统之混成旅驻节衡阳，海内骚然。京枢议和战，久未决。公受李督嘱，再往商国是。与蓬莱识自斯始。京保之战也，群督多儒，为壁上观。公谓李督曰：“公谋国数年，言恒无效。今宜合师有以自见，勿失时。”江宁齐镇守使夔元亦赍斯说，迭进争之。李改容称谢，意终犹豫。公遂因病归里。

十一年，梁上诒挟关外力组阁，物议沸腾。蓬莱电约莅洛，咨询应付。奉军既败，集议统一善后方策，有为国民议会说者。公言：“海内洶洶，定策应速而易行。国民会议名虽美，僻閤弗易集。缓且僨事，复法统转移间事耳。名既定，反侧者纵不一一附，然亦无资矣。”蓬莱毅然主之，议乃定。公奔驰国是久，周知各方情伪，至斯乃尽瘁筹计，一切函牋亲自草定。晨五时兴，夕三时息，口讲手披，几无停晷。方事之亟，交契环视公日在危疑震撼中，数以书劝辍，公夷然弗之顾。及秩序大定，表功者载途，公独缄默隐退，遗外世俗。凡君子殚精毕力于一事业之成，顾其外被于国，内返于中者何如耳。区区一日之名，盖有以知公之不屑计也。自法统之后，西南群帅渐渐来附，蓬莱亦坦诚相示，无夙昔畛域之见。公复左右循掖之，接晤者乃群为悦服矣。

蓬莱果断刚明，主持国家大计，辄强毅弗屈。公酌剂献替，悉处以中，蓬莱倚为左右手，俾总持政务。公亦周详勤恳，裁决当世之务如列掌无遗。顾公恒与之言，世变之剧逾前古，攻守因应纵横之略，此犹标节之需。若夫国家百年远虑，镜往测来，希可

谓政治清明者尚须有待，犹非今日所可语。然则公所抒发，或犹未尽公百之一欤。公性沈毅简远，弱冠慨然具澄清志，待人接物坦、和、易，久而弥笃。平生无急言遽色，遇大计勇于负责，不为非礼所动，尤爱奖掖士类。蓬莱在军中久，治事简易。开府后，赖公时为招掖材俊，草创规制。东都多材，遂为中外所称。公清介不苟取，刻励自持，然施与从无吝惜。闻名者企期为平民政治家云。

（录自《白坚武日记》第二十一册）

我杀了张作霖

(日) 河本大作著 武育文译

译者按：本文译自日本《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第194页—201页。作者是杀害张作霖的凶犯。文中的史实叙述虽较混乱，但是供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以及谋杀张作霖的经过。作为史料，很有价值，特译出供参考。

都是日本人坏

大正十五年（1926年—译者）三月，我从小仓联队副、中佐，接替黑田高级参谋，被调到关东军。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是白川义则大将，而参谋长却由河田明治少将换为中国通斋藤恒少将。

可是，隔了很久又来到满洲一看，简直大吃一惊。

在张作霖扩张势力的同时，另一方面，围绕着日中二十一条问题，到处进行排日，遍及全满。连日本人的居住、商租权等既得权益都等于有名无实。二十万在满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濒于危急。

对满铁，计划了几条竞争线企图加以压制。在日清（甲午中日战争—译者）、日俄战争中，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将奉天军阀所蹂躏。

然而，在张作霖的周围，有以军事顾问名义的松井七夫中将为为首的町野武马等人，恬不知耻地跑前跑后，却对在满洲二十万

同胞一天天地被侵蚀，不仅冷眼旁观，还胡说什么“都是日本人坏”，一味迎合张作霖的意旨。

我完全茫然了。遍历中国各地，也到过排日气氛相当浓厚的地方，但是没有象满洲这样严重的。东北人一见到日本人就非常蔑视，而华北一带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要热情得多。正好相反，和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东北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因此，也就不允许我静静地呆在旅顺，深切地感到有必要化装到全满各地去侦察情况。于是，远到齐齐哈尔、满洲里、东宁、绥芬河等处，纵贯北满的南北，详细观察了边境地区。在东宁一带，亲眼看到日本人在街上被东北人鞭打，在齐齐哈尔看到一群日本女孩子被东北人极端侮辱等等，实在令人不能不切齿扼腕。回到旅顺以后，这样的情报，还频频传来。在靠近奉天的新民府，日本人在白天就受到强盗的抢劫，而那些强盗都是正规军人。日本人商户象空屋一样，日夜惶恐不安地生活着。

我是细致地目击了那种横暴行为的。日本人的军事顾问和在奉天的外交官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足以断言“日本人坏”的东西呢？

总之，奉天军阀有意识、有计划、明目张胆地对日本人进行压迫的意图是很清楚的。

这种压迫不仅如此暴虐，而且在经济上，对满铁线的包围态势、关税问题、引进英美资本等等，也都是对日本的经济建设和开发大陆资源的有意干扰。对抚顺出的煤强制不买。这样，日本的大陆经营就全被搞垮了。

在郭松龄事件中，若不是日本从弹药补给到作战指导给予不少援助，奉军就不会有今天的实力。可以说是作为报恩，奉军才进一步提供了商租权之类的权益。

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犯了老毛病，入关进北京，自封大元帅的称号，多年的野心，即将如愿以偿。他的股肱杨宇霆又忘了日本的恩德，向美国献媚，准备大借款。

其忘恩负义的行动，不胜枚举。

决定武力解决

第二年，昭和二年七月。

田中义一在内阁中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亲自提出召开所谓“东方会议”。外务政务次官是已故森恪。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已离去，武藤信义中将已于大正十五年七月接任。

武藤信义是俄国通，还曾当过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对中国也很熟悉。所谓中国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仅仅是住在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交际，喜欢弄一些古董之类，以此为能的也不少。但武藤将军不是那样的中国通。所以，武藤将军就任关东军司令官以后，对于我们这些幕僚的献策，很了解，上下能够坦率地讨论关于经营大陆的根本对策。

不久，召开了东方会议。武藤司令官也参加了会议，我也随从进京。会议当然不能不讨论关于在满洲的对策问题。我力陈关于奉天军阀对满铁采取的包围态势，仅仅是外交抗议已经不够；武藤将军在会议上强调了武力解决。对此，田中首相也同意，确立了以武力解决的基本方针。

于是，作为具体方案，我建议要利用下述形势：当时，在中国南方兴起的蒋介石和孙逸仙一起开始北伐^①。奉系对此以其先锋张学良和杨宇霆为主将，前进到浙江上海方面^②。

蒋介石的早经军官学校培养的新式精锐军队和奉天旧军阀军

① 原文有误。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统一战线的形式组织的北伐战争开始。这时孙中山已经逝世。河本大作说蒋介石和孙逸仙一起开始北伐，与史实不符。

② 奉军进驻江苏、上海等地是一九二五年十月间的事，此处记述有误。

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军纪等等也完全不同。特别是长江流域，本来南方派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张作霖虽然乘势把手伸到了上海，但是蒋介石等的北伐一开始，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一招了。

象螃蟹钻入洞穴一样，一旦钻进洞穴，就很难抓到。张作霖如果败退回到关外，则又安稳了。在这里坐看时机，等阳气上升，就慢慢爬出来。

进入北京，号称大元帅的张作霖拥有三十万大军，现在关内。这三十万军队，如果接连败退，拥入关外，不知道又要怎样横行。因为帮助过他，所以应当终生感恩，他没有这样的义气。这已经在郭松龄事件中试验过了。

其次，由于南北相战而把华东和山东地区置于战祸之中，这无论对拥有某些权益的以日本为首的列国，还是对无辜的中国群众来说，都是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同时，张作霖的三十万军队败退时，应在山海关全部解除武装，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返回东北。然后，以这个没有武力的张作霖为对手，才能一气呵成地解决正在丧失的涉及几千件有关我国权益的问题。

上述方策为会议所接受，特别是森恪，对此建议非常同意。于是形成了东方会议的决议。

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尽管蒋介石采纳了避免将山东、华北卷入战祸的提案，不通过济南城内，但最后，终于因入城违约，在昭和三年爆发了济南事变，导致我国出兵。一方面奉军一如预想败走，象雪崩一样拥向山海关。

关东军立即由朝鲜编成一个为维持其治安所必需的混成旅

团，不失时机地集中到奉天待机。但是因为到锦州和山海关去属于向满铁线以外出兵，不得到奉敕命令是不能出动的。但奉敕命令总是不下达。而败兵则有陆续进来的迹象。

当时，尽管田中首相是内阁总理，并且是东方会议的主持者，根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对山海关方面的部署应采取坚决的方针，但总是有点踌躇。

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出渊驻美大使的报告，考虑到美国的舆论严峻，对实行既定的方针有些犹豫。

另外，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是松井石根中将，田中首相身边的谋士有佐藤安之助少将等人，田中为他们的意见所左右，思想更加动摇了。

关东军司令官，当时虽然已由武藤将军换为村冈长太郎将军，但村冈将军与武藤将军相比，人格、见识都不相上下，坚定的经营大陆意见也完全一致。所以关东军在当地也毫无动摇。

然而由于关键的中央部是那样情况，所以什么也不能做。不久，吴俊陞从黑龙江率兵五万，来守卫奉天城。同时，败兵每天一万、五千地从山海关归来。到五月下旬，败兵已逃进来三、四万人。从京奉线或古北口方面陆续进来。

万一有事，关东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奉天虽然尚好，但是必须预想到弥漫全满的排日活动，一旦有事，必将如燎原之火旺盛起来，排日军也必将同时蜂起。如果在奉天我军和败兵之间还要动一次干戈，进行可怕的巷战，不知道侨居在奉天的日本人会是什么样的遭遇！排日活动在奉天城内已经无法言喻，由于危险，日本小学生都不能上学。这种情况，旅居奉天的日本人，虽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关东军身上，但与其说因其袖手旁观而深感失望，不如说是怨恨。

奉天军如此排日，完全是出自张作霖等人的意图，并不是群众的心里真正以日本为敌。很清楚，只是想依靠欧美驱逐日本势

力，图谋扩张一己的军阀势力，饱肥私囊，完全不是基于真正谋求东洋的永久和平这样一个信念。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奉系诸将必将树倒猢猻散。

时至今日，还相信只要依靠一个张作霖，使之主宰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毕竟是一个军阀，眼中既没有国家，也没有群众的福利。至于其他诸将，只是由磕头拜把子的关系结合起来的私党的集团。

这样的集团，常常是头目一死，他们立即四散，直到第二个张作霖出现。毫无办法。这和土匪头子没有任何不同。

杀死头目，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因此，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村冈中将也终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可是，干掉张作霖没有任何动用我在满兵力的必要。只要依计而行，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这个张作霖还在华北，慌慌张张地做着逃走的准备。因此，考虑由我华北派遣军，简单地把他干掉就行了。

于是竹下参谋，奉密令作为密使，准备前往华北。

得知这个情况，我就对竹下参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万一搞糟怎么办？在华北方面，果真有能够完成那样大胆谋略的可以信赖的人吗？很不放心。若万一仅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此事而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的办法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不知将乘此机会会怎样指责。由我干吧！别无他途。你到华北后，直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几月几日乘火车逃往关外，把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在北京有建川少将做为大使馆武官住在那里。

周到的爆破计划

竹下参谋，不久打来了密码电报。说是张作霖将要逃往关外，返回奉天，并通知了他的乘车计划。于是进一步采取措施，令派到山海关、锦州、新民府和京奉重要地点的侦察人员，监视其准确的通过地点，速报是否确实通过该处。

那么，在奉天究竟选择哪个地点好呢？这个问题经过种种研究，最后认为巨流河铁桥是绝好的地点。

于是，派某工兵中队长，详细侦察其附近的情况。发现奉军的警戒十分严密。至少要在那里等待一个星期左右。想避开奉军严密警戒的眼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要抓住这位经常使用冒名顶替或者乔装打扮的大人物，仅仅只有一次机会。需要充分布置，否则有错过的危险。

而且，我方的监视，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比较自由地进行的地点。对此，满铁线与京奉线交叉的地点——皇姑屯比较理想，这是因为满铁线在下面，京奉线在它的上面通过（原文如此。实际是满铁线在桥上，京奉线在桥下。——译者），所以日本人稍微走来走去，也不会引人注意。结论是：只有此地为最好爆破地点。

那么，应采用什么手段呢？就成了下一个问题。

一，袭击列车？

二，用炸药炸列车？

手段只有这两条。用第一种方法，必将留下是日军袭击的明显证据；用第二种方法，也许可能不留痕迹地完成。于是确定选择第二种方法。而且万一这一爆破计划归于失败时，作为第二个步骤，制订了立即使列车脱轨颠覆的计划。而且不失时机地乘混乱之机，让“拔刀队”闯进去杀他。

万全周到的准备完成了。

根据第一个报告，预定六月一日来，没来；二日也没来；三日还没来。第四天好不容易得到了张作霖确实上车了的情报。

通过交叉点是上午六点左右。安装了预先准备的爆破装置，预备装置也安装了。第一次爆破不成功时，决定马上继续第二次爆破。然而要在当场干掉张作霖，需要相当数量的炸药。量少了，有失败的危险。分量越多效果越大，但轰动也大，对此很伤脑筋。

另一方面是满铁线方面。万一在这个时间里列车来了怎么办？如果能事先通知满铁就好了，但是因为只有最小限度的当事者知道，是在绝对秘密中进行的，所以那是办不到的。为了准备万一，装置了发电信号，作了防止危害满铁线的准备。

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了交叉点。

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二百公尺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天了，对于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

第二个使列车脱轨并使用“拔刀队”的计划，现在都不必要了。只是万一对方得知这次爆破是我们策划的，甚至派兵来的时候，最好不使用我们的兵力。为了防备这一情况，让荒木五郎指挥由他组织起来的奉军中的“模范队”，坚守城内；关东军司令部所在的东拓大楼前的中央广场，由关东军的主力警备着。

而万一奉军起兵，张景惠就做我方内应，打出奉天独立军的旗号。后来的满洲事变能一下搞起来，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安排。但奉系中有高明的臧式毅，阻止了发了疯的奉军行动，从而防止了与日军的冲突。

奉系为了稳定人心，没有发丧，只发表说张作霖负了重伤，没有生命危险，城内处在异常沉默之中。那种排日行为，暂时地一反常态地，突然息止了。真是可笑！

愚直的白川大将

张作霖炸死后，张学良和杨宇霆一派，摸不透在奉天日军的意图，停留在锦州方面，不拟返回奉天，在观察形势。所以在奉天以袁金铠为首，组织了东三省治安维持会，成立了临时政权。

而在日本方面，关于今后的东三省政权的首脑人应该选择谁，提出了种种意见。奉军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少将一派推举杨宇霆，而当时奉天特务机关的秦真次少将一派则想推举张学良，其间有不少幕后斗争。

然而不管怎样，奉天处于无人主持的权力真空状态，这样下去在统治上是不体面的。因此，由秦、松井两人对张学良表示日本对他没有任何别的意图，劝诱张、杨二人迅速返奉。张学良也逐渐放了心，于是化装成苦力，秘密地返回奉天。适值此时，前驻中国大使林权助来到奉天，会见了还有些惊魂未定的张学良。林权助对张学良讲了日本外史中关于“关原之战”以后的丰臣和德川关系的一段话^①，暗中把张学良比作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大大地激励了张学良。与大阪城陷落后的丰臣秀赖的命运相比，张学良对仿佛象德川家康的杨宇霆常常疑心生暗鬼。恰巧，杨宇霆设宴作寿，张学良也参加了盛宴，他看到由全中国各省要人送来的堆积如山的豪华礼品，正犹如天下诸侯，在丰太阁^②死后，已经归向家康的样子。

① “关原之战”指日本庆长五年（1600年）九月十五日丰臣氏（当时丰臣秀吉已死，家臣石田三成拥其幼子秀赖继位）的西军与德川家康的东军在关原（岐阜县西南）争天下之战。东军取胜，德川家康掌握了天下的实权。丰臣秀赖成为摄津、河内、和泉六十五万石的一个大臣，住在大阪城。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策划消灭丰臣氏，一再挑衅。丰臣氏将士怒而起兵，进行了所谓大阪夏季战役。结果被德川氏大军所破，秀赖自杀，丰臣氏灭亡。

② 指丰臣秀吉，他死于1598年，关原之战前二年。——译者

张学良为此对杨愈加猜疑，对杨已经暗怀杀意了。

炸死张作霖的第二年四月（此处有误，实际是一月。——译者），张学良把杨宇霆请到奉天督军公署，而事先设好计谋，让卫队长等人当场用手枪将杨杀死。

得知这一情况，早就想拥立张学良的秦少将和加入奉军的黄慕（荒木五郎）等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策划推举张学良为奉系首领，把张学良引向亲日。但当时张学良周围的年轻要人们，已醉心于欧美，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张学良也把这些入作为谋士加以重用。因此，张学良的恐日，逐渐转变为排日，并终于进而发展到侮日的地步。

其表现就是建设包围满铁线的铁路线、万宝山事件以及冯庸大学的排日教育。排日、抗日比张作霖时代更为严重，气势日益高涨。秦少将等人企图怀柔张学良的策划，完全成为画饼。

由于这种情况，虽然枭雄张作霖死了，却出现了张学良，满洲的对日关系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走向其反面。如果不再次使用武力颠覆张学良政权，就没有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途径，这个问题终于清楚了。

另一方面，在日本政界中，缺乏努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诚意。围绕炸死张作霖事件，说是要妥善处理，但却出现了想把它做为倒阁手段的一派，中野正刚、伊泽修二等人就为此事四处奔走。

当时的陆相白川义则大将，徒为愚直，对于事件的答辩极为拙劣，更给了中野、伊泽等人以可乘之隙，终于导致田中内阁垮台。进而使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我受到停职处分；村冈军司令官、斋藤参谋长、水町袈裟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也相继受到这样那样的行政处分。

政争竟不怕有误国策。政党政治的弊病，至此达到极点，在我国宪政史上留下了最显著恶例的就是这个时期。

这样，昭和四年七月，我被贬到金泽第九师团司令部，同年

八月受停职处分，而退出军职。于是投靠旧伏见联队时代的亲友，决定临时客寓于京都伏见（区）深草愿成（？），特表示反省之意。

谪居伏见

在这种反省生活中，我很好地抓住了沉思的机会。社会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风气很盛，他们对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全力进行责难攻击。在极端的论者中，甚至有主张满蒙放弃论的外交官。

年年增加的我国人口问题怎么办？对粮食问题采取什么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政策，难道不是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时代吗？其当然的解决办法，如果不向大陆采取坚决的方策，怎么能行呢？然而我所坚持的武力方法怎么样？果真应该受到社会的责难攻击吗？如果必须猛醒的话，就毅然反省一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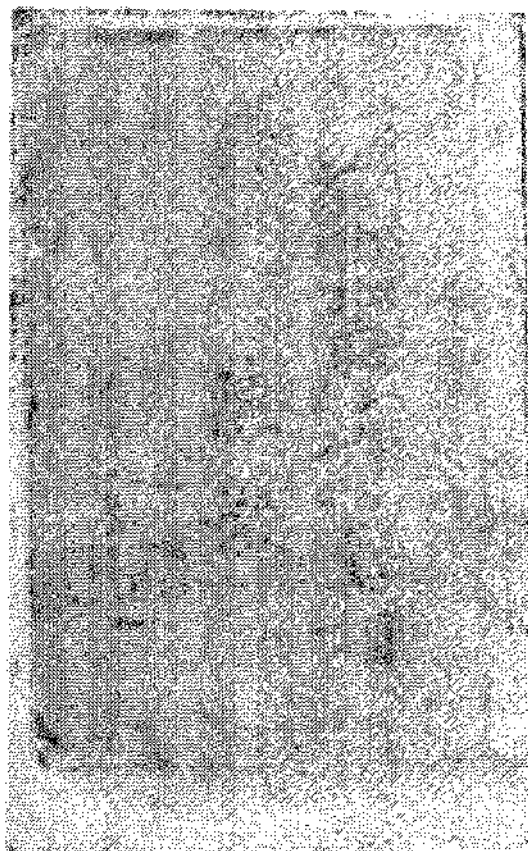
我为了自责、自省，虚心地充分把握时代的脉搏，努力进行钻研，就教于许多京都帝大的权威学者们。同时连日到京都帝大图书馆广泛涉猎了所有政治经济的书。

其结果，明确了日本将来面临的问题，无疑不外是解决满蒙问题这个不可动摇的事实。在新的构思下，加深了必须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坚定决心。

在伏见谪居一年。一年过去，暂且解除了停职，在第十六师团司令部恢复了现役。但是从第二天起就被编入了预备役。从而结束了反省生活，移居到东京。

苏北摩擦真相

新四军苏北政治部编



编者按：1940年，国民党政府勾结日寇，企图消灭抗日武装新四军，在苏北制造摩擦事件。新四军以抗战为重，隐忍退让，呼吁和平，最后被迫还击，才制止了国民党政府的阴谋。事情过后，1940年11月，新四军苏北政治部为了向人民宣布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根据原始文献编成此书。全书引用“会议纪录”、函、电以及韩德勤等制造摩擦的作战命令、作战计划等等共五十五件，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重要资料。原书封面由陈毅

元帅题字。因当时新四军被日伪和国民党军围困封锁，此书除苏北解放区外，流传不多。今蒙常州博物馆抄寄全文，即据以校订付印，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

目 录

序 言

第一编 新四军被迫渡江

- (一) 陈毅致巫兰溪书
- (二) 陈毅致巫兰溪等书
- (三) 陈毅给陈洪信

第二编 郭村之役至黄桥之役

- (一) 陈毅给许少顿信
- (二) 韩德勤为消灭新四军之感西电
- (三) 何克谦六月二十九日进攻我东进部队之作战命令原文
- (四) 江苏省保安旅第四旅第七团团本部代电
- (五) 何克谦之二十九支队长进攻我军之手令

第三编 张少华附逆通敌

- (一) 张少华致听德营长函
- (二) 敌人掩护张少华部过江电稿
- (三) 朱怀义致陈正才电
- (四) 江苏省保安第九旅司令部密令

第四编 新四军营溪奏捷与进入姜堰

- (一) 韩国钧致陈毅书(一)
- (二) 韩国钧致陈毅书(二)
- (三) 陈毅管文蔚致韩楚箴书
- (四) 李守维致陈毅书
- (五) 韩德勤为歼灭新四军的作战命令
- (六) 陈毅致楚箴书
- (七) 陈毅致师广书
- (八) 陈毅致韩止庾书
- (九) 韩国钧致陈毅书

(十) 陈毅致叶项军长电

(十一) 陈毅九月八日于野周庄阵地致克靖书

(十二) 陈毅致张公任书

第五编 新四军退出姜堰与保卫黄桥

(一) 韩紫老等致各方军事长官原函

(二) 李总副指挥复函

(三) 曲塘陈指挥官复函

(四) 黄桥陈指挥官复函

(五) 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 (一)

(六) 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 (二)

(七) 李明扬致蒋委员长电

(八) 姜堰军民代表会议纪录

(九) 陈毅致韩国钧书

(十) 苏北士绅致韩国钧电

(十一) 苏北士绅致李明扬电

(十二) 李明扬致韩德勤电

(十三) 新四军让出姜堰后韩德勤令其部下追剿之卅亥电

(十四) 陈毅致朱彭叶项电

(十五) 苏北民众绅耆各界致重庆诸公电

(十六) 三三师进攻黄桥之作战命令

(十七) 苏北民众绅耆各界电重庆诸公

第六编 黄桥战役后省韩与新四军之态度

(一) 陈毅致李明扬书

(二) 韩国钧李明扬发起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的通知

(三) 韩国钧李明扬等呈国府电文

(四) 韩国钧李明扬等呈韩主席电文

(五) 韩国钧致陈毅书

(六) 韩国钧致陈毅书

第七编 附录

(一) ××××会消灭苏北中共部队电

(二) ××电令战区异党部队应视同敌伪剿办电

- (三) 顾祝同令武力解决异军电
- (四) 江苏省保安第九旅司令部代电
- (五) 陆军第一一七师司令部代电
- (六) 剿匪政治工作实施纲要
- (七) 匪军内容与我方对策
- (八) 独立第六旅第十六团指导员刘志鹏工作日记

序 言

苏北从六月起发生了首次大规模的磨擦战，究竟真相如何，使爱国同胞极为悬念关怀，我们久想编本小册子来回答这种热望，都因财力、物力不够而无可如何。我们不比那些拥有大报馆、大印刷机的达官贵人，他们可以手订法令、大做文章，大下其抗敌必先剿共的命令，我们从各方面受着包围和封锁，我们唯一可依靠的只有同情和真理！

苏北的反共顽固派，好象原告一样，告发我们新四军有若千百条，比如“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出卖祖宗”，以及稍带客气一点的“不守法令”，“反对中央”，“自由越轨”之类。原告天天告发，却不准被告（新四军）有申明的机会，这种不平等的官司永远打不清，因为完全由原告一手包办，任意作弄，可以抹杀事实，可以制造谣言，可以自相矛盾，而且可以把土匪、汉奸、盗贼的不堪入耳的名词加在别人的头上。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夫复何言。而且最恶毒的是他们还可以向远地方进行其欺骗、武断的宣传。蒙蔽上级，欺骗人民，就是他们的好本领。比如新四军于九月三十日自动退出姜堰，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想取得和平团结的机会，而江苏省府的机关报（《战报》）于十月一日却大登特登“我军克复姜堰，匪军被击毙者不计其数”。姜堰的人民亲眼可以证明。可是这些反共先生却大摇大摆，名正言顺的又骗人一次，而他自己却又得一次反共的功劳。又如李守维明明是在黄桥附近投河不起，反共先生们向重庆宣传，则说李守维在溱潼率部抵抗新四军进攻而阵亡。地点改一下，就想蒙蔽上峰，把战争责任放在新四军身上。这是何等巧妙，但又恰恰证明反共派蒙上欺下的惯技是太阴险了！

这本小册子不过是第一次被告的发言。被告被原告逼得太紧了，包围封锁太利害了，不得不发言，不得不用铁的事实来辩护。书中所收的文件，都是极秘密的，我们请反共先生们原谅我们太不顾情面而戳穿他们的黑幕吧！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呀！我们想拿这本小书记载的事实，同反共先生的言行一一比较，便知道谁有理，谁无理；谁守法，谁犯法；谁抗敌，谁不抗敌；谁团结，谁破坏团结！

我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更断定一手不能遮天，我们更大胆相信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们的耳目。权诈只能逞强于一时，而社会制裁乃能凌厉千古。现在被告的发言大体如此，原告的话说得更多，那只有请全国人民根据事实来作一个公正的审判官！

我们主张，一定要判别出谁是谁非，公是公非，不主张敷衍苟且无前途的调和，因为只有是非判清，真相毕露，纪律执行，才能使反共阴谋家有所畏惧，也才能说得上真正的精诚团结，也才能说得到真诚去共同抗战，不如此大局仍是可虑的！

末了，我们慎重声明：我们刊行此书是为了真理，为了团结，为了抗战，为了促进反共先生的觉悟，为了忠实于抗战建国。区区之心，敬祈国人鉴察。

编者 十月三十日

第一编 新四军被迫渡江

本编共收三封信，都是陈指挥发的。一封给巫兰溪先生，他是江苏省府江南行署的秘书主任；一封给雨笙、涵春，雨笙先生是冷总指挥部的参谋长，涵春就是巫兰溪先生的别号；一封是给陈洪，他是新四军在江、镇、金、句等处的负责人。这里可以看出陈指挥的司令部本来是在溧阳的水西，后因大军云集，声势汹涌，陈指挥为避免摩擦，乃不得不引兵北移，在敌人的脏腑中打回旋。而北移的时候又遭受了四十师朱团配合挺进军五团的无情追击。于是为使友军回心转意，又不得不带一部过江，暂赴管文蔚处；一部留在江南打击敌伪。这就是新四军被迫渡江的经过。有人责备新四军自由北移。读了这封信便可明白真因之所在，则负责自有其人。

——编者

六月十一日陈毅致巫兰溪书

兰溪我兄道鉴：

兹乘吴参谋南来之便，奉赠照片两张。此间相社于驾去后初创，技术幼稚。小照为弟手摄，更为粗劣之作。但彼此忠于谋国，共挽颓局之精神固跃然纸上，弟置诸几屏间常举以示人。两年来，江南局面之维持，殊非易易也。

近者大军云集，驻地侧近左右几无隙地，扣留敝军人员加以辱骂毒打，日必数起，其他举措由蕴藏而外露者正多。弟部群情激动，居民奔相骇告。弟坚持合作，不变初衷，已令各部转入敌后活动，避生事端，水西一带仅留医院及少数后方人员。弟亦躬亲北移，使两军相距稍远，不目睹一切，则意气宁帖，可从容筹商。谅于国家、地方、人民更有裨益也。近敝部从五月十七日至

六月七日止，不断发生反扫荡，战斗规模皆较前为宏大，部属伤亡亦较重多，六团段团长负伤、营连排干部伤亡计九十余人，武进、江孝〔阴〕、句容、江宁居民可历历言之。江宁县政府被日寇包围，有科员等被俘，二支队闻讯增援，得以脱险。雍中兄来信致谢慰。弟自信于抗敌任务，未敢稍事消极，于协助友党，未敢辞劳。顷间冷先生复电切责，谓不约束所部，再逾越轨范，将以抗战军律论罪。弟殊惶惑。意者另有情故，人我以罪，除请派员查明而外，弟何说之辞。

路东局面混乱，为当地游击领袖主持，非弟权力所及。梅、何等来信谓武进张少华、王超一、徐文郁等残杀其工作人员十余人，弟从旁劝慰，未敢直呈上峰。去秋，江抗问题延迟不决，弟早请政府处置。江抗东移部队均编入弟部，迄今伤亡所剩无几，并无一兵一卒遄返原地，复按事实，非歪词可以掩饰也。于路东现存诸部究应如何处置，权衡属诸战区省府，非弟部属，未敢干预。今者能明宣办法，给以任务，划定地区，未始不可收抗敌合作之效。若张少华、王超一及忠救诸人则所见甚狭，反共甚急，不能示人以广，且另有作用，殊背中山先生集中力量从事革命之宏旨。弟愚见如此，自信所持甚平，惟明者能纳善言，兄以为如何。

弟部在京、镇地区，仅于夏初敌进占延陵、访仙、丁庄诸地后，乃乘隙转进敌后，仅限于武进地区，从无越轨之事。战区统帅曾明扬〔指〕敝部担任京、镇五县游击，地区狭窄，且多湖海河川。弟部且与敌伪扭打，未敢后退一步，仅于敌我追逐之际，向东转移。而必以此为不合军律行为，弟只求相谅，夫复何言。

至于四、五支队南移及军部东移事，前者军令部已再事电催，后者战区尚未明令发表。军部令弟维持苏北交通，并谓叶军长、周恩来先生在渝正要求委座得适当解决，此又关系范围至广，负责自有其人。弟为尽忠职守，不能不派队出入扬中、镇

江、丹阳间，日夜盼望适当解决，此固事之必然。至于部队待遇、友军情感，限制异军诸事，可不具论。弟甚愿秉国钧者平情处理，上中级干部双方能以大局为重，则造福国家、人民当无可限量。弟于江南战局极愿尊重上峰意旨，所见如何，能一一明告，弟当遵办。走笔不觉累幅，惟尚未尽鄙怀于万一，能择要转呈冷先生前，我兄能命驾具体指示，筹商办法，更所感禱！肃此敬请
政安。

弟陈 毅 六月十一日

六月十九日陈毅致巫兰溪等书

雨笙、涵春两兄尊鉴：

副座屡电投辕会商，弟本拟立即应命，奈粟^①出未归，部队主持乏人，又兼四十师纠纷尚未和缓，而挺五团与新六团的纠纷又起。窃挺五团北开未及旬日，弟部工作人员受其迫害，民众团体受其捣毁，地方部队被其围缴，来往公文任意检查抄毁。凡此行动于抗战团结破坏无余。弟部人心惶惑，且多忿懣。弟如离部，无益大局。至弟司令部北移一节，早已令二支司令部移往京郊，迄今坚持未后退一步。弟仅率一支司令部工作人员，在溧阳计划全军整训、后方勤务事宜。两年来弟回部日少，生活于第一线者占时间全长三分之二以上，自信未敢逃避战斗，安处后方。窃查弟部作战境地屡经改变，敌扫荡日益严重，而回旋地区日益缩小。今则限于镇、句一部及江宁、当、芜狭窄范围，内有铁道公路横截，长江大湖限阻，又在京、镇敌战略重点之间。弟部四团之众，拥挤已无隙地，又令一二支队司令部全部插入，弟非恐惧牺牲，只估计无裨于敌后战局。此事弟踌躇甚久，未便申请，如

① 指粟裕。

不执行，即应负违令之咎；如盲目执行，则适便利敌之聚歼。凡敌之所快，则又弟之所不甘。今兹不能不倾吐私衷，敢请转呈副总座鉴谅。两年来弟只身北进凡十四次，前后十六阅月，中遭受敌袭四次，意欲以此自明，非敢自惜也，非敢故违军令也。月初，四十师朱团寻衅，弟即退让北移溧武路南侧敌封锁线二十里内外地区，终日野营流转，渡其游击生活。每日办公时间在入夜以后，惟明达垂鉴焉。又布雷一节，至今未执行，则溧阳之五区不派夫役，以致稽延。挺五团北进后，人民团体被其冲散，更使计划难以实施。弟部伤员辘重，均令干部士兵于昏夜躬亲抬运，此有目共睹之事实。弟忍痛于心，徒自艾怨，不愿上达也。弟惟盼挺五团能踵四十师朱团之后，得止其对内行动，使局面和缓，人心安定，一切计划方可顺利执行，弟当尅日投辕，拜领副总座教益，虽万罪不辞。假令局面混乱如故，弟部惶惑不可终日。粟副司令未归，弟轻易离去，于战局无补。弟固知此举收启疑窦之门，曾屡邀涵春、汉玺兄惠临，代达曲衷，恨未能即日会见。相距不远，而咫尺千里，言尽君子，我劳何如。迫切陈词，倘蒙择要代达，千祷！万祷！弟追随副总座，并在两兄提掖之下，共患难、同生死者为日甚久，交欢私室，则情浓意雋；争论公庭，则词尽言赅。两兄素以赤诚相许，弟以此相报。国共两党同志尽能如此，则成见尽泯，而敌寇不足一平。笔墨累幅，意未有尽。

六月二十六日陈毅给陈洪信

陈洪同志：

二十三日手信收阅。此次四十师朱团配合挺五团，乘我由溧阳北移轻入敌后之际，进行无情的追击。我三团既将其击退；该部虽不致立即再来挑衅，但应知此为某方整个反共计划之部分，不达目的，誓不休止。我们以再退让为是。我们已决定以一部渡江赴管文蔚处暂驻，静待时局好转；在江、镇、京、句地区仅留

一二支队一部，仍然坚持专打敌伪；司令部、政治部率直属队，业已北进扬中地界；其余各部均陆续推进。近数日，大军通过运河、铁道，连日均与敌汪接触，大小十余战，我方损失百余人，我私人行李完全丢光，军服务团女同志有两名被击毙，其他损失尚不详细。总之，敌寇扼我先头，友军打我后尾，夹攻危局惊心动魄，我们只有奋斗到底，才是出路。我部既过江，忍痛让出溧阳、溧水、金坛三县交界根据地，或可使四十师挺五团方面，能回心转意，顾全大局。我过江后，找李明扬总指挥转请韩主席出来调解，或者化凶为吉。你主张不要退让，坚请我在江南领导，我觉得不妥当，因为目前应以抗敌为第一义，对内仍要和平。我先退让，对方不乏明达之士，动以至诚，当能使时局好转。我日内即过江，此后江南部队，要你同特委诸同志动员民众，予以协助。我特别关心数百抗日伤兵，留在民家，日夕受惊恐，生活不安定，调养困难，痊愈可无望，言之痛心。总望你们照我规定办法，尽力掩护军部交通。因四五兵站，受友军挺进队包围，业已打断，不知何日始能恢复。反共摩擦有扩大到皖南之势，殊令人焦虑。你可不必管，我已呈请上峰处置。过江后仍望联络不断，常常来信。至要。即致

敬礼

仲弘手启

六月二十六日于长江边上

第二编 郭村之役至黄桥之役

本编共收陈指挥官给许少顿先生信一封，省方军事命令四件。许少顿是鲁苏皖总指挥部的代表。在这里可以看出新四军在江南既受友军追击围剿，过江后又被省方看为歼灭对象，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反共局面。新四军为保全抗战实力，乃有六月二十八日之郭村之役。郭村战后，新四军立即磋商和平，让出江都防

地，实行东进杀敌，可是又遭受了张少华、何克谦等部的阻挠，乃有黄桥之役，而于八月一日进入黄桥。——编者

七月初陈毅给许少顿信

顿兄惠览：

十四日手书奉悉。晨间，弟已托克靖兄赴泰报聘，并缕陈曲衷。弟以为陈、王部处理及让出河北地区均无困难，只求再度协商具体办法。弟誓矢志抗战，情切团结，求友求助之心，与日俱永，不仅于长师二公及贵军将士如此，对任何抗战势力亦莫不如此。对韩楚箴先生亦力求接近，共同效命抗战，业已致信楚公，以未得复示为憾。弟在江南力事退让，即可证明。弟隶属中共，中央抗战团结之政策不变，弟个人固不能擅自变更也。况长师二公与弟患难订交，为事〔时〕两载，吾兄与弟两度亲和，肝胆尽见，何敢以浮言芜词面对挚友。

顷来书开示各节，颇以两项办法未见执行，空言无补实际为虑。弟则以敝军处艰危之中，求助于贵军者甚多，河北地区可即日交还。但求助我另移驻地。河南不能驻屯多兵乃属事实。某方以拥挤紧缩办法，勒逼敝军，为兄所熟知。今贵军且以逼我移驻河南为辞，无乃与某方所见甚同。陈东生、孙福基诸员均即日开释，而前后敝处被扣人员不见一人回部，殊令弟难以对下属解释。又陈、王部不归还，诚有碍军纪之执行，但立即归还，保障何在？弟如执行，其困难固明甚。总之，团结基于互助合作，基于诚信抗战，基于福国利民，共图发展。弟部衣食不足，防地偏小，两年来株守苏北吴家桥三四小农村，数受敌伪扫荡。今闻三十三师已开至泰州，弟仍不愿开衅力求自卫。贵军能有实际助我处，指示一二，则一切均不成问题，并可先行出让河北地区。否则使敝军处更困难之境，则何足以言精诚团结。敬烦择要转呈长师二公，再详为开示，并乞吾兄再临会商。克靖兄已就道，必能

助兄了解实情。吾兄为奔走和平最有力量之人，弟求助处甚多，伏乞垂察鉴谅。为祷。匆匆草此，不尽百一。敬颂暑安

弟陈 毅

韩德勤为消灭新四军之感酉电

(一) 据各旅确报，匪军现在江都、泰县、泰兴各县境内，集结兵力五六团，有夺取两泰，进攻兴化为根据地，以求包围苏北之企图。

(二) 我军以安靖地方、坚持抗日之目的，决将该匪军就江都及两泰各县境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

(三) 着李总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部队并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境内各匪军一鼓而歼之。

(四) 着李军长指挥所部第八十九军及王殿华、张能忍、秦鹏云各旅暨地方团队主力，进击洪泽湖以北地区，攻击泗县境内各匪军而歼灭之。

(五) 并以有力部队向盱眙、天长等县压迫，追击李部，排除肃清洪泽湖以南地区之匪军。

以上各部队统限电令到达后，即相机实施为要。

何克谦六月二十九日进攻

我东进之作战命令原文

命 令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于大王庄团部

奉临时指挥官范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时命令内开：

(一) 约有异军千余人，现在焦家荡、焦家堡、袁家庄、虾蟆圩、姚家岱、大小元仙一带扰乱中。

(二) 我各旅团队奉令有分进合力围击歼灭该敌之任务。

(三) 右翼部队(第九旅全旅加泰兴县常备旅之一团)统归孙副旅长暨丁团长统一指挥,限于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占领道七桥、张家桥、昆〔昆〕卢寺、十里店、姚家岱一带,就攻击准备位置。

(四) 左翼部队(第四旅七八两团加第一纵队第二十八支队)统归范司令指挥,限于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前占领大薛家庄、印庄、肖家榨暨虾蟆圩附近,就攻击准备位置并相机占领虾蟆圩。

(五) 各部队占领攻击准备位置后,即向焦家荡、焦家堡、袁家庄暨虾蟆圩一带之敌攻击前进。

(六) 各部应相互派员切实联络。

(七) 信号及口令另表订定之。

(八) 各部队就攻击准备位置后,将各项情况随时具报为要。

(九) 敌我情势如略图。附略图一份。

(十) 余在黄桥指挥部。

江苏省保安旅第四旅第七团团本部代电

永字第一二八号

第二营刘营长奉指挥官何宥未参战代电开:密奉保安司令韩有酉电开:鸿密(一)据报新四军一千余人现在七圩港与常九旅接战中;(二)为合力歼灭该敌起见,仰各该部各派精锐部队一大部迅即前往包围而歼灭之;(三)以上各部队归何指挥官克谦统一指挥为要等因。仰即知照。并转饬知照听候调遣为要等因。除分电外,仰即知照为要。大王庄张永奎感已。印。

何克谦之二十九支队长进攻我军之手令（原文）

顷奉指座电令：请副司令电李总指挥报告据确报：新四军自宣家堡东侵，张公任部已撤走，请严令张部负责阻止，予以痛击。此致

徐副司令

职朱从义 七、二十五、午

第三编 张少华附逆通敌

本编共收信稿、电稿、密令等五件，都是与张少华有关的。其中敌人为掩护张少华部队过江的电稿一件，最为重要。此稿系在江南张部下徐文郁家抄出，原为日文，这是张部通敌附敌的铁证。张少华一贯专打新四军，与敌默契，是以颇得敌人的青睐和嘉奖。盘踞圩塘数年来，从不曾遭受过敌伪的袭击与明攻。新四军在澄武区的许多工作人员及地方上的优秀青年，惨遭张少华杀害不下百余人，新四军忍无可忍，才予以惩戒，于七月二十四五日，才不得不实行自卫。张部乃于此时，得敌人掩护，一部过江，一部实行人武进城归敌点编。观其七月五日与张龙德书，有“严防新四军活动，苏北方面省方已下令围剿，江南方面余已决予痛击矣”等语。更足证明消灭新四军省方确早已下了决心。至朱怀义署名的电稿，竟公然言以神仙窟等相慰劳。其官员的腐败堕落，军队的毫无纪律，不言可知。这样集流氓、土棍大成而又通敌附敌的军队，韩德勤在九月三日的训话中还要给以歼灭匪军（指浴血抗战的新四军）的任务，那么新四军处境之难，韩德勤面目怎样，自不必我们喋喋了。

——编者

张少华致听德营长函

听德营长吾弟鉴：

须果、王凤偕来，俱悉邑南种切，兹择要复后：

一、已向上峰备案，望安心谋部队之发展。

二、成立团部须确有二营，方可呈报上峰，兹派少校参谋胡耀廷前来，协助吾弟成立团部事宜。

三、胡参谋原在八十九军服务，历任连营长及参谋长等职，在旅部任参谋成绩尤佳。此次派南协助吾弟，定多裨益。吾弟对军事尤属门外汉，此后可随时与参谋就商矣。

四、须果南来负责行政甚善，惟杨君是否有放弃行政之意？至祈吾弟就近劝杨君辞职，专志军事较为妥善。县府方面亦有此意，绝无问题矣。

五、无线电架已予装配完全，交胡参谋携南，惟须吾弟派人到七圩领取。职员三人亦已派定，务望吾弟以优待。

六、队伍纪律须特别注意，不能使民众有不良印象，个人经济尤应极力节省，地方行政不必过问，免去麻烦。

七、严防新四军活动。苏北方面，省府已下令围剿，江南方面，余已决予痛击矣。

八、谋三区统一甚善，惟能否不遭人忌，须注意之。吾人工作事【事】须以〔从〕小处作起，切莫好高务〔鹜〕远，大而无当。至嘱。此询

安好

张少华 七月五日

敌人为掩护张少华部过江电稿

连日的奋斗，甚为劳苦，特此致问！

本日特从魏村派出张英之妻为江北连络员（目下工作中）。

为掩护在江北之张英部队渡江起见，可命徐文郁部队在圩塘

镇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为是。

再，该部队人员约有一百名，有揭用着联络旗，现先使该部队与贵队联络，恳请多方指示及帮助为盼

八月四日发电

受信者：井村少尉。

发信者：彭彭中尉。

编者按：张英为张少华之弟，徐文郁为张部团长。两位大名人及其妻室竟列入日本鬼子军的命令中，此乃张少华投敌当汉奸的铁证。

朱怀义致陈正才电

七圩港陈团附正才兄鉴：

仁密。旅座因公赴东台，丁团长子齐又赴溱潼，明日可回。来电当即奉告。七圩港环境恶劣，兄长袖善舞，得庆安全，他日来姜，当与神仙窟以慰劳苦。弟朱怀义。虞酉。印。

编者按：朱怀义为张少华的参谋主任。

江苏省保安第九旅司令部密令

秘字第二号

令第十七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查本月三日奉主席召集训词，谨已记录在卷，兹将全文抄发。其中所列指示剿匪办法，尤关重要。凡我官兵，自应一致切实遵行。冀能尅期完成歼灭匪军之任务。仰即遵照指示办法，转告所属士兵，各自振奋，以竟全功，是所厚望。除分令外，合亟令仰遵照，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

此令。

附发训词一份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四日

旅 长 张少华

副旅长 贾长富

附件

韩主席对我旅官长训话要点

纪录张彤法、吴玉云

(一) 政府对九旅：

- 一、政府对九旅非常爱护、非常亲信。
- 二、九旅同志已追随政府辛苦三年。
- 三、九旅对政府最拥护、最能服从命令。

(二) 抗战胜利在目前：

- 一、我军愈战愈强，敌人穷于应付，抗战胜利，即在目前。
- 二、苏北敌伪势穷力蹙，不难消灭。
- 三、胜利将临，匪军骚扰殊堪痛恨。

(三) 匪军罪恶与剿匪决心：

- 一、违反国家法令、不服从三民主义的就是匪军。
- 二、匪军是违反中央命令、破坏国家法纪的。
- 三、匪军是【最】阴险、最虚伪、最无人道的。
- 四、匪军是最没有信义、没有道德、最残酷的。
- 五、目前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最大叛逆就是匪军。
- 六、剿匪与杀敌同样重要，同样有功。
- 七、要抗战胜利，安靖地方，必先剿匪。
- 八、我【们】不消灭匪军，匪【军】将消灭我们。
- 九、我们必须人人下最大决心，歼灭匪军。

(四) 剿匪必胜的自信心：

- 一、我正匪邪，我们奉中央命令剿办匪军，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师直为壮曲为老，势所必然。
- 二、我军是正规部队，兵力超过匪军数倍；匪军是乌合之众，真能作战的甚少。
- 三、人民是拥护我们，听我们领导的。

四、我们必须英勇奋发，抖擞精神，一致荡平匪患。

五、我们必须抱定剿匪必成的自信心，完成任务。

六、此次全力进剿，必定可以剿除匪患。

(五) 剿匪办法：

一、集中力量，一鼓歼灭：

甲、上下一致，发挥威力。

乙、集中兵力，不失联络。

丙、一鼓作气，有进无退。

丁、淬励所部，完成任务。

二、严密警戒，稳扎稳打：

甲、多派密探、密布步哨。

乙、随处搜索，时刻防范。

丙、不断巡查，紧急处置。

丁、步步为营，处处设防。

戊、官不离兵，兵不离枪。

三、沉着应战，弹不虚发：

甲、不为匪军迷惑战术所欺骗。

乙、控制大部兵力，使用于决战方面。

丙、运用实力，击破匪军虚势。

丁、不见敌人不发枪。

戊、火力不及不发枪。

己、瞄准不确实不发枪。

(六) 良好部队必具条件：

一、拥护政府，服从命令。

二、严守军纪，爱护民众。

三、能刻苦耐劳，能坚强作战。

(七) 九旅目前任务——固守姜堰：

一、守备任务与攻击任务同样重要。

二、固守阵地，绝对不准擅自退守。

三、完成任务重奖，贻误职守严惩。

旅长训词

复述主席训示各点，并引申发挥之，谆谆叮嘱各官长一一遵行。并云：“拥护政府，服从命令，为本旅从来所一贯诚信奉行；严守军纪，爱护人民，尤盼切实领导遵行。虽在此防务紧张之时，更须加紧训练，以增强作战能力。本旅与匪军作战多次，势不两立。此次剿匪，与我旅存亡有关，本旅同人必须在政府领导之下，全力拼命消灭匪军，以报政府，以求生存！”等语。

政治指导员室印

第四编 新四军营溪奏捷与进入姜堰

本编共收信稿十一件、电稿一件。信稿中虽来鸿去雁，具此缺彼，但尽可互相推敲，洞明各方意旨。新四军自进入黄桥，原期摩擦可以结束，所以本“抗敌第一”的原则，实行沿江杀敌，攻破了敌人数个据点，这是苏北民众所共睹的。然而韩德勤早已放弃了抗敌的任务。在此之时，不但不帮助新四军，反而好象乘机消灭新四军，使亲痛仇快，正是其最高的光荣使命。从本编我们可以看见，耆老如韩国钧^①先生辈的奔走呼吁，和新四军的顺从民意。新四军写信、拍电、出布告，怎样说，怎样做，态度异常光明磊落。然而省方往往言行不符，毫无政治家态度。譬如：言定划界抗敌，而又大兵南下侵犯。比如将省府李守维的一封信，与韩德勤的作战密令附照，一面大谈其精诚团结，一面已下令消灭

^① 韩国钧（1857—1942）字紫石，又字止石，号止叟。江苏省泰县海安镇人。行三，人称行三先生。

新四军，甚至还要新四军放弃分界黄桥，“进剿军应即跟踪进击而消灭之”！大敌当前，而豆萁相煎竟至于此极，诚不知封疆大吏如韩德勤者是何居心？韩德勤既仇视新四军，又封锁海安、曲塘、姜堰一线，使米粮不得南下，万民叫苦！新四军被迫在营溪应战。九月六日省方溃退，并不跟踪追击。可是省方的封锁如故，张少华盘踞姜堰、反共残民如故，所以新四军只得进攻姜堰，而于九月十四日进入姜堰。

——编者

韩国钧致陈毅书（一）

仲弘先生道鉴：

昨姚县长来，接奉赐函，敬悉救民救国之宗旨，无任佩仰！果如尊旨，非但苏北一隅〔隅〕之福。姚县长赍奉尊函，已赴东台谒陈当局，一俟回晤，即当筹划进行。总之，同在统一团体之下，极盼一致团结。书不尽意，一切鉴谅。

是企。此请

台安！

韩国钧顿首 八月七日

韩国钧致陈毅书（二）

仲弘指挥官勋鉴：

前奉函示，辞意殷拳，不胜钦仰。当时匆匆具复，托李总指挥转发，想已到达。兹姚县长赍省府复笺面陈台鉴。尊示谓奉令渡江调处，此事不欲动摇国本，此意皎然，可盟天日。务恳本一致抗敌之宗旨，合力对外，不使内部摩擦。省府另有专员同姚县长偕来，如何洽商之处，想高明必鉴此愚忱也。此请勋安！

弟韩国钧顿首 八月九日

陈毅管文蔚致韩楚箴书

楚公主席钧鉴：

仇主任来，传达尊旨，并出示手教，拜读之余，感佩至深。我公深谅管部行动，且以抗敌团结相期望。毅等庸愚，当以此自勉。今谨就苏北新四军问题，略陈固陋，幸垂察焉。

郭村、黄桥之事，变生肘腋，闻者痛心！究其实，乃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诸君之反共进攻行为所酿成。职军纯出于正当防卫。毁法乱纪，责有专归。凡依据具体事实来相责难者，文蔚等当无所逃罪，更望是非能大白于天下。特恐情报太多，造谣太甚，转使真相混淆。仇主任莅黄后，多所采访，可供彻查。斯语出诸血诚，敬乞鉴核。

今后职部已沿江向敌伪方面迈进，以抗敌战绩自效，绝不向友军行动，祈转饬苏北各军查照。使紧张局势宽弛，而钧座得有充分时间进行处理纠纷，此则职军同人之大愿。

关于新四军本身问题，诸如给养困难，补充无着诸事，业向仇主任详谈，并请代呈。假令中央有适当办法颁布，使久悬不决之全军问题得整个解决，稍纾积年困阨之情，而略减尊虑于百一，斯为至善。如中央办法未即颁布，或于实行尚有事实困难，则恳钧座就苏境范围内，于给养补充等事，有所确定，则管部当不致就地征税，以紊乱系统。

关于自由扩张，外传失实甚多，且多出于恶意中伤。按其实际，则当敌寇侵入国门，爱国同胞纷起抗战，以尽一己之责者，何虑数千百万人。就中如管文蔚、梅光迪、何克希等，乃苏境战绩之尤著者。因其毗连职军作战境地，承其邀请帮助，进而加以领导，使部队日在进步状况中，其裨益国境抗战，加强地方自卫之事实，可供国人复按。斯固与招兵买马、自由扩张不同。新四军本身之六个支队，固保持原状，且抗敌损伤甚重，毫无补充之

苦状，又为全国所仅见。毅私心自揆，此种处理，实一一符合中央抗战国策。特有不明内情、囿于内争成见之辈，不根据事实，屡屡加以渲染者，比比皆是，毅等下情难以上达，困阨日益深重，方仰天无告，而将士常有冻馁之忧！今钧座亦以此相责难，证明中伤者伎俩之高妙。毅等不能不思求钧座鉴核事实，予毅等以同情援助也。

仇主任言及钧座整军计划及改造苏北之布置，伟画鸿谋，毅等当心仰景行，不稍存戒惧妨害之心。惟于撤消限制异党异军办法，进而彻底开放民众运动，此事最为目前要着，斯抗战团结之善道，敢呈庸愚，略供采择。我公坐镇边疆，领袖一方，抗战辛劳，则三年坚持敌后，为民解救，则万方渴望正殷。毅等居下厖而仰望高明，处旱阨而思蒙膏沐。凡在抗敌团结及改进苏北诸大端，当一一秉承钧旨办理。其多所冒渎，且有不宜言而竟喋喋不休者，惟大君子曲予原宥，进而教之。书末兴感，不尽依驰，专此敬请

崇安

职陈 毅 管文蔚谨上 八月十六日

李守维致陈毅书

仲弘司令吾兄勋鉴：

久慕霁光，时在念中，机缘难便，未亲教益为憾。得手示，辱承注念，感惠无量。仇同志返，盛道贵军对抗日肃奸之决心与忠于三民主义之至诚，兼及吾兄领导干部苦斗之经过，与对精诚团结之热忱，敬佩之余，益增感奋。

关于苏北问题，楚公主席一秉中央指示，力求内部健全与抗战力量之加强，想仇同志已详陈矣。关于贵军问题，弟已将兄之意向缕陈主席。惟苏北问题为整个中国问题之一环，亦即整个抗战局面之一面，此中困难，只有在中央意旨及精诚团结原则下，互

相谅解，始能谋得适当之解决。未识尊意以为然否？弟与兄同在抗战建国立场下，为抗日肃奸而致力，苟有利于社会秩序、人民幸福及贵军利益者，固愿竭此绵薄之力，求其实现也。亦希兄能曲谅省府苦衷，善为转告所部，则诚如尊意，不特贵我两军之幸，亦即苏北、国家、民族之幸矣！肃复敬致

抗祺！

弟李守维

韩德勤歼灭新四军的作战命令

极机密 命令

八月二十一日于东台副总司令部

- 一、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其司令部在分界镇。其前进部队蒋垛一团，古溪、营溪、孙家庄各五六百人，运粮河、陈家桥、花园桥及新街、顾高庄等处时有散匪及便探出没。
- 二、我军以歼灭该匪之目的，拟向分界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
- 三、兹规定兵团区分及攻击部署如左：

1. 特派李总指挥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军长守维、李副总指挥长江为进剿军副总指挥。并派李副总指挥长江兼右翼进剿军指挥官，陈指挥官泰运为副指挥官，郭参谋长心冬为左翼进剿军指挥官，刘师长漫天为副指挥官。

（编者按：李总指挥明扬、副总指挥长江，右翼进剿军陈指挥官泰运，坚持团结立场，不参加反共战争，虽接受命令而未执行。）

2. 右翼进剿军李兼指挥官长江，率所属精锐部队三个支队及苏北游击指挥陈泰运全部，于八月三十日就江堰附近集结定毕后，于九月二日起经蒋垛及其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区攻击前进。
3. 左翼进剿军郭指挥官心冬，率第一一七师（欠一旅）、附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二营），于八月

三十日，就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合完毕。于九月二日起，经古溪及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

四、左右两翼军作战地境为崔母镇、大小虎庄、鸭儿湾连线，线上属右李翼军。各守备地区部署如左：

1. 泰县、姜堰、海安线上之守备：（子）、泰州城及泰至刁家铺以南并泰州至姜堰（不含）一带，由鲁、苏、皖边区部队担任之；（丑）、姜堰（含）至白米（不含）间，由保安第九旅（欠江南两营）担任之；白米（含）至曲塘（含）间，由保安第六旅陈旅长率兵两营担任之；均归陈指挥官薰涛指挥；（寅）、曲塘（不含）至海安及立发桥、柴湾（含）一带防务，由保安四旅担任之；（卯）、以上全线守备任务，均限于三十日晚接替完毕。
2. 各守备部队须尽力运用既设碉堡工事，节约兵力，并于守备线南北地区搜索警戒，肃清窜散之匪。各守备线上已筑碉堡数座及位置，本部派李参谋正道前往点交。

五、作战指导事项：

1. 两翼军前进时，主力军应循指定之路线。对于沿途及两侧之散匪，派队驱逐或监视之，不可以大部队与其胶着，致迟滞前进。
2. 各翼军前进路线及每日到达地区逐日由本部规定，于先一日中午前后令知。每日到达驻止地时，应即构筑防御工事，就阨隘地点派所要兵力，以每营或连为工事之一环，务于中午前后完成警戒。应注意匪由四面接近，并多派潜伏战斗侦探，尽力向远方严密搜索，发现敌人时，按其兵种兵力行进方向，用预约之记号，向后按捺手电灯光或鸣枪报告；非在与匪十分接近之际，尤其夜间，不得任意打枪，无谓耗费弹药。
3. 各翼军互相通报及向后方报告，以携行电话为主。此外，

应各指定专用无线电台，不分昼夜，以简明文字（到达出发地点及时间并与匪军接触情形）联络。各部队务携带够用之被复电话线，随指挥官前进敷设之。

4. 逆匪如放弃黄桥，我进剿军应即跟踪进击而歼灭之。

六、派本部李参谋正道随左翼军、张参谋震随左翼军进攻，担任联络。

七、以上各项除分令外，各遵照办理，具报。

八、余在东台副总部。

副总司令韩德勤

陈毅致楚箴书

楚公主席钧鉴：

敬肃者：前蒙派仇主任携手谕至，辱承奖饰鲁钝，鞭策庸懦，词美意深，感何可言。近者外间新四军集谣讹传，铄金可畏。而北面则封锁粮食，不让一颗一粒南运黄桥。职部披拂秋风，抖颤难以尽夜；至有无衣无食，曷以卒岁之叹！我公坐镇东南，领袖群伦，于抗战部队爱护有素。职部将士效命抗战，仰望援手，拥护政府之悃诚，敬希垂察。特派朱团长克靖趋辕，伏乞指示机宜。为盼为祷！秋渐深，将息最难，恳为党国珍重，书不一一。谨此并颂

崇安！

职陈 毅 九月四日

陈毅致师广书

广公总座钧鉴：

克靖回。读手示并面告各节，词深意美。不弃鲁钝，毅当自鞭策，以求进益，无负君子之教，而欣欢之情难以言喻矣。

顷者北面封锁粮食日亟，厉兵秣马，公开宣称南向而击。毅

虽不愿示弱，但知以大局为重，恐对方多所借口，如毁法乱纪诸事。特托克靖兄四出奔走和平，并向省府请示机宜。黄桥人民对于此举殊表同情，举代表同行。毅谓宜先赴泰请示总座，并便道于韩止度老先生处致意。抵泰之日，乞总座不吝赐教，能拨冗偕访楚箴先生当更善更美。毅立身行道，为我公所素悉。能具实调停，略平好战者意气，则大局幸甚！

又毅部医院在吴家桥、曹王寺之线，恳便中派人照拂。至感至祷！秋气深，伏乞珍惜，为党国自重。不尽。敬请钧安！

职陈 毅谨上 九月四日

陈毅致韩止度书

止度国老长者尊鉴：

窃毅部进至黄桥，为时月余，即不断沿江抗敌。既停止东进，复尽撤北防。力求合作，顾全大局，可谓竭尽智能，事实俱在，可供国人复按，而私心明澈，可质天地鬼神。先生乡居弥迩前线，处诸军环抱之中。真相如何，必日有所闻。毅不愿讳言危局，更不敢诳词以欺蒙长者。顷闻北面封锁粮食甚紧，一颗一粒不让南运。黄桥军粮断绝，民食无处购买。毅窃谓当局诸公，认为我为异党异军，其是是非非尚可委诸雄辩高谈，而通、如、靖、泰四县数百万居民，亦岂能以异民视之？而竟宣布经济封锁，经济绝交，无乃不可乎！夫大敌当前，义无小我。抗敌苦力不足，而私斗精妙至此，感叹难言！长者与同慨也！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私战之争。东林旧事，南都宴安，思之心悸。然毅谓此可与明者言，难为权门豪客道也。

又北方士绅来访者踵接于途，均谓大军屯集海安、姜堰之线，筑垒筹款，如临大敌；飭员下乡，保甲长集议，均以歼灭新四军为言。毅闻讯，惶惑不可终日。毅处此危局，惟先责己，再

以囑望于人，善与人同，尽其在我，如斯而已矣。特派朱团长克靖赴省府请示机宜，并向各方奔走和平。踵府之日，幸有道君子不弃愚昧，力加箴诲。若能展开抗日战局，纾解内部纠纷，则万民感戴厚德。毅部虽无衣无食，亦乐死疆场，甘之如饴也。

秋气深，此最难将息之会，伏维眠食珍重，为国自惜，居处不远，毅热望大局平定，有接席承教之一日。书不一一。敬候秋安

陈 毅 谨上 九月四日

韩国钧致陈毅书

仲弘指挥勋鉴：

前致函应达。辟尘诸兄来。奉手书指示详尽，征引及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痛心之言，闻之泪下！今日为大局计，抗战逾三年，方在谋最后胜利之时，惟有本台端力求合作，奔走和平，纾解内部误会之训言，一致对外，此即前弟去函之意。幸蒙采纳，不胜感企。粮食问题，各地亦在恐慌之列，倘彼此商有办法，此事当须妥筹也。知关绮注，谨此陈报。此请勋安！

弟韩国钧顿首 九月十日

赐物至感，附陈薄意，托朱团长代呈

陈毅致叶项军长电

叶、项军长转呈蒋委员长、朱、彭总指挥钧鉴：

职于八月初进抵黄桥，调解管部与鲁苏皖李部纠纷，并向韩主席、李总指挥请示。蒙派一一七师仇主任需生及许参谋长少顿来黄桥面商一切。当决定省方军、鲁苏皖军、新四军管部三方各守原防，努力抗敌，一切纠纷，静待层峰处理。并约定省军担任海安、曲塘、姜堰一线，不南下；管部住黄桥、蒋垛、营溪、花

园桥之线，不北进。庶可避免冲突，以珍惜国力，而安黎庶。尔后仇、许代表返部。管部乃在泰兴、靖江、南通地区行动，于八月中旬先后攻下靖江、南通间之老章头、孤山、西来镇各据点。管部伤亡百余人，其中中毒者四十余人。事实俱在，可供鉴察。

迄八月下旬，省方东北面封锁食粮运黄桥，公开宣称大兵南下剿办管部。黄桥绅民代表，屡向韩主席呼吁和平，迄未得复。职处此危局，对省方态度不敢妄加揣测，力求息事宁人，疏解误会，乃派朱团长克靖赴泰州李总指挥处解释一切，并与省方数要人面谈，力求各部忍耐，不应以武力解决苏北纠纷。省绅韩国钧老先生亦出面呼吁，并同情属部主张。不意朱团长返部后，九月初得省方用兵之计立决，不可挽回，职不得已乃派朱克靖约集黄桥绅耆代表数人，限于四日首途赴东台、泰州，力挽危局。万不料省方四日晨出动，午时已南下猛攻管部驻地。职为顾全大局，立令管部放弃蒋垛、野周庄、营溪、花园桥之线。省方八九军、保一旅独立旅、税警团计二十余团，于占领蒋垛、营溪、花园桥后，当日晚即派队南袭。职不得不忍痛再令管部自加力市、芦家桥搬经之线后撤，仅留一部在古溪押运后方行李。不意省军复于五日午，再以并列纵队齐头并进姿式南下。职部遗留在古溪之医院、修械所、輜重撤退不及，被迫作战，自五日晚至六日晨发电时止，友军攻势勇猛，两方损失奇重，现尚在对峙中。职部孤军被围，危殆万分，盼钧座立电韩主席制止友军暴动，伸张公道，急救职部于万难之中，不胜感戴之至。临电近切陈词，伏乞钧裁。

职陈毅、粟裕。鱼。叩。

陈毅九月八日于野周庄阵地致克靖书

克靖兄：

兄九月三日出发，省军于四日晨即大举进攻。四、五两日，弟令各部退让阵地，企图求得和平，不料进逼太甚，终在古溪、芦家桥之线，我军退避不及被迫作战。顷间省军已退去，我军于〔与〕之相持于曲塘、姜堰之线。时局前途如何，专赖省方觉悟才能决定。

弟于兄去后，颇念念，不知平安抵泰否？来信以行止见询。目前弟仍主兄赴泰一行，李先生处代弟致意。苏北乱源，端在某方矢志反共，放弃抗敌。此次南下攻击本军，据俘虏众口声称，彼等官长以南下打“伪军”、“土匪”、“共匪”为托词，又平日一贯说新四军在黄桥“共产共妻”，新四军是“伪部不守法纪”，主张痛剿等等。足见省方之动向，为有心对内，无力抗日。彰彰明甚，不待智者辩之。

兄来信以力求和平为言，此见与弟甚同。窃中国内部问题，决非武力所能解决，此十年来历史所证明。某方非不知此，特另有作用成见，横亘心中，不惜倒行逆施，殊可痛耳！凡反共工作紧张地区，必致放松抗敌，甚至全无成绩可言；反之，如抗敌工作加紧之地区，则内部团结必巩固，反共分子即无法活动。苏北情况正属于前者，不可不察也。

前次仇代表来，约定彼此各守原防，待上峰解决，不料省方竟违约，大举进攻古溪，战争责任谁属，兄应转告苏北党、政、军、民予以公判。弟窃谓“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苏局如何演变，足诊断是否尚有国法军纪存在其间。弟意抗敌必须合作，必须认真去抗；限制异党异军异民的毒恶办法，应无保留撤消；苛政必须改善；民运必须开放。凡此诸大端，早已言及，无待赘述。新四军同人言必信、行必果之精神，请兄与同情诸公言之，

亦为反共诸公提及一二。顷者省军溃退，弟言如此；即令本军全部处不利情况，亦绝不变更要求合作、顾全大局之初衷。今夏在苏南受四十师逼迫时，弟数言对内合作必须坚持；合作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合作；对日抗战必须贯彻，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不论长江南北，抗敌合作之精神绝不变更，故不厌其详而往复申述。

兄赴泰晤李总指挥，能设法打破封锁，赴韩国钧、陈泰运、李守维诸先生处致意更善。守维军长八月下旬给弟一信，力主和平合作，则证明省方明大意〔义〕之有道君子甚多，仅主持者别有用心耳。弟尝谓反共派的倒行逆施，恰又在反共营垒中孕育着广大的联共抗战分子，固陋〔随〕处可实证斯言之不谬也。秋凉跋涉，伏乞慎重，为国努力。

弟陈 毅 九月八日

陈毅致张公任书

公任吾兄道鉴：

九月九日手教奉悉。吾兄力至〔主〕对内合作，加强抗敌，甚善！甚善！彼此所见甚同，弟愿进一步能从实事求是着手。特请申言之。

八月中旬，省韩派仇代表来黄桥订定双方以姜堰、曲塘、海安为界，双方互不侵犯，一切纠纷静持中央指示处理。不意九月初，省军违约，大举南下申讨，其战略为稳扎稳打。弟于九月四日退出蒋垛、野周庄、花园桥之线。五日复放弃芦家桥、孟家湾、古溪阵地。六日晨，省军尚不愿放手，啣尾急追，弟遂于古溪东南一带被迫作战。六日夜，省军不支，残军逃遁。弟至今未派兵追击，且令朱克靖团长赴泰言和。谁为迷信武力，谁为破坏团结，请兄一按事实，定知负责有人也。

回溯夏间旧事，略探讨本原，则更知苏北纠纷根本之存在。

丁、陈诸君不先下手围攻郭村，先能依法定手续解决问题，则弟部不致过江。苏南四十师不勒逼弟退出溧阳，不在茅山地区进攻弟部，则弟部亦不会过江。弟过江之日力主和平，使郭村惨剧立即停止，使贵我两军合好如初。此敝部反对武力对内，不迷信武力，且顾全合作之明证。张少华部不在武进残杀敝部工作人员钟克、程中等数十人；何克谦不在黄桥大举反共，逮捕本军人员及逮捕中【国】共产党员；则弟绝不会东开，恐弟部至今仍在江南及江都地区也。东开后，即将防地移交贵军接管，并呈准贵总部允留医院一所，此为苏北内争之始末。弟部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处于自卫地位，事实殷殷可考，非可以诡辩了之。

弟部既为国军之一部，且苦战敌后，为人民所共见。若必用各种办法，如限制、围攻、中伤、残害等，则弟部不自卫誓〔势〕必全部歼灭不止。毁灭新四军其事甚小，损害国力正中敌寇下怀，则其事甚大，弟虽死亦必有所不甘也。为今日计，第一步宜各守原防；第二步共同分配抗敌任务。以军民代表会议解决纠纷，各方相见以诚，则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兄意如何？敬待指教。（中略）专此奉复。敬请
秋安！

弟陈 毅顿首

第五编 新四军退出姜堰与保卫黄桥

本编共收各项文件十七种，最能看出民意的真正向背。特别是苏北耆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的几种电文，对苏北政治的腐败，误国殃民与摩擦责任的谁属，都有极公正而明确的叙述。新四军自进入姜堰后，韩德勤就拿退出相胁迫，各界代表也都以为新四军如果退出姜堰，分区划界当可化干戈为玉帛了。姜堰虽为战略要点，然而新四军为顺从民意，为顾全大局，不管部下指战

员多么愤慨，终于自动退让了。可是韩德勤部却并不如此。韩德勤欺骗并利用苏北许多耆老士绅及各界代表，假言和平，俾得在军事上从容布置，所以一面新四军让出姜堰，一面大军已实行南下征剿了，新四军接连退让，直至黄桥市畔才实行自卫，结果是省方遭受了无可挽救的失败。现在韩德勤负隅兴化。嗣后和战，要看韩德勤接受教训和觉悟的程度怎样了。——编者

一、韩紫老等致各方军事长官原函

东台韩主席楚箴、泰州李总指挥师广、李副总指挥长江、曲塘陈指挥官泰运、黄桥陈指挥官仲弘勋鉴：

最近苏北发生战事，影响市商民生至巨。敌复乘机轰炸黄桥、界沟分界，芹湖、古溪及兴化、樊川等处，损失生命财产，不可数计。值此敌寇当前，尤宜保全实力，团结对外，以期扫荡敌氛，收复失地。彼此纵有误会，亦应和平解决，期于改善，方足以奠我民主，慰我民望。兹以吾民利害所关，大局安危所系，不得不联合呼吁，希望停战息争，一致抗敌。并冀体恤民艰，改进政治，庶足以解倒悬，使我垂毙孑遗，稍留残喘。谨拟数事，附陈察核，敬候采纳施行，实现宁息。不胜企祷待命之至。专布。祇颂

日祺

附建议书一件

韩国钧 黄逸峰 胡显伯
黄辟尘 朱履先 王颂侯
卢武 吴云山 于海珊
陈谟 封静安 张伯扬

贾和哉 陈访渔 邹航南敬启。

一、驻军防区如须变更时，请协商决定后，再由驻在地最高长官，以命【令】划分之。

- 二、所有纠纷，请由政治方法解决，不必诉诸武力，并不得残杀双方工作人员，以重人道。
- 三、请在韩主席领导之下，团结抗战，以重国策。
- 四、双方抗敌，请以事实表现，以慰民望。
- 五、政治问题，请省府容纳民意，负责改善，以苏民困。

二、李总副指挥复函

紫老崇鉴并转诸位代表公鉴：

大函敬悉。所列五点，在原则上极表赞同。当转呈主席兼副总司令。候核得复，再为奉达。谨先复闻。顺颂公绥！

李明扬 拜启
李长江

三、曲塘陈指挥官复函

紫老、逸峰两先生并恳转代表诸先生均鉴：

适奉赐示，及对苏北内部和平团结一致对外建议书，诵悉以后，弥深感佩！泰运忝为军人，抗敌卫民，为目前不二之职志。凡足以增强抗敌力量，减轻民众痛苦之工作，绝对尽力以赴，誓不后人。诸先生所提之原则，泰运全部接受，并努力促其实现，以期在韩主席李总指挥领导之下，执行抗战国策。除泰运对和平诚意，向韩主席李总指挥陈达外，谨此奉复。并颂公绥！

陈泰运敬上

五、黄桥陈指挥复函

国钧、逸峰两先生并转绅商代表诸公均鉴：

顷读来示，并建议书一份，于团结对外，体恤民艰各节，用

意至善。且在敝军同人，更当切实遵办。即毅个人亦先后向各方不断作此呼吁，近来战事，敝军处被动地位，一切未超过自卫范围。盖国内问题，绝非武力所能解决，与其诉诸武力，不若诉诸人民之为愈。毅不敏，愿随诸公之后，以最大忍耐力争对内和平。更愿对方及第三者亦同以大局为重，则抗战前途，地方秩序，实利赖之。兹仅就诸公拟具各条，作下列补充：

- 一、敝人负责令新四军暂驻姜堰、黄桥一线，对方立即停止进攻，立即实现和平。
- 二、立即召集苏北军事会议，共同分配抗敌任务，立即出动大军，加强对敌伪之打击。但要求取消各种限制新四军及破坏新四军抗战后方之办法。
- 三、苏北问题，宜本三民主义原则，以民意为基础，彻底整军，澄清吏治；召集苏北军民代表会议，容纳民意，改造苏北，增加抗战实力。
- 四、新四军坚决拥护委座，拥护政府；在韩主席领导之下密切合作，更新时局。希望省府以友党友军对待新四军同人。

以上四端，宜以至诚态度，切实执行。（下略）

陈毅谨启

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一）

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黄委员炎培先生、探转吴稚老、钮惕老、叶楚老、冷御老、江问老、王东臣先生、夏敬民先生、余井塘先生、洪兰友先生，恳转委员长钧鉴：

现时苏北民困极矣。一、以数十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扫荡敌氛。日惟排斥异己，殃及池鱼。虐待民众，视同刍狗。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搜劫行旅，抢掠村舍，不遂所欲诬以汉奸。偶攫其怒，指为新四军之间谍，于烧杀拷打外，处以活埋、煮以石灰者江邑独多。省垣县城商店住户每遭巨劫，率皆武

装武器无可抵抗。三年劫案，罄竹难书。被害者匿不敢报，报亦无益。现竟有悍将骄兵不受调遣，至以决堤灌运，恫吓拒抗，尤令地方闻而恐怖，其惨痛为前史所无。

二、频年弃地失守，溺职者未闻惩处，现仅东台、兴化、泰县、盐城四县完整，余则半陷全陷。本年省支预算乃定三千万元，惊人巨额，民众无从置议。口原就战时，特税、食粮、棉花三税统一征收，并以贸易经商稍资弥补。无如疆土日蹙，收入愈减，税率过重，购买日少。实支虚收，穷于应付。各地驻军遂因欠饷仍旧收税，而抢劫频仍。省府复令各县强迫借款，不借不容，至用捕勒手段，岂知民众负担日重，平余、碉堡、军米已各摊捐，军鞋军衣尚未派募，而租麦租稻查封禁运，省令綦严，即准运粮食，徒为防军便利需索。百物奇贵，一饱维难，民生凋敝，至于此极。

现吾民备受军旅蹂躏，省府朘削，致令生不如死，冤无可伸。况更内战不休，消耗军力，死伤民众，正未有已。不得不将困苦大概，联袂密陈，仰恳中央疾电江苏省府停战息争，积极整顿军旅，改善省政，爱民节用，立解倒悬。抑或派妥员莅苏，挽救危局，庶足以拯民命而维残局。详情容再续呈。伏乞鉴准施行。佇候明令。 韩国钧、陆小波、黄逸峰、朱履先、黄辟尘、卢武、邹航南、陈谟、吴云山、胡显伯、于海珊、王颂侯、于敬之、何景萍、季方、李守章、陈访渔、贾和哉、陈开甲、管寿农、侯景华、封静庵、张伯扬、王农孙、顾子方等苏北绅商学各界公叩。

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二）

重庆张家花园中华职业教育社江问渔先生、探转吴稚老、钮惕老、叶楚老、冷御老、黄任老、王东臣先生、夏敬民先生、余井塘先生、洪兰友先生恳转委员长钧鉴：

苏北泰、东、兴、盐等县，非产米之区，向赖他县接济，频年军民骤增数十万人，食粮益形匮乏。去秋于禁运以后，公然运出间接资敌，仓储一空。省府事后补牢，于本麦秋收后，查封禁运，意非不善，无如岁收歉薄，供不应求，贸然封锁，利不抵害。各地米价遂增至四五十元。不但军粮民贴力所不遑，而坐吃山空，难乎为继。故愈禁愈贵，饥馑堪虞，不谋补救，无以卒岁。迫恳疾电江苏省府改善统制食粮，实行调节民食，维有严禁输出，保护内地流通，责令设法向外采购军粮罢免商民米贴，以纾民困，而顾军糈。迫切。祷切。 韩国钧、陆小波、黄逸峰、朱履先、黄辟尘、卢武、邹航南、陈谟、吴云山、胡显伯、于海珊、王颂侯、于敬之、何景萍、季方、李守章、陈访渔、贾和哉、陈开甲、管寿农、侯景华、封静庵、张伯扬、王农孙、顾子方等苏北绅商学各界公叩。

李明扬致蒋委员长电

苏北局势日非，措置未免有失当之处。恳即派大员来苏坐镇，力求改善，挽救危局，否则将不堪闻问矣。 李明扬叩

姜堰军民代表会议纪录 （九月二十七日）

一、陈指挥意见

黄委员长及各位代表：伟大的抗战已经四个年头了。可是不幸得很，在苏北抗战内部发生了纠纷，从七月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但是还没有解决。今天劳各位奔波亲自到姜堰来，乘这个机会，我可以把许多问题提出来，请各位先生们指教。

第一，今天的问题不是新四军本身的问题。新四军本身存在着许多困难，这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局的问题。日本近卫内阁组成后，他的政策主要的放在解决“中国事件”上：一面夺取越南，企图进攻昆明、重庆，西北进攻西安；一面施行天空

轰炸及政治分化的手段，以逼使中国投降。因此，大局已进入空前危机与困难的阶段。假使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团结起来，打击敌寇，使敌寇的阴谋失败。敌人现正企图挑拨国民党、新四军、八路军与其他军队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还要自相残杀，那么就中了敌寇的阴谋诡计。因此，我们今天一定要联合起来，可是今天有些人不这样做，不愿谈这问题。兴化出版的《战报》近来仍大骂新四军“共产共妻”，“出卖中国与苏联”，“做苏联的走狗”。甚至用武力来进攻新四军。这无异是中了敌人挑拨离间的毒计。新四军进驻黄桥以来，对省方曾作极大让步，屡次函电省方，希望能够和平，大家团结一致。九月初打了营溪以后，我方损失并不大，伤亡仅九十余人，本可乘机追至海安、东台，可是我们那时不这样做，决定停止追击，并把捉来的一千多俘虏（内有一一七师作战参谋、营长等）放回去。而且写信给他们带回去，申说我们今后不愿进行这种无谓的战争。这是九月五号的事。可是这问题一时不能得解决，他们并捉去了我们四十多个人，不过内中有许多老百姓。我们的同志有十几个在姜堰却被张少华杀了，于是我们才决心打姜堰，以为这样再教训他一次，和平或者还有可能。所以我们打姜堰的目的很简单，是为求得和平。十四号打开姜堰。十五号晚上，在电话里，我们就对黄委员讲：放弃姜堰是可以考虑的。这证明我们新四军顾全大局。只要大局有办法，新四军就有办法，新四军就不会消灭。我们累次的坚决停战，正表示我们谨慎持重，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坚决站在抗战立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同时又是新四军的负责人，这虽是我个人的意见，这说明了新四军的基本态度。这是请各位先生指教的第一点。

第二、所谓合作抗敌和顾全大局，并不是敷衍，不是苟安，更不是外交的，而是真正为了抗敌。合作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主，真正实行三民主义，改善民生，改造中国。

把中国造成新的近代的国家。大家不限制，不敷衍，不拍马屁，不讲好话；应当讲的就要讲，应当争论的就要争论。我们认为这个态度最可贵。而我们所主张的合作方式也就是这一种。另一种方式是因为你是大官，当面拍马屁，背后施阴谋。这是封建时代下臣对皇帝的驯服，是子孙对家长的服从，这是盲目的。甚至还有合作分赃，如张少华、何克谦所订的何张协定（那共同分税收、分地盘的文件，还在我们这里存着），这种合作，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今天的合作抗敌，就是打鬼子，而且要包打胜仗。要对老百姓有点好处，给人民以自由，不应该再事压迫了。所以今天一定要老百姓自己来说话，敷衍调和、拍马屁是不能解决抗战问题了。其次是解决民生问题，要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起码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对于这些问题，本来应由老百姓自己提出来，但是老百姓不敢提出来，如果这样那是拿脑壳当儿戏。再次是整理军队。在苏北能抗战的军队并不少，应该给以补充，给以奖励，但对土匪式的滥军队，则不容情的取消他。假如苏北真能照上述这样做，我们对韩主席是绝对拥护的，而且比较任何部队要真诚，所以合作是站在真正的抗敌救民的立场，不是唯我独尊天下的立场。

第三、对新四军本身的问题。今天只要让新四军在沿江一带有一个抗日的地区，但不一定由新四军独霸，可以和友军共同来做。只要认识新四军为朋友，不以异党异军对待。

第四、韩先生既有电报给新四军让出姜堰，以作为实现和平的基础。对于这，我们认为不成问题，而且只要与抗战对〔多〕少有一点益处，我们还可以作更大的让步。不过让出姜堰，要有保证，只要政治上保证省方改变态度，以友党友军看待新四军，协商苏北抗敌问题，我们就可以退出姜堰。各位先生最好能以民众代表的资格转告其他方面，以求得协商一个具体的方法，而来照着执行。一面我们在姜堰撤防，一面召集和平会议。最后我还

得讲一点，如果省方以为我们力量不足而退出姜堰，仍旧进攻，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自卫，为祸为福，只好以将来的事实作证明，我不忍再言了。

二、黄委员意见：

刚才听到陈指挥官的报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四军对于抗战的态度，对于整个苏北政治的意见。我们每一个代表都是感觉很高兴。新四军能够为了整个抗战问题，为了整个苏北改善问题，而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这个让步不是让韩德勤，也不是让那些土匪队伍和贪官污吏，而是为了整个苏北民众，对中央国策的一个很大的让步。因此对新四军，我们非常佩服。

我个人原是中央委派的一员，同时也是苏北民众之一，在这儿我愿意站在苏北民众的立场上来表示对苏北的意见。今天苏北的问题，不是新四军与省政府冲突的问题，也不是省政府要解决新四军的问题，而是整个苏北民众如何集中力量，来抗战及改进政治的问题。今天苏北有几十万大军，而敌人还不到一万，我们以十个人打一个敌人，可以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可是我们没有一次看到苏北曾大规模地向敌人进攻。我们政府当局只是退让，退让到没有地方再可以退了，使苏北人民一天天地坠落到敌人的铁蹄下，遭受敌人的践踏。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责备当局的。

第三^①，苏北民众虽然受了一切痛苦，受了极大的牺牲，可是所得到的代价是什么呢？所换到的是贪官污吏土匪部队，拿我们自己同胞黄帝子孙汗水，在那里荒淫享乐，这也是非常痛心的。在新四军还没有到苏北之前，我们就想开一个会来讨论一下苏北的政治问题，使人民能自由的对政府供献意见都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是在座诸君，就是地位更高的父老如韩紫老也感到：“今天我们在苏北是如座针毡”。今天新四军到了苏北，新四军是中华

^① 原文如此，似为衍文。

民族的国军，是政府承认的，自然不应歧视。今天新四军到苏北，能有个机会给大家要求政府改造政治，使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都用在抗敌上面。中央也曾几次来电停止内部摩擦，进行抗战，这是事实。可以说，今天从中央起到广大群众，都是绝对反对内部摩擦，而是愿意苏北实现和平，一致抗敌的。

因此，这次和平运动是有着它伟大的意义的。第一、今天我们要的苏北和平，这个和平是要使内部愈益团结，打击汪逆的“和平”。第二、这个和平运动是使中国的部队团结起来，把力量都用在抗敌上面。第三、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是要使民众得到解放。换句话说，要改造政治。政治不改造，这个和平是空虚的。今天我们没有好的办法使苏北武装起来抗敌，使政治改造，使民众力量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新四军回到苏南去了不能来解决，以后民众也是要暴动起来，来解决苏北政治的。所以今天的和平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和平运动，长期改造苏北的运动，是一个苏北长期抗战的运动。我们愿意各位父老、苏北同胞一致为这个运动而努力。我们相信，前途是有希望的，苏北抗日力量是可以集中的。韩德勤的接受不接受是韩个人的问题。苏北的政治是中央委托给苏北人民的，不是韩德勤的。

三、泰州民众代表胡显伯意见

黄委员发表了代表中央及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把我们少数同人与朱团长交换的意见讲一讲。这意见是什么？就是刚才陈指挥官报告的关于让出姜堰以后如何保证的问题。我们同人尽力量的作，作到如何程度，我们不能预知，但无论如何要求停止军队的前进，省方当然也应该停止。可是，最近一两天内，省方还有军队前进，这一点不但陈指挥官奇怪：一面在讲和，一面还在想打。我们各位代表也感觉惭愧和难过。当然我们要尽力量要求省方停止军队的前进。这是一点。

第二、我们同人未来前，兴化报纸评论说：“现在有人唱和

平运动了，这无非是无聊的政客干的。以后有人再作这样的和平运动，要当日奸论。”这种论调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这个和平运动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同。同时现在在报纸上称新四军为匪军，这一点是不对的。在和平的进行中，应该以平等为原则，新四军不是脱离中央和平的，也是在中央领导之下的。

第三、我们同人来时很麻烦，沿途受到盘查，但我们多少还有一些保护，其他老百姓所受的麻烦更多了，所以我们要求给我们以交通自由。这是和平会未召集前，我们所讨论的先决问题。办法怎样呢？我们是不容易和韩德勤先生直接提出，所以我们想靠韩紫老来解决。或者这有许多问题不能讲的，最好由李总指挥到这里一次帮助共同解决，因为他也是非常诚意的，希望和平的，他到这里来后，许多意思可以由他传达。至于军事上的保证更需要李总指挥来才行。

四、姜堰民众代表潘仲宾意见

我认为：第一、今天我们进行和平运动，完全是替民众谋利益求幸福。为人民解决痛苦的。而有人认这和平为不对，那是可笑的，不足谈的。这次新四军到姜堰来，对民众秋毫无犯，处处爱护老百姓，以除过去姜堰人民之苦。今天要退有些舍不得，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只有这样作。今后我们要求得整个苏北的政治改善，达到孙总理所说的天下为公，才不负这次和平谈判。第二、在军事方面，我同意请李总指挥来，作更有力的保证，一定要以新四军为友军看待，共同合作抗敌。第三、对以后苏北大局问题，我也同意请韩紫老电韩主席，共谋适当解决。对陈指挥以小民等为念，以国家为念，非常表示感激。

五、某代表意见

至于中央委派军队来此驻防，只有政治改善之后才能得到保证，否则韩先生的军队固不可保，李总指挥的队伍也不能使人放心。不过刚才陈指挥讲的，如果他们很坏，连东台、兴化一齐拿

下来，这才是大的保证。

六、某代表意见

第一、我们希望李总指挥派纪律最好最负责的军队来驻防。
第二、为了永久的和平，我主张把碉堡拆掉。因为这个东西并不能对敌人，只是打自己的工具，可是却都费了老百姓的血汗来的，都拆掉了作为和平谈判的第一个条件。

七、一个小朋友儿童团代表意见

我们要新四军在条件讲好之后再退。如果没有讲好不要退，否则坏军队来，我们老百姓要被他们毒害和残杀的。

编者按：姜堰军民代表会议，是在省韩提出新四军退出姜堰，即可实现和平的条件之后，各县民众代表携带这个条件来姜堰访问新四军，陈指挥官立即召集军民会议宣布新四军的态度。上面就是该会议的记录。此会议开后的第三天，新四军即全部撤退（九月三十日），可是四〔十〕月一日，省韩大军南下，内战又起。

陈毅致韩国钧书

紫老先生长者道鉴：

前日季委员两次过姜，以尊意见告。同时出示韩、李（师广）两先生致尊处一电，谓新四军退出姜堰则可和平云云。毅于此种主张极表赞同，因吾人所求者抗敌合作，原不在地点线之争。退出姜堰取得对内和平，则所获甚多，毅何乐而不为。在九月初，复尊右领銜之绅商代表来书中所陈各节，均强调抗敌合作，反对内战，固昭然若揭，不待赘言矣。

今者毅部撤防之际，无人接替防务，且于电话中严词切责，一切违反前言。季、李两先生经再四乞求，竟避不见面。同时治安方面，三十三师由北开来，正准备大举进攻黄桥，且以新四军退出黄桥开回江南为条件，任何诚意均未表现。其咄咄逼人、甘作戎首之野心，实难令人忍受。即到姜代表如黄辟老、胡显老、

黄委员诸公，亦譁然有受人之愚弄之伤感。毅军人也，中国人也，以当事之身，重大让步之余，自视无他，转为韩方惋惜，更为人民代表抱屈。想先生闻之，同此感慨，叹知人之不易，信人之更不易也。

兴化《战报》韩之喉舌，早有评论，谓奔走对内和平者，不为失意政客军人，即为汉奸敌探。呜呼，何言之过也！推其意主张内战者乃属真爱国真爱地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夫复何言。先生乡居，情况难明，毅不能不以实情告也。此后，毅集军南部，静待对方处置。独夫有悔过之心，则人民多来苏之庆。新四军求仁得仁，除抗敌救民而外，绝无苛求，万一对方误解新四军立场及人民意旨，再次冒险轻进，必招致严重后果。世有董狐，将知破坏抗战责任谁属，可断言矣。若以省方集团倘不乏明达之士，出乎民族良知，平其内争成见，力转危局，尊重民意，进而与新四军接近，图求合作，则毅仍愿最后努力和平，待善教于有道君子，血诚之言，垂涕而道！肃此布达，佇候好音。敬颂

秋安

陈 毅谨上 九月三十日

苏北士绅致韩国钧电

治安韩紫老崇鉴：

前遵宥电莅姜转达：业将经过一切电达。现陈指挥毅为顾全大局，爱护地方，已照退出姜堰，惟冀与省方合作抗敌。至应如何召集会议，今后抗建方法，未奉约赴曲塘协商。辟尘等能尽智竭未便相强，惟有返家候命。此后民众安危，地方利害，仍乞顾念，尽力维持，毋任盼祷！黄辟尘、卢子庵、黄逸峰、吴云山、贾和哉、胡显伯叩。陷。

苏北士绅致李明扬电

泰县李总指挥勋鉴：

前奉紫老宥电，赴姜转达钧电：已将经过一切电达。现除陈指挥毅为顾全大局，爱护地方，已开始撤退离姜，冀与省方暨友军合作抗敌；惟未荷驾临，紫老亦不茆曲，辟尘等能尽智竭，未便相强，惟有返家候命，此后民众安危，地方利害，仍乞主持维护，毋任盼祷！黄辟尘、卢止庵、黄逸峰、吴云山、贾和哉、胡显伯叩。陷。

李明扬致韩德勤电

东台主席韩钧鉴：

顷据新四军特派代表朱团长克靖来泰，面称：奉陈指挥毅意旨，以苏北情势日益严重，敌人正大举进攻实行扫荡。此时正宜团结内部，一致抗敌。新四军既已退出姜堰，并逐渐后退表示真诚。现更进一步请求在韩主席领导之下，在沿江一带担任重要抗敌任务。诸希主席迅飭所部停止进攻，退至海安胡家集一带。至其他问题，在整个抗敌合作条件之下，极愿洽商遵照。如何？盼示，以便转达。李明扬

新四军让出姜堰后韩德勤令其 部下追剿之卅亥电

- 一、姜堰之匪，确已向黄桥方向撤退，由此足证我战略上已获先制之利。
- 二、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切勿为匪阻止，致成胶着状态。
- 三、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一翼或两翼包围而歼灭之。

四、此次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成我最后目的。希将此意通述各级将领，各自努力，切勿企图苟免为要。

陈毅致朱彭叶项电

延安朱、彭总指挥、云岭叶项军长、皖北张指挥官、涟水黄司令钧鉴：

上月中旬，江苏省士绅韩国钧、黄逸峰等分电苏北各军：一致停止内争，共同抗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氏复电：“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是时泰县、如皋、泰兴等八县代表携省韩来电，到姜堰接洽，职即负责答复：新四军为顾全大局，促进合作，开展抗敌，决定自动撤防，限定三十日以前撤完，请转知友军接防。但要求即在姜堰开军民代表会议，分配抗敌任务，发动苏北战役反攻。八县代表闻之感动，大喜过望。乃通知省方派队接防，并派代表来姜堰集议。不料电话往复筹商，毫无结果。

三十日，晨，省方来电：新四军应立即退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无话可说。查是时省韩已令八十九军独六旅万五千余人，谓由海安进攻黄桥，已接触于海安之南。各代表闻讯大哗，咸谓受韩愚弄，方知省韩所提退出姜堰，乃其欺骗之词，不顾抗敌大局，根本歼灭新四军乃其既定不可动摇之政策。本部处此危局，为自卫计，本可即以姜堰为根据地，乘省韩进攻之际，以大兵直攻兴化、东台，直捣省韩后方，以作报复。但环顾敌寇正大举西犯，敌后目前应以攻打敌伪为神圣职责，一切内争皆属消耗国力，动摇国本。省韩措施固属昧于大义，不顾大局。但本部奉命抗战言行必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善与人同，尽其在我。乃决心再事退让，忍痛退出姜堰，以促省韩觉悟。八县代表以本部此种光明磊落、委曲求全、尊重民意的行为，肃然起敬。

姜堰民众代表数千人一致挽留新四军长驻姜堰，不得南撤。经再三抚慰，乃执行诺言，于九月三十日夜撤完。

方谓姜堰既已撤防，省方必能谅解，不料省韩乃更作大规模进攻。于九月三十日进占我军营溪、加力市阵地，十月一日复进逼至芦家桥、任家庄之线，隔黄桥仅三十里。本部同志坚决抗战，尊崇抗战国策，仍不愿作无意义之战斗，乃再事退让，将全军退集黄桥，静待对方觉悟。并派代表赴泰州、曲塘友军处，请李总指挥明扬、陈指挥官泰连出面调停，并劝阻省方停止进攻。查黄桥处大江之滨，在敌伪势力环抱中，省方不进攻敌寇，专与新四军寻衅，着着进逼，势非歼灭本部不止。当省方横蛮狂扑黄桥之际，本部退让不及，势必进入激烈战斗，成败纵不足计，而貽笑万邦，称快敌寇，其损失国军荣誉，破坏国共合作，将何以堪。应请钧座火速转呈层峰，制止省方异动，顾全大局，予本部援助为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十月三日。

苏北民众绅耆各界致重庆诸公电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军令部长徐、军政部长何、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程、并转西北办公厅主任徐、西南办公厅主任李钧鉴：

最近苏北因省防各旅及八十九军全部东调，集中海安东南各地，致令敌寇乘虚而入，于冬江等日袭取樊川老阁，烧毁甚惨，兴、泰两邑恐怖非常。应请急电韩主席统筹苏北全局，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御敌，勿再丧失领土，涂炭生灵。苏北民众绅耆各界朱履先、胡显伯、吴云山、卢止安等二百四十五人同叩。冬。

三三师进攻黄桥之作战命令

作战命令第六号 命令

十月四日上午八时于大界沟纵队司令部

- 一、奉军长李亥电开：本军决于明（支）日向黄桥攻击前进。
（一）该纵队于明（支）日拂晓向黄桥挺进。（二）右纵队于明日由古溪向八字桥前进。（三）本部及刘师由古溪准右纵队之线跟进等因。
- 二、盘踞黄桥之匪军主力，似已向西撤去。其一部仍在黄桥近郊构筑工事据守。西分界至黄桥间，有少数匪军游击部队。
- 三、本纵队基于军长李长江亥电所示任务，决于本（四）日拂晓继续向黄桥之敌攻击而占领之。兹部署如左：
（一）着第一九三团归苗旅长指挥，于本（四）日上午七时由现地出发，沿官河北岸向黄桥之敌攻击前进。限本（四）日上午十一时前占领黄桥镇。
（二）第九九旅（欠一九八团）附山炮两门于本（四）日上午七时由现地出发，在第一九三团后跟进，并协助我第一九三团之作战。
（三）军独立团于本（四）日上午七时由现地出发，将沿官河南岸杨家岱、常家桥、南杨家堡、大焦庄一带散匪驱逐。确实掩护左侧翼之安全。俟我第一九三团到达黄桥东郊后，即以主力向黄桥东南近郊压迫，使我主力作战容易而攻占之。
（四）第一一七师独立旅（欠一团）于本（四）日上午六时由现地集合后随余前进，并以一部注意东南沿河方向警戒。
- 四、第一九三团第九九旅（欠一团）攻占黄桥后。其余部队应在黄桥近郊集结，停止待命。
- 五、余现在大界沟纵队司令部。行进在独立旅先头。

纵队司令孙启人，参谋长彭鸿文。

下达法：笔记命令及连络军官专送。附记：各纵团于本(四)日上午六时三十分到达分界西端，集合后待命出发。

苏北民众绅耆各界电重庆诸公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军令部长徐、军政部长何、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并转西北办公厅主任徐，西南办公厅主任李钧鉴：

前因苏北国共摩擦，曾于冬日电请立饬韩主席移师御敌，计蒙睿鉴。詎韩主席不愿御侮，只图内战，致任樊川尚被敌占，而国军全部乃与新四军剧战，于微日败绩，李军长生死不明，损失闻属不貲，溃军经过，烧杀淫掠，百余里间，糜烂不堪。现闻韩主席病退兴化，交通断绝，省政停滞，而残部之待整顿，战地之赖抚辑，与敌寇如何抗御，在在均关重要。此次韩主【席】听任李军长一意孤行，不惜残民以逞，卒乃丧师亡身，自毁实力，殃及民生，实为吾民痛心。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得不急电中央，乞予维持，迫恳速简大员主持一切，并赐整军抚民抗敌并改善省政，庶足以解倒悬而庆昭苏。毋任迫切待命之至。 苏北民众绅耆各界朱履先、胡显伯、吴云山、卢止安等二百四十五人同叩。真。

第六编 黄桥战役后省韩 与新四军之态度

本编收信稿通知电稿等共七件，这里可看出新四军企求团结共同抗敌的素志是始终如一的。黄桥战役后、韩德勤丧兵折将，遭受了严重的惨败，几年来所饲养的顽固主力完全消灭了。这时候新四军要进攻他残余的老巢——兴化，直如探囊取物，然而新四军所寻求者，不在地盘点线之争，反摩擦的防御战实出于不得

已的自卫，团结抗敌乃是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当黄桥战役一结束，而又奔走呼吁，号召团结。这种光明磊落、竭诚为国的精神，是可矢天日的。经韩紫老、李明扬两先生的赞同，于是乃有曲塘会议之召集，意在基本解决苏北纠纷，殊韩德勤执迷不悟，无意和平，中途变卦，乃不派代表参加，这个会议只好改为谈话会。谁是破坏抗战的戎首？谁是血诚抗战的志士？在这里是看得最明白了。至于新四军释放所俘韩部官兵与韩部杀戮新四军之工作同志两相比较，亦是进步与倒退政策之一补充说明也。

——编者

陈毅致李明扬书

师广总座阁下：

李新甫黄桥丧败，竟致没顶不起，公私惋怛，痛曷可言。彼以雄师肆内战，自谓必得志于黄桥，而阨新四军以走以死，不料适得其反；则知悖谬天理人情，违反抗敌建国者，不仅不能成事，且必殃及其身。毅敢为此断言，并可为反共诸公告也。当惨变之后，明达者能引咎责躬，翻然改图，不日以反共为事，引新四军为友朋，合力以赴强敌，使苏局更新，则斯役也仍有积极意义。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是也。假令认识错误，再硬干到底，务必扩大范围，使反共战争波及苏皖全境，则大难方殷，虽成败利钝未可逆覩，其为害国族，称庆敌寇，毅所不认〔忍〕言矣。毅统率新四军同人于战前战后，均力主抗敌合作，姜堰撤防，东台停追，为其明证。顷者八路军同人来援，亦以抗敌合作为言，则双方接近，可无他虑。省方能变反共特工为抗敌特工，能变限制异党异军为扶助友党友军，重奠欢好合作之基，则毅善与人同，不废抗敌合作之初志，上纾中枢顾虑，下慰群黎渴望，计谋之善无逾于此，又毅日夕所盼祷者也。我公坐镇苏北，人望所归，如出而调解，以毅曲衷广为对方解说，则纠纷可立即解

除，一切当如尊命办理。书不一一，佇候明教。并颂
崇安！

职陈 毅顿首 十月十九日

韩国钧李明扬发起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的通知

苏北局势演变至此，军民上下一致均感目前惟有团结抗敌，改善政治，始可挽救危局，解除民困。国钧、明扬不揣冒昧，觐探各方意旨，对此均彻底同情，并征得省府当局及新四军同意，爰本民族国家至上，地方人民为重之旨，及尊重中央团结抗敌之意，谨订于十月三十日就曲塘邀集苏北各军政首领及地方耆绅，共商苏北今后大局。我兄公爱国爱民，谅发同情，敬祈届时莅临，各抒高见，毋任盼祷。

弟韩国钧李明扬同叩 十月二十五日

韩国钧李明扬呈国府电文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军政部长何、军令部长徐、政治部长张、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军训部长白、西南办公厅主任李、西北办公厅主任徐钧鉴：

重庆吴稚老、张仲老、钮惕老、冷御老、黄任老、叶楚伦先生、王东臣先生、余井塘先生、夏敬民先生钧鉴：

苏北抗战三年有余，城池大半沦陷，民众水深火热。最近省政府军队与新四军摩擦，虽经屡次力为疏补，均告无效。以致黄桥一战，人力物力耗损殆尽，且八九军高级将领于黄桥附近或死或俘，伤亡盈万，惨绝人寰。最近各方均认为靡团结不足以言抗敌，靡团结更不足与言救民，故国钧、明扬等应各方要求，并征得省府与新四军同意，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曲塘召集各方军民代表会议，会议中各方意见扼要为下列七点：

一、实现苏北军民党政抗敌合作，空前大团结。

二、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实现抗建纲领，实现抗日民主政治为目前任务，立即组织民意机关。

三、实现廉洁政治，惩肃贪污，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

四、实行严格整军，统一指挥，务使成为抗日爱民合作军队。

五、立即给人民以抗日出版、结社、民主、自由权利。

六、实行对敌经济绝对封锁，对内调济流畅，增加生产，进行各种繁荣农村、救济商民的组织和设施。

七、实现抗日教育，彻底肃清麻醉青年腐化堕落教育，以与敌人侵略文化奴隶教育作殊【死】斗争；确定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

现在进行与省府及各军将领征取具体办法，以便推行，谨敢专陈，敬乞指示，则国家民族幸甚！苏北幸甚！

韩国钧 启
李明扬

韩国钧李明扬等呈韩主席电文

韩主席钧鉴：

曲塘谈话会各方拟具下列各项办法，当否，敬祈鉴核，采纳施行，实为公便。

甲、临时办法：

一、双方军队停止在现在驻地，维持治安，不再有冲突行动。

二、省府立即表示对新四军、八路军抗敌合作友好立场。

三、设法使摩擦范围不扩大，双方停止报复行为。

四、拥护韩主席实施所拟苏北抗敌及改善政治各项纲领。

乙、今后办法：

一、在省府领导之下，实现苏北党政军民抗敌合作之大团

- 结，立即出动大军打击敌伪。
- 二、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一切以两党联席会议之形式解决之。
 - 三、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立即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推行抗日民主政治。
 - 四、实行统一军事指挥，并以抗敌成绩、军纪风纪、民众向背为标准，立即整军。
 - 五、立即惩肃贪污，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以实现廉洁政治。
 - 六、立即动员民众并建立各级民意机关，予人民以抗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利。
 - 七、统一财政收支，实施独立之会计审计制度，以达到财政公开与合理负担之目的。
 - 八、严厉执行对敌伪之经济封锁，加强内地物质之调济与疏通，推行并奖励各种生产及合作事业。
 - 九、彻底肃清匪毒，绥靖地方。
 - 十、立即实施抗日教育，以与敌伪奴化教育作斗争，改善教师待遇，并停止一切物质与精神摧残青年之行为。
 - 十一、实施步骤分为下引各项：
 1. 召集军民大会，通过纲领并建立党政军一元化之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合作大计。
 2. 立即产生临时省参议会，其产生方法以民选为原则。

韩国钧 启
李明扬

韩国钧致陈毅书

仲弘先生勋鉴：

晨闻高论，至以为佩。贵军拟将被俘中、下级各员先行遣

归，弟已电知李总指挥明扬一致赞成，可派轮来接，即希各将该员名单示知为企。此颂
日安。

韩国钧 十月二十六日

韩国钧致陈毅书

仲弘指挥官勋鉴：

昨承示贵军拟遣散被俘中、下级军官七十一名，已由锺副主任开单见示，可交由三十三师电台报务员陈家骏、一一七师文书程义清（现任排长）三十三师电台报务员武瑞率领回省，弟已电知李总指挥明扬派轮来接，并告韩主席。特此奉覆。即颂
勋安

韩国钧顿首 十月二十七日

第七编 附 录

这里所收文件共有九种。这里可以看出摩擦的主要根源：正在上下一贯的防共反共精神。以共御国难的政党为异党，以坚决执行抗敌救国政策的军队为异军，识者早知对国家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精神不去除，实为今天国内摩擦之基本原因。反共专家对八路军、新四军由造谣中伤，直至呼为“敌”、呼为“匪”，而要彻底加以消灭。观其颁布的抗敌剿匪作战奖惩办法，丝毫没有对付敌人的气息，完全为着要消灭“匪军”（新四军）罢了。对于政治工作实施纲要，索性指明专门“剿匪”并无“抗敌”字样等反觉干【脆】得多。“匪军内容与我方对策”是邳县县长王从云的杰作，该件大获省方赞许，所以在部队中广为传布。这里有几点最宜注意：（一）文中认为省方部队弱点，在“临阵之先，怨言四出……或托词在国难期间，枪口不能对内，中国人不能打中

国人……。”可见省方的部队中间，还大〔有〕明大义而不愿摩擦之士。（二）、文中认为“城市为敌伪所据〔有〕，我方可退居乡村……若某县为共产党所据，则附近各乡村无我方官兵容身之地……当知异党为我方唯一劲敌。”这里正不知是敌人汉奸在说话，还是国家官吏在说话。（三）、对新四军士兵的痛苦，或捕风捉影或胡言乱道，毫无驳斥价值。不过其中“每个士兵，皆抱必死决心，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几句，总算对新四军已有相当认识。但新四军的所以会这样，正因为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革命的优良传统，有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等等。决不是单靠“命令甚严，有进无退”所能办到。省方对官兵有连坐法，进攻黄桥时曾广掳妇女慰劳官长，且允许士兵攻入黄桥后不可点名（就是任意奸淫掳掠的意思），先定三日后改七日，既用峻法，又用重赏，而战争还是失败。这自然是本文作者所不能了解的，也是许许多多顽固分子所不能了解的。（四）、文中“兵贵神速”与“各个击破”二段云云，处心不可为不细。但今日而不知抗敌，只知反共，今日而尚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荒谬口号，无论兵怎样多，武器怎样锐利，结果没有不败亡的。

最后一个文件是独立第六旅第十六团指导员工作日记，观此足知韩部平日反共工作努力之一斑。——编者

××××会消灭苏北中共部队电

江苏省保安旅第十八团团部代电原文

第一营徐营长奉旅长张友申参第四〇〇号代电开，奉保总团部东总参司令于号转电号奉××××会办四三电开：“据报中共企图于本年完成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我方部队多数缺乏消灭中共之诚意。士兵训练亦感不足，一经临阵，往往被其麻醉，失却战斗情绪，而指挥不统一，意志不集中，尤为中共坐大主因，苟不及早图谋对策，则苏北武装部队十万人，不消灭于敌寇之手，

将为中共各个击破无余矣。”等情。希注意等因。特电注意。张英。虞已。印。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八日

××电令战区异党部队应视同敌伪剿办电

泰兴县政府常备旅第一团命令原文

廿九年三月廿八日下午六时发于本部办事处

奉旅司令部参字第六号训令内开：“案准泰兴县政府行署卫字第一五三号公函内开，本年三月十六日奉江苏省第五区保安司令部第一一五号齐代电开，密奉总指挥李文未参电开，奉副总司令韩真申策宜电开，奉总司令于佳申电转××令一元慎电开，该战区毙(衍)异党部队之活动，亟应遵照二十八年十二月阳酉令一元培电令：各战区如发现非战斗序列中所规定隶属于该战区者，应视同敌伪，准予剿办。自应严密制裁，相机铲除祸根为要。等因。仰即遵照并饬属一体遵照为要。等因。除分电外，特电仰遵照为要。等因。除分令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并饬属一体知照为荷等由。准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团长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此令。”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大队长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此令。第一大队黄正选。

团长孙继生

团附黄正选

顾祝同令武力解决异军电

江苏省保安第四路指挥部代电原文

参战字第一四八五号密

顷奉总指挥李豪未参战电开：奉副总司令韩冬午孟宜电开，顷奉司令长官顾卅午抗召电开：异军不法行为，迭经严电制止。而该军或藉口否认，或阳奉阴违，殊难望其就法。希即密饬所属，该军如有越轨行动，尽可武力解决等因。希即遵照，并希密

飭所属遵照等因。除分电外，希即遵照并密飭所属遵照为要。黄桥何克谦。微未。参战。印。

江苏省保安第九旅司令部代电

第十八团张团长：

奉江苏全省保安司令部东保参战字第一七四四号虞代电开：案准省府东秘字第一七三六号密代电开：密。查关于防范异党各项文件，应严密妥慎保管，不得泄漏或遗失，以免为异党所藉口，迭经本府以兴机秘锐电暨兴秘字第一二六八号密令飭遵在案。即使处境恶劣，事出非常，亦应密为匿置或竟予焚毁，毋令遗失。此事关系抗战前途至巨，仰各恪遵前颁电令办理，毋稍疏忽为要。等由。除分电外，仰即遵照为要。等因。除分电外，仰即遵照。张少华。真未。参。叩。

陆军第一一七师司令部代电

参战字第四四一号

特党部仇书记长奉副总司令韩末世孟宜代电开：兹特订定各部队对于抗敌剿匪作战惩奖办法，随电颁发，仰即遵照转飭遵照切实施行为要。等因。特电遵照并转发各营连遵照实施为要。海安列刘漫天。东未。参。印。

附发抗敌剿匪作战惩奖办法一份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一日

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关于抗敌剿匪对于各部队作战惩奖办法

甲、总 则

第一条 查苏北现处敌伪压迫、土匪扰害双重苦境之内，为使各部队奋力作战，确保游击根据地起见，无论抗敌剿匪，除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之国军抗战连坐法条文办理外，特订定左列之惩奖办法。

乙、懲 罰

第二条 各部队在奉到战斗命令之后，应立刻遵照实施。倘有阳奉阴违或有奉行不力以及未战而谎报敌情、既战又捏报战绩等情事者，查明定按军法论罪。

第三条 作战各部队，上自各级官长，下至士兵，均应抱定牺牲之决心，虽处于至危险之环境，不得稍存退缩，或迟滞其行动。又，如遇友军失利而自己保存实力不予援助者，定按纵横连坐论罪，不稍宽纵。

第四条 各部平时或作战时期，务须严正军纪，如有扰民害民情事，一经察觉，定予严惩不贷。须知当此敌匪矫施柔化政策与我争夺民众之时，我各部队官兵若不格外爱护民众，则抗剿之效，终不可得。民族罪人焉能无所惩戒。

丙、奖 励

第五条 各部队如有作战左列成绩之一者，除查明实际情形呈请叙奖记功或给奖金外，对于装具械弹损失，决准尽先予以补充。

一、以劣势兵力而能击破优势匪军，或被包围，卒能固守待援者。

二、抱牺牲精神竭力苦战，使我军或友军不利之形势转为有利者。

三、深入匪区出奇制胜，战绩卓著者。

四、友军被围，分兵援助赖以解围者。

五、追剿溃匪得收歼灭之效者。

六、俘获著匪或经击毙证明得实者。

七、夺获匪之械弹者。

八、能设法招抚匪中重要分子，使匪势崩溃者。

九、在剿匪期间，恪遵命令勤劳卓著者。

十、负伤官兵力疾奋勇仍能参加战斗者。

第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

剿匪政治工作实施纲要

一、宣传工作

A 原 则

- (甲) 阐扬三民主义是唯一的救国主义。
- (乙) 揭发匪党阴谋叛国、扰乱抗敌阵线的罪恶。
- (丙) 暴露匪党虚伪欺骗的宣传。
- (丁) 搜集匪党压迫民众、违反法律的罪行，加以切实宣传。
- (戊) 劝导黄桥一带地区之民众，不受匪党欺骗和利用。
- (己) 诱导匪军士兵随时反正，勿受匪党利用。

B 方 法

- (甲) 印发简明传单随时散发和张贴。
- (乙) 集合长于口才之官兵，组织宣传队，随时随地作口头演讲。
- (丙) 政工人员及宣传人员，宜化装以谈话方式向民众宣传。
- (丁) 各政工单位缮制简明壁报，宣传战果。
- (戊) 张贴并散发标语。

C 标语口号

- (一) 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
- (二) 歼灭收缴民枪的匪军。
- (三) 打倒扰乱抗日阵线的匪军。
- (四) 肃清反抗政府违反中央的匪军。
- (五) 民众们不要受匪党的虚伪欺骗宣传和利用。
- (六) 肃清匪军才可以巩固抗日阵线。
- (七) 新四军的弟兄们不要受共产党的利用。

- (八) 新四军的弟兄们赶快归顺中央军。
- (九) 归顺中央军的士兵才是真正的抗日份子。
- (十) 我们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
- (十一) 我们只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
- (十二) 我们只有一个政党——国民党。
- (十三) 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
- (十四) 江苏省民众应当拥护江苏省政府。
- (十五) 拥护韩副总司令肃清反抗份子。
- (十六) 民众们应当在省政府领导之下共同歼除抗命的匪军。
- (十七) 拥护蒋总裁实行抗战建国。
- (十八) 拥护国民政府。
- (十九) 中国国民党万岁。
- (二十) 中华民国万岁。
- (二十一) 蒋总裁万岁。
- (二十二)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 (二十三)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 (二十四)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 (二十五)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 (二十六) 匪党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
- (二十七) 匪军阴谋叛国的罪恶胜〔甚〕于汉奸。

二、民运工作

- (一) 各级政工人员应掌握驻地在乡镇保甲长，并与之取得密切联络。
- (二) 各级政工人员应指导保甲人员领导民众，协助军事。
- (三) 视事实需要，组织军民合作站。
- (四) 指导民众，协助谍报人员，搜集各种情报。
- (五) 凡行军到达各地区，应立即召集保甲负责人员及地方

自治领袖开会。

- (六) 严防不法士兵对于公务员、保甲人员及民众有傲慢侮辱之行为。
- (七) 调查各地倾向赤化之份子，并监视其行动。
- (八) 调查驻地青年，加以密切联系。
- (九) 劝导民众勿收容匪军侦探。
- (十) 清查或抽查驻地户口。
- (十一) 指导保甲机关组织输送队、盘查所、传递哨。
- (十二) 视事实需要，组织掩埋队、救护队。

三、特务工作

- (一) 各级整训机构，应指定专人办理情报搜集及报告事宜。
- (二) 组织民众情【报】网。
- (三) 筹备必须经费，雇用民众采访敌情。
- (四) 匪军窜扰地区，酌量雇用坐探。
- (五) 调查匪军之游移份子，并设法拉拢。
- (六) 联络匪军窜扰地区之地方人士，以便取得情报；或招致来归，协助军事之推展；或令其离开匪区，以免被其利用。

四、军训工作

- (一) 各连政治指导员应随时召集小组会议，讨论进剿匪军方法及整饬军风纪之问题。
- (二) 对士兵讲述匪军阴谋叛党卖国防〔妨〕害抗敌压迫民众种种罪行，以鼓励其敌忾心。
- (三) 教授士兵呼喊口号，以涣散匪军士气。
- (四) 训导士兵对于民众态度务必和善，决不可有欺侮压迫傲慢之行为。
- (五) 各单位驻地应讲求清洁，开发时更宜扫除清洁。

- (六) 各单位离开驻地时，各级政工人员应调查士兵有无骚扰民众及欠账之行为，不问如何情形均据实向【各】级报告。

匪军内容与我方对策

邳县县长王云从作

一、派员往各部队说明时局严重，认明谁是唯一敌人

我方部队若有弱点，即怯于作战。临阵之先，怨言四出，或谓弹药不足，或称武器不良，或托词在困难期间枪口不能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意在避战，不愿牺牲，故有种种自私自利懦弱表示。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凡土匪汉奸、维持会皆中国人也。若本枪口不能对内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听匪伪烧杀抢掠而不治，试问成何国家？古人有言，杀人目的在爱人，除暴始能安良。目前苏北之危，敌伪反不足虑，其祸患实为共产党领导下之甲乙两军。因该匪军发展神速，实有突飞猛进之势；其目的在推翻党国，变更社会组织，若不迅即制之，如野【火】燎原，无法挽救。例如，城市为敌伪所据，我方可退居乡村，照常推行政令；若其县为共党所据，则附近各乡皆无我方官兵容身之地。明乎此，当知异党为我方唯一劲敌。甲乙两军为苏北“心腹大患”。为明耻教战起见，应选派军政干员，前经我驻防各区之部队，说明上述各节，共同奋斗，勉予打击者以重大打击。

二、匪军士兵之痛苦

甲乙两军全体士兵，十分之九系被俘获强迫入伍，回家之心无时无之，其原因约分述之：

(一) 匪军士兵每月只得饷一元，吸纸烟及零用钱俱付缺如。此痛苦一也。

(二) 凡士兵皆一时被骗而来，思家情切，无论开到何地，皆不准请假回家探望。凡入伍在半年以内之新兵，皆不许自行出

营赴街购物，请假后再加老兵尾随监视行动，兵士被拘束太严，几完全失去自由。此痛苦二也。

该匪军到处攻打，在十日以内至少作战一次，士兵伤亡弃置不顾，致后死官兵颇为寒心。惟命令甚严，有进无退，进则易作无谓牺牲，退则被匪部自行击毙，故每个士兵迫于形势，皆抱必死决心，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事后追思，人人恐惧，个个想逃。此痛苦三也。

匪部士兵言论亦失自由，不但不能窃窃私议，即个人苦处亦不敢出诸于口。一旦说出，其同班士兵有共产党籍者，即据实转报上级严加拘惩，真所谓敢怒不敢言。此痛苦四也。

三、兵贵神速追剿歼敌

查甲乙匪军饷项无着，以诈索为筹款方法，劳师动众，就食地方，因此民众痛恨异常。其弹药亦感不足，消耗之后，更无法补充。因匪军无守土之责，皆集体行动，此次深入苏北，距离后方甚远，该军士兵背乡离井，精神日增痛苦。我方部队若实行夜袭围剿后，匪势不支，必纷纷后退。若由甲县退经乙县，不能认为匪共肃清，任务完成，此剿彼窜实力犹存，掩土重来死灰可以复烧。为除恶务尽计，为一劳永逸计，如发现匪军溃退情事，应由原攻击部队迅速穷追。再施第二次第三次围攻，该匪弹尽援绝，或束手就俘，或弃枪换便衣冒充良民落荒潜逃。突围之后，即化整为零，三五成群之小股，或为我方哨兵所截获，或为民众所捕拿，乘隙脱逃回家集合不易，则匪军末日已至，完全解体矣。若剿而不追，作无谓之消耗战，我方官兵徒劳无功，致匪势猖獗，国本动摇。恐将成不治之症矣。

四、将匪军各个击破之计划

甲乙两军初到苏北，相距尚远，联络不便，我方应派员与到扬口、高沟之甲军表示缓和，派一部份兵力相机监视，于暗中抽调各部队进剿泰、靖、通、如一带之乙军。如此项军事行动为甲

军所悉，我方再派员或托当地士绅向甲军解释，谓泰兴方面之冲突系属误会，乃地方事件，我方军政当局已下令制止矣。或购买适于军用之礼物，分送甲军，施以小惠，作为缓兵之计。或将扬口、阜宁、益林等处之交通完全封锁，不准客商通过，以免甲军派人乘轮前往泰兴与乙军联络，得悉真相。泰、靖、通、如之交通亦宜封锁，以免乙军派员与甲军联络。甲乙两军纵利用无线电台传达消息，但电文简略不详，我方可探知匪军电台所在地，围攻时首先将其破坏，则无线电台亦失其作用。俟泰兴军事结束，即飞调各部队收复涟水，围攻甲军。则匪军进犯苏北夹攻我军之企图，被我方先发制人完全推翻。苏北之危局即可解除矣。

独立第六旅第十六团指导员刘志鹏之工作日记

（一）布告江北苏皖地区逆匪五大罪状。

日期：三月二十一日 地点：东王庙

甲、研究事项：

（一）摧残人民。（二）违背命令。（三）欺诈骗伪。

乙、实施经过：

将逆匪罪状列举布告。（详稿簿）

丙、实施结果：

民众洞悉逆匪罪恶，一致声讨。

（二）告诫江北苏皖地区逆匪及被威胁民众。

日期：二月二十一日 地点：东王庙

甲、研究事项：

（一）准予自新。

（二）解散非法组织。

（三）不悟者则加以讨伐。

乙、实施经过：

将予逆匪及民众之优待讨伐各项办法列举布告。（详稿

簿)

丙、实施结果：

民众深知被利诱之害，被威胁之危，纷纷自新。

(三) 张贴标语。

日期：三月二十一日 地点：东王庙、马家集。

甲、研究事项：

(一) 逆匪五大罪状。

(二) 告诫逆匪及被威胁民众。

(三) 我们的主张。

(四) 请大众研究“毛泽东”先生。

乙、实施经过：

张贴东王庙、马家集、竹镇集及附近各村庄。

丙、实施结果：

民众深深明瞭剿匪意义，努力协助军队讨伐逆匪。

(四) 举行剿匪宣传大会。

日期：三月二十一日 地点：马家集。

甲、研究事项：

(一) 演讲。(二) 讨论。(三) 歌咏。(四) 呼口号。

乙、实施经过：

由指导员演讲，有知识民众发言讨论，政工队歌咏，宣传队员领导民众呼口号。

丙、研究结果：

民众深切认识逆匪的真相与讨伐的必要，协助军队切实剿匪工作。

(五) 对本团官佐宣讲逆匪罪恶。

日期：三月二十一日 地点：东王庙、王庄。

甲、研究事项：

(一) 集合谈话。(二) 个别问答。

乙、实施经过：

集合全体宣讲逆匪罪状，讨伐理由，剿匪办法。

丙、实施结果：

官兵认识清楚，目标准确，愿意牺牲个人，完成使命。

苏北事件真相

新中华报编辑部

编者按：本文原载1940年11月28日《新中华报》，1940年12月16日转载于《解放》121期。今据《解放》付印。可为《苏北摩擦真相》一文的补充。其中个别地名、人名有不同之处，例如魏村为庞村、刘志鹏为刘志强，张徵法为张彤法、吴玉云为吴玉书等，限于编者了解不多，未敢遽加改动。

编者按：亲日派阴谋家，正在利用种种无稽的借口，来挑拨反共内战，准备对日投降。苏北事件正是这种借口之一。本刊兹将苏北事件的真相发表，是非曲直，请全国抗日人士公断。

本年十月四日，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遣数万大军，向苏北新四军陈毅支队作武装进攻。陈毅部被迫自卫，遂发生黄桥战斗，即最近引人注意的所谓苏北事件。

事件发生前后，韩德勤氏利用种种便利条件，大发各种宣言通电，说新四军“擅自渡江”，“属意磨擦”。颠倒是非，隐蔽真相。而投降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更推波助澜，企图利用所谓苏北事件，作为向苏北新四军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作新的大规模进攻之借口。但事实胜于雄辩，人证物证胜于一切造谣。用将我们已得到的有关苏北事件的各方重要函电一部份披露于此。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当此敌寇政治诱降空前严重，内战危险空前紧张之际，当此

全国同胞应当更加协力反对投降、反对内战之时，我们衷心地希望韩主席悬崖勒马，勿再作鹬蚌之争。尤望中央政府当局明令皖南各友军撤去对新四军军部之包围，停止十五万大军向皖东、皖北开拔、向新四军进攻之行动，捐弃前嫌，一致抗敌。挽救时局危险，这不仅是我们的企求，也正是全民族所切望的。

现在，我们将苏北事件的真相略述于下，以供国人正直的评判。

一 新四军陈支队被迫渡江

新四军陈毅支队为什么北渡长江呢？请看新四军项副军长梗（二十三日）午电对这一问题的说明：

“（衔略）新四军陈、管部北渡经过：（甲），南京失陷后，镇江、大桥、高桥、扬中等地成立了地方自卫的武装，其领导者为管文蔚。本军陈（毅）支队奉命挺进江南，即将管部加以整编，编成管聂纵队，坚持敌后作战。（乙），去年（一九三九）三月，伪军方钧地（？）部在镇江第七区抽收捐税，收缴民枪。当奉顾司令长官（祝同）及冷代总指挥（欣）命令，于五月初派队将方部驻扬中、江都两地之武装解决，其残部为张少华（韩德勤部保安第九旅旅长）所收容。（丙），本年一月间，日寇进袭扬中，管部驻镇江之一部，即渡江增援。十一日扬中失陷，交通被日寇阻隔，该部即留驻北岸。

（丁），二月间，泰兴敌总攻泰州。卅日（二十日）大桥失陷。管部即西进增援，协同友军作战，将敌击溃。战斗延至三月。不意苏省主席韩德勤令调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及江苏保安旅，集合兵力约十四个团，向驻大桥、江都地区之管部进攻。经八日七夜之苦战，始得突围自保。（戊），六月间，六十三师开高邮、东汇，挺进纵队第五、六团开溧水、上兴一带，新四师开溧阳、竹箦南渡，对我江南指挥部

取包围形势，围攻医院，截断兵站。陈毅不得已率部退移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己），此时正值驻大桥之管部被围告急，陈毅支队渡江欲谋调解，以期和平谈判。奈以韩李毫无诚意，未获效果。陈（毅）不得已始以一部增援管部。”

（下略）

由此可见，管文蔚部原是镇、扬、泰一带的地方武装，散驻大江南北，其全部北渡，则是由于奉命解决伪军方钧地（？）部，并由于日寇向北岸进攻，管部北渡增援，及至扬中沦陷，归路已断，于是管部不得不留驻江北与日寇周旋。

其次，在六十三师等部的包围进逼之下，陈毅支队为避免箕豆之煎，不得不忍痛离开江南，向江北转进。同时由于管部被围，调解既未如愿，不得已以一部增援。

由此可见，陈、管两部之北渡长江，纯系出于奉命抗日，避免消耗实力于内部磨擦；即最后不得已的自卫，也是为国家民族保存抗战的实力。

二 韩德勤领导反共

陈、管两部渡江进入苏北的事实，既如上述。可是，有些人却不以国家民族为念，而认为：“目前苏北之危，敌伪反不足虑（！）其祸患实在共产党领导下之甲乙两军（编者按：甲军指八路军，乙军指新四军）……例如城市为敌伪所据，我方可退守乡村，照常推行政令。若某县为共产党所据，则附近各地皆无我方官兵容身之地。明乎此，当知异党为我方唯一（！）劲敌，甲乙两军为苏北心腹大患。”（见江苏省政府印发之《敌军（按指新四军八路军）内容与我方对策》。）

他们从这种不顾民族国家的观点出发，根据“敌伪反不足虑”，“共产党是唯一劲敌”的分析，于是乎大举反共，其领导者就是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氏。下列文件就是铁证：

(A) 江苏省政府于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发出之秘字第一一七四号密令，严饬所属执行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即系韩德勤兼任）制定之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作人员连保连坐办法。此办法内容是：

“（一）为防止异党活动，特制定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作人员连保连坐办法。

（二）连保连坐办法计有二种：一，保护式——各军事政训机关、各部队之军官军佐文官，凡少将以下者；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除各级党部特务机关工作人员，省党部委员书记长外；各学校、各训练机关、民众团体、社会法团之负责人，皆由较高级长官或高级人员二人保证。二，连保式——各军官佐、军用文官、政训工作人员，凡校官以下同官阶者；公务人员，凡荐任职级以下职级相等者；各级党部及民众机关之职员；大中学校、训练机关之学生学员；各民众团体、社会法团之工作人员，皆由三人互相连保。

（三）使用办法：一，单独使用一种。二，混合使用两种并同时使用两种。即保证人对被保证人或相互保证人，有违反三民主义之言论及行动者，有××（电码不明）中国国民党以外各党派之行动者，负保证之责任。……”

(B) 江苏省政府于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发出兴朋字第二八二八号密令，其内容要点为：

“（一）防止异党活动，以县为单位，由县长负责任。

（二）（从略）

（三）各县长发现异党活动各情事，应紧急呈报省府专署，并随时与驻在附近之国军地方团队，取得密切联络，尽力防止其活动。

（四）各县长每旬填具防止异党活动之工作报告表，分呈省府及专署。

（五）各县长密定宣传方法，督促区、乡、镇、保、甲长为积极有效之防范为要。”

（C）本年六月九日发出的，由特派员韩德勤、书记长蓝伯远联署的中国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特别党部之组字第四〇二号密令称：

“（上略）遵照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暨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颁发之《防止异党兵运方案》，拟定《防止异党兵运实施办法》一种，仰即切实执行。

附《防止异党兵运实施办法》。

（密）

（一）本办法依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暨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颁发之《防止异党兵运方案》为宗旨。（二）本办法之目的在使地方原有及日生(?)之武力细胞信仰坚定，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并运用广大民众之努力与异党投生(?)之觉醒，粉碎异党之阴谋毒计。（三）本办法之实施，以理论克服理论，以组织对付组织，以行动制裁行动，以工作领导工作为原则。（四）实施办法：一，对所属士兵、党员举行直接或间接之心理、政治常识、行为等项之考验，以明瞭其对领袖之信仰、抗战常识、党义了解；二，考验结果对可疑之士兵，应即严加侦察，以明底细；三，建立报告网；四，查禁或切实检查官佐、士兵之来往函电，倘发现可疑之语句，即暗中毁灭，并多方侦询，以明究竟；五，以营为单位实行连保连坐；六，考验调查属实之异党分子，应指派官员多方说服，纠正错误，使其明白自首，如顽冥不服，应即看管。……”

（D）八月二十日发出的江苏省政府密带代电与民字第三五八三号内称：

“（上略）防止异党非法活动，远经中央及本省先后决

定办法，通令遵办有案。近据查报，各地方仍有异党潜滋，足见此重要明令尚未认真奉行，言之至为痛心。特再规定办法六项：（一）各县、市、镇保甲长，以清除奸伪、防止异党非法活动两项为唯一中心；（二）保甲长应随时检查保甲内居户及要道，遇有奸伪或异党潜入，立即密报；（三）如确系异党份子，应负责监视；（四）如有疏忽谬误情事，一律究办；（五）如有知情不报或密纵勾结情事，应依法惩办，并予以连坐处分。……”

（E）苏省府韩主席认为这种密令之下达，犹不足以竟全功，竟更进一步于本年三月一日对所属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训话，公然反共。训话要点由张徵法、吴玉书记录下来，兹摘录如次：

“训话要点第三项为匪军罪恶与剿匪决心：（一）违反国家法令，不服从三民主义的就是匪军；（二）匪军是违反中央命令，破坏国家法纪的；（三）匪军是最阴险、最虚伪、最无人道的；（四）匪军是没有信义、没有道德，最残酷的；（五）目前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最大叛逆就是匪军；（六）剿匪与杀敌同样重要，同样有功；（七）要抗战胜利，安宁地方，必先剿匪；（八）我们不消灭匪军，匪军将消灭我们；（九）我们必须人人下最大决心消灭匪军。

训话要点第四项为剿匪必胜的信心：（一）我们奉中央命令剿办匪军，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师直为壮曲为老，此所以必胜。（二）我军是正规部队，兵力超过匪军数倍；匪军是乌合之众，真能作战的甚少。（三）人民是拥护我们、听我们领导的。（四）我们必须英勇××（电码不明）一致荡平匪犯。（五）我们必须抱定剿匪必胜的自信心，完成任务。（六）此次全力进剿，必定可以剿除匪患。”

无疑的，这是“黄桥战役”开始以前，韩主席的剿共誓师。

(F) 当然, “上有好者, 下必尤甚焉”。在韩主席的领导之下, 那些逢迎邀宠的人, 自更借此迎合上意, 雷厉风行, 那里还管什么民族国家、团结抗战呢?! 且看江苏省邳县县长王化云所作之小册子《敌军内容与我方对策》(编者按: 这里“敌军”即指八路军新四军, “我方”即指省方), 其主要内容摘录如次:

“ (一) 我方部队若有弱点, 胆怯于内战, 临阵时怨言四出, 或谓弹药不足, 或称武器不良, 或托词在国难期间枪口不能对内,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意在避战, 不愿牺牲, 故有种种自私自利的懦弱表示。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凡土匪、汉奸、维持会皆中国人。若本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原则, 听匪伪烧杀抢掠而不问, 试问成何国家? 古人有言, 杀人目的, 在于除暴始能安良。目前苏北之危, 敌伪反不足虑, 其祸患实在共产党领导下之甲乙两军(编者按: 甲军指八路军、乙军指新四军)。因该两军发展神速, 实有突飞猛进之势; 若不迅即制止, 如野火之燎原, 无法挽救矣。例如, 城市为敌伪所据, 我方可退守乡村, 照常推行政令; 若某县为共产党所据, 则附近各地皆无我方官兵容身之地。明乎此, 当知异党为我方唯一劲敌, 甲乙两军为苏北心腹大患。

(二) 甲乙两军初到苏北, 相距尚远, 联络不便。我方应派员与到达扬口、汤沟之甲军联络, 表示缓和, 并派一部分兵力相机监视之。再于暗中抽调各部队进剿泰、靖、通、如一带之乙军。如此项军事行动为甲军所悉, 我方则派员或托当地士绅向甲军解释, 谓泰兴方面之冲突系属误会, 乃地方事件, 我方军政当局已下令制止矣。或购买适于军用之礼物, 分送甲军, 施以小惠, 作为缓兵之计。并将扬口、阜宁、益林等处之交通完全封锁, 不准客商通过, 以免甲军派

人乘轮前往泰兴，与乙军联络，得悉真相。泰、靖、通、如之交通，亦宜封锁，以免乙军派员与甲军联络。甲乙两军纵利用无线电台传达消息，但电文简略不详。我方探知匪军电台所在地，围攻时首先将其破坏，则无线电亦失其作用。俟泰兴军事结束，即飞调各部队收复涟水，围攻甲军。”（下略）

这一小册子得韩主席之赞赏，已由省政府翻印，发给所属及各部队，当做教育材料。

（G）再看韩德勤的机关报《情报》上的反共言论。

（甲）九月四日的社论，《论肃匪》一文内称：“……其实借抗战的美名，曲解主义，阻碍抗战，劫夺民财，实行赤化。共产党主义之虚伪，犹能回忆往年赣省民众××××（电码不明）之惨祸，而惊心动魄。应立即大张挞伐，毋使滋蔓。……此辈心目中实无祖国，人兽之分，亦几希矣。”

（乙）九月十三日的社论，《告苏北同胞》一文内称：“……汪逆借和平之美名，断送国家主权，匪伪则以抗战之美名，出卖民族利益。两者同样是国家罪人，民族叛徒。……”

（丙）九月十四、十五两日的社论《正名》一文内称：“……不遵国府命令，中共要实行民族失败主义，实行反爱国主义，其形成与存在和新民会大名会之形成与存在一样，为异族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斧头牌的国徽主义等于太阳牌的东亚主义，中国共产党等于中国新民党，抗命叛国的军队等于皇协军、和平救国军，毛精卫等于汪精卫，……中共不是中国人的集团，不拿中国当祖国，更希望中国早日灭亡。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等于奸党。……西安事变后，奸党军队所以愿意改编者是保留作用，是骗钱作用。目前他们祸国扰民，所以新四军是匪军加

匪军。……”

这还成什么话？这难道是对友党友军之常态！？

（H）再看在韩德勤氏这种一贯的反共政策领导之下的军队政治工作。下面就是独立第六旅第十六团政治指导员刘志强之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工作日记，由此可见其努力反共之一斑。

“（一）布告江北、苏皖地区逆匪五大罪状，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东王庙。

（甲）研究事项：一，摧残人民；二，违背命令；三，欺诈骗伪。

（乙）实施经过：将逆匪罪状列举布告。（详稿簿）

（丙）实施结果：民众洞悉逆匪罪状，一致声讨。

（二）告诫江北、苏皖地区逆匪及被威胁的民众，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东王庙。

（甲）研究事项：一，准予自新；二，入匪非法组织仍不觉悟者，则加以讨伐。

（乙）实施经过：将对自新者之优待及对不悟者之讨伐等各项办法，列举布告。（详稿簿）

（丙）实施结果：民众深知被利诱之险，被威胁之危，纷纷自新。

（三）张贴标语，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东王庙。

（甲）研究事项：一，逆匪五大罪状；二，告诫逆匪及被威胁民众；三，我们的主张；四，请大众研究“毛泽东先生”。

（乙）实施经过：张贴东王庙、马家集、竹镇集及附近各村庄。

（丙）实施结果：民众深深明知剿匪意义，努力协助军队讨伐逆匪。

（四）举行剿匪宣传大会，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马

家集。

(甲) 研究事项：一，演讲；二，讨论；三，歌词；四，呼口号。

(乙) 实施经过：一，指导员演讲；二，知识民众发言讨论，三，政工队歌咏，四，宣传队员领导民众呼口号。

(丙) 实施结果：民众深切认识逆匪的真相与讨伐的必要，并奋勇协助军队，切实实行剿匪工作。

(五) 对东团官佐宣讲逆匪罪恶，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东王庙王庄。

(甲) 研究事项：一，集合谈话；二，个别谈话问答。

(乙) 实施经过：集合并经宣讲逆匪罪状、讨伐理由及办法。

(丙) 实施结果：官兵认识清楚，目标准确，愿意牺牲个人，完成使命。”

(I) 韩德勤氏之厉行反共，也可以从其令颁之反共标语上看出，兹摘要录下：

“欲抗战建国胜利，必先肃清万恶匪军。

欲安居乐业，必先肃清万恶匪军。

欲肃清匪军，必先使军民密切合作起来。

欲肃清匪军，必先使军民动作一致。

匪军是危害国家民族的罪人。

匪军是阻碍抗战、破坏统一的国民公敌。

匪军一日不消灭，国家一日不得太平。

匪军一日不消灭，抗战一日不能进到胜利之早临。”

(J) 韩德勤氏的反共政策，自不免要踏上勾结日寇的前途；至少现在是已成为汉奸的逋逃藪。下面就是韩氏所属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通敌之铁证。

敌影影中尉致函并慕少尉，着掩护张英部过江。张英为张少

华之弟，即在张旅任团长，原信为日文，兹特译出如下：

（衔略）连日的奋斗，甚劳苦，特此慰问。本日特从庞村派出张英之妻为江北联络员。……为掩护在江北之张英部队渡江起见，可命徐文郁部在圩堡镇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该部队人员约有一百名（按系仅指渡江者而言），并携有联络旗。现先使该部队与贵队联络，恳请多方指示及帮助为盼！（下略）”

（K）六月九日，易冰心写给江苏省第七区专员王殿华的报告，原文云：

“（上略）日方决定消灭苏北共党及游击队，其办法如下：甲，建立和平建国军。乙，收容游击队。丙，每乡组织反共良民自卫团。丁，预备在三个月内实现。完成后，日军即撤回，每县仅留日军一中队或一分队而已；其余一部分割交与××助（电码不明）司令。戊，我到汪处接头，现准备明日动身。（中略）不重要时，无大紧报，俟南京回时再说，具体情形及计划由刘流芳代报。（下略）易冰心报于百忙中。”

（L）韩德勤氏之一贯的反共政策，必然要发展到军事反共，下面就是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传达韩氏的“剿办异军”的电令：

“（衔略）奉剿匪总司令韩省申策宜电开：奉总司令于佳申电转委座令一元川电开：该战区异党部队之活动，亟应遵照二十八年十二月阳西令一元电令办理。如发现非战斗序列中所规定隶属于该战区者，应视同敌伪，准予剿办。自应严密制裁，相机铲除祸根为要。（下略）”

（M）再看顾（祝同）韩（德勤）连署的剿共密令：

“（衔略）奉军委会办此篠三电开：据报中共企图在本年完成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我方部队多数缺乏消灭中共之诚意。士兵训练，亦感不足。一经临阵，往往被其麻醉，失

却战斗情绪。而指挥不统一，意志不集中，尤为促成中共扩大之主因。若不及早制谋对策，则苏北武装部队十万人，不消灭于敌寇之手，转为中共各个击破无余矣。（下略）”

（N）五月十五日江苏省第七区专员王殿华进攻皖东北之张爱萍部之命令，原文摘录如下：

“（衔略）（一）共军张爱萍部主力现仍盘踞朱湖，我军有歼灭该匪之任务。（二）第四纵队两个营攻击朱湖右翼，×××团（电码不明）附机炮连（炮一门）攻朱湖正面，淮阴常备团攻朱湖左翼。（三）五十四团二营解决永安河东岸之匪后，可重新布置攻击，策应朱湖主攻。（四）如敌退天长，应尽量截击，以期歼灭。（五）六十二团两个营随余位于马宅一带，为总预备队。（六）各部队统限于命令到达后，即时移动；务于午后一时，到达攻击准备地点；三时开始攻击。（下略）”

（O）五月敬日（二十四日）淮阴县保安团第三大队长姜培厚的作战报告，原文云：

“（衔略）职奉命攻击盘踞森元集之新四军，当即率全队向森元集挺进。下午四时到达壶庄，即开始攻击。激战数小时，第七中队占领该集之东面。同时由北面攻击之第七旅部队亦已到达，协同向集内之敌攻击。（中略）我各部队与七旅部队确实占领该集，并分途追击。是役毙敌十余名。（下略）”

（P）再看韩德勤氏所下的作战命令——六月有（二十五日）酉电内开：

“（衔略）鸿密。（一）据报新四军一千余人，现在七圩港与常九旅接战中。（二）为合力歼灭该敌起见，仰各该部各派精锐部队一大队，迅速前往，包围而歼灭之。（三）以上各部队归何指挥官克谦统一指挥为要。（下略）”

(Q) 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氏给所属各军的感酉电令内称：(发电日期本年六月二十七日)

“ (衔略) (一) 据各方确报，匪军现在江都、泰县、泰兴各县境内，集结兵力五六团，有夺取两泰，进攻兴化，造根据地，而以匪化苏北之企图。(二) 我军以安定地方，坚持抗战(?) 为目的，决将该匪军，就江都及两泰各县内，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地区，分进包围而歼灭之。

(三) 着李总指挥(明扬) 指挥所部及张星柄、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兴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四) 着李军长(守维) 指挥所部第八九军及王殿华、张能忍、秦云鹏各旅队及地方团队，迅以主力进击洪泽湖以北地区，攻击泗县境内各匪军而歼灭之；并以有力部队向盱眙、天长压迫，联系李总指挥所部，肃清洪泽湖之共军。(五) 以上各部队，统限电令到达后，即便实施。(下略)”

(R) 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根据韩氏的感酉电令，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时发出如下之作战命令：

“ (一) 约有异军千余人，现在焦家荡、焦家堡、袁孙庄、虾蟆子、姚家×(电码不明)、大小元口一带扰乱中。

(二) 我各旅团队奉令有分进合力围击歼灭该敌之任务。

(三) 右翼部队(第九旅全旅与泰兴县常备旅之一团) 归孙副旅长及丁团长统一指挥，限于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十二时占领豚土桥、张家桥、昆卢寺、十里店、姚岳一带，将攻击准备布置。

(四) 左翼部队(第四旅七、八两团及第十纵队第二团八支队) 统归范司令指挥，限于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前占领大蚱家庄、印庄、肖家柞及虾蟆圩附近，将攻击准备布置，并相机占领虾蟆圩。

(五) 各部队占领攻击准备布置后，即向焦家荡、焦家庄、闻家庄及虾蟆圩一带之敌攻击前进。

(六) 各部队应互相切守联络。

(七) 旗号及口令另表订定之。

(八) 各部队就攻击准备布置后，将各项情况随时具报为要。

(九) 敌我情势如略图。(附略图一份)

(十) 余在黄桥指挥。”

以上为七月间“黄桥战斗”以前，韩部进攻新四军的布置配备与作战命令。

(S) 宿迁县政府七月篠日(十八日)通报，原文云：

“ (第一、二、三项从略)。(四) 津浦南进支队第一团孙向贤〔涵〕部刻在全镇一带，被南劲九(?)军独立团痛击，匪部损失甚大，刻已逃窜吴周口一带。(五) 江苏省第七区保安司令部代电苏保参字第三〇三号内开：案奉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敬午转彭电开：顷据张旅长能忍养亥电，据泗县马县长报告，本县南方城、新行圩、孙围等处，连日来有匪部数千名，为苏鲁豫皖部队，匪首为彭明治，联络皖东北之张爱萍、钟徽〔辉〕等匪部数近万名，其企图现尚未查明。本部兵力单薄，恐不足御，请即电苏皖两省府迅派大军协剿，免致伸延等情。除电复外，希即严防。(下略)”

(T) 再看八月下旬韩德勤氏进攻黄桥的作战命令，原文如下：

命令：八月二十一日发于东台副总部。第三三九号。

(一) 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军，其司令部在分界镇，其前进部队约有一团，古溪、营溪、孙家庄各有八百人，运粮河、陈家桥、花园桥及北新街、苑高庄等处，时有散匪及便探出没。

(二) 我军以歼灭该匪为目的, 拟向分界、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

(三) 兹规定兵团区分及攻击部署如左:

(1) 特派李总指挥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 李军长守维、李副总指挥长江为进剿军副总指挥。并派李副总指挥长江兼右翼进剿军指挥官, 陈指挥官太远为副指挥官; 郭参谋长心冬为左翼进剿军指挥官, 刘师长漫天为副指挥官。

(2) 右翼进剿军李兼指挥官长江率所属精锐部队三个支队及苏北游击指挥陈太远全部, 于八月三十日就姜堰附近集结完毕后, 于九月二日起, 经蒋垛及其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

(3) 左翼进剿军郭指挥官心冬率第一一七师(欠一旅)、附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二营)于八月三十日就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完毕后, 于九月一日起经古溪及其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

(4) 左右两翼军作战地境为崔田镇、大小虎庄、鸭儿湾连线上属右(李)翼军。(缺)

(四) 各守备地区布署如左:

(1) 泰州城及泰州至刘家铺以南并泰州至姜堰(不含)一带, 由鲁苏皖边区部队担任之。

(2) 姜堰(含)至白米(不含)间由保安第九旅(欠江南两营)担任之, 白米(含)至曲塘(含)间由保六旅陈旅长率兵两营担任之, 均归陈指挥官熏箕指挥。

(3) 曲塘(不含)至海安及用发桥栅湾(含)一带防务由保四旅担任之。

(4) 以上全线守备任务, 均限于三十日晚接替完毕。

各守备部队须大量运用已设之碉堡工事, 节药蓄力, 并在守备线南北地区搜索警戒, 肃清散窜之匪。

(五) 作战指导事项:

(1) 各军前进时(行动待后指定之路线), 对于沿途及两侧之散匪, 派队驱逐或监视之; 万不可以大队与其肉搏, 致迟滞前进。

(2) 各军前进路线及其每日到达地区, 逐日由本部规定, 于先一日中午前后告知。每日到达驻地, 随时应即修筑防御工事, 在扼隘地点派必要兵力, 以每营一连为工事(一律务于中午前后完成)。夜间警戒应注意匪由四面接近, 并多派埋伏战斗侦探, 尽力向远方严密搜索; 如发现敌人时, 按其兵力兵种行进方向, 以预定之记号(手电灯光或打枪)向后方报告; 非在与匪十分接近之际(尤其夜间)不得任意打枪, 无谓消耗弹药。

(3) 各军应互相通报及向后方报告, 并携带电话为要。此外应各指定专用无线电台, 不分昼夜, 以简明文字(到达出发地点及日期并与匪军接触情形)联络。各部队务携带夜用之被覆电话线, 随指挥官前进敷设之。

(4) 逆匪如放弃分界黄桥, 我军应即跟随进击而歼灭之。

(5) 派本部李参谋正道随左翼军, 张参谋随右翼军前进, 担任联络。

(六) 以上各项除分别电达外, 仰即遵照办理具报。

(七) 余在东台副总部。

右令

保九旅旅长张少华(下略) ”

三 陈毅支队被迫自卫

——黄桥之役

在韩德勤氏的步步进逼, 大举围攻之下, 陈、管两部的

态度如何呢？请看本年十月间各方的函电，便知实情。

（A）陈毅电称：

“（衔略）我们一贯的坚持团结，不愿分裂，屡次派代表与韩主席进行和平谈判，奈迄未获允。及至我军进驻姜堰后，韩主席表示，新四军须立即退出姜堰，始能提及谈判。同时，各界民众犹信韩之诺言，以为新四军果能退出姜堰，则苏北和平即可实现。我方为坚持团结，立即服从省方意见，尊重人民公意，乃于九月三十日退出姜堰。但是韩主席以剿灭我军为一贯政策，乃违反诺言，于我军退出姜堰之际，复派大军南下征剿……”

（B）不信，请看韩德勤氏卅（九月三十月）亥电令：

“（衔略）（一）姜堰之匪，确已向黄桥方向撤退，由此足证我战略上已获先制之利。（二）现匪胆已寒，必求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求主动，切勿为匪阻止，致成对峙状态。（三）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一翼或两翼包围而歼灭之。（四）此次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政治军事问题至大，事以至此，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希将此意通达各级将领，各自努力，切勿企图苟安为要。（下略）”

（C）在陈部退让，韩部进逼，两相对照之下，是非曲直自见，公道自在人心。因此，韩氏指挥下的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将军也以国事为重，而不直韩之所为，特于十一月二日致电韩氏，请其停止进攻新四军，原电如次：

“东台主席韩钧鉴：顷据新四军特派代表朱团长克靖来泰面称，奉陈总指挥毅意旨，以苏北情势日益严重，敌人正大举进攻，肆行‘扫荡’，此时正宜团结内部，一致抗敌。新四军既已退出姜堰，并逐渐后退，表示真诚。现更进一步请求在韩主席领导之下，在沿江一带担任重要抗战任

务。恳希主席迅飭所部，停止进攻，退至海安、好家集一带。至其他问题，在整个抗敌合作条件之下，极愿洽商遵照。如何？盼示！以便转达。李明扬。印。”

(D) 苏北绅耆在此情形下，也不直韩氏，电请中央制止韩部的军事行动，原电云：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军令部长徐、军政部长何、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并转西南办公厅主任李钧鉴：最近苏北因省方各旅及八十九军全部东调，集中海安东南各地。以致敌寇乘虚而入，于上月卅日（九月二十日）袭占樊川、老阁，烧杀甚惨；兴、泰两邑，恐怖非常。恳急电韩主席，顾全苏北全局，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对敌，勿任丧失领土，涂炭生灵。苏北民众绅耆各界李履初、胡××（电码不明）、吴云山、卢正安等二百四十五人同叩。冬（十月二日）。”

(E) 陈毅致朱彭叶项等电

（“衔略）上月（九月）中旬，江苏耆绅韩国钧、黄逸峰等分电苏北各军，一致停止内争，共同抗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氏复电谓：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宜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等语。是时，泰县、如皋、泰兴等八县代表，先后持韩复电到姜堰接洽。职即负责答复，新四军为顾全大局，促进合作，开展抗敌工作，决定自动撤退。限九月三十日以前撤完，请转知友军接防。但同时要求即在姜堰开军民代表会议，分配抗敌任务，发动苏北战役反攻。八县代表闻之甚为感动，大喜过望，乃通知省方派队接防，并派代表来姜堰集议。不料电话往复筹商，毫无结果。三十日晨，省方来电谓新四军应立即退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无话可说。查是时，省韩已令八十九军及独立旅共一万五千余人，由海安进攻职部，已接触于海安之南。各代表闻讯大哗，咸认受

韩愚弄。知韩所提退出姜堰之条件，乃欺骗之词；不顾抗敌大局，以根本消灭新四军为既定的不可动摇的政策。职部处此危局，为自卫计，非不能以姜堰为根据，乘省韩向我进攻之际，猛扑兴化、东台，直捣其后方，以作报复。然念及日寇正大举西犯，敌后国军应以攻打敌伪为神圣职责。一切内争，皆属对消国力，动摇国基。省韩措施，固属昧于大义，不顾大局。但我部奉令抗战，“言必信，行必果”，窃自厚而薄责于人，善与人交，尽其在我。乃决心再事退让，忍痛退出姜堰，以使省韩觉悟。八县代表对职部此种光明磊落、委曲求全、尊重诺言的行为，肃然起敬，姜堰民众代表数百人一致挽留职部长驻姜堰，请勿南撤。经再三抚慰，终于九月三十日，全部撤完，冀有以感动省方，获得谅解。不料省韩更下令作大规模之进攻，于九月三十日进占我军营溪、加力等阵地；十月一日复进逼至卢家庄之线，距黄桥仅三十里。职部一心坚持抗战，尊重抗战国策，仍不愿作无意义之战斗；乃再事退让，将全军集结黄桥，静待省方觉悟。并派代表赴泰州曲塘友军处，请李总指挥明扬、陈指挥官太远出面调停，并劝阻省方，停止进攻。查黄桥处大江北岸，敌伪势力怀抱之中。省方不进攻敌寇，专与职部寻衅，着着进逼，势非歼灭职部不止。若省方进而猛扑黄桥，职部背临大江，一时退避不及，势必不得已起而自卫。成败固不足计，奈貽笑万邦，称快敌寇，损失国军荣誉，破坏国共合作，咎将安归？！应请钧座转呈上峰，制止省方行动，顾全大局，拯援职部为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职陈毅叩。江（十月三日）。”

（F）陈毅等呈叶（挺）、项（英）军长转呈顾司令长官（祝同）并转呈蒋委员长之呼吁停止磨擦电：

“（衔略）八十九军、税警团、独立六旅、保安一、四、

五、九四个旅，全部计二十六个团，于支（四日）辰由姜堰、曲塘、海安出动，分三路向驻蒋垛、黄桥、野周庄之职部进攻，来势凶猛，残害人民。职部为顾全大局，不愿内战，决心退让，未作抵抗，已于支（四日）午放弃黄桥及其以北各阵地。敬希设法转呈上峰，飞令进攻军以抗敌为重，不得节节进逼。一切是非曲直，静待上峰处理。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职陈毅、管文蔚、叶飞叩。支（十月四日）。 ”

（G）陈毅呈叶、项转呈蒋委员长之呼吁电：

“（衔略）职于七月初进抵黄桥，调解管（文蔚）部与苏鲁皖李部纠纷，并向韩主席及李总指挥请示。蒙派一一七师仇主任霭甦及许参谋长克赖来黄桥，面商一切，当决定调整苏鲁皖军与新四军管部之方针：各守原防，努力抗敌，一切纠纷，静待上峰处理。并约定省军担任海安、曲塘、姚堰之线，不南下；管部住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进。庶可避免武装冲突，以珍惜国力而安民心。仇、许两代表即令我管部在泰兴、靖江、南通地区行动。于八月中旬，先后攻下靖江、南通间之老庄、头拿山、西来镇各据点；管部伤亡百余人，内中毒气者四十余人。事实俱在，可供鉴察。迄八月下旬，省方在北面封锁食粮，禁止运至黄桥。公开宣称，大兵南下剿共，并印发传单。职屡电韩主席呼吁和平，迄未得复。职处此危局，于省方态度，不敢妄自揣测，惟力求息事宁人，疏解误会，乃派朱团长克靖赴泰州李总指挥处解释一切；并与省方数要人面谈，力求各方忍耐，不应以武力解决苏北纠纷。耆绅韩国钧老先生亦出面呼吁，并同情职部主张。不意朱团长返部后，至九月初，以省方用兵之众，势不可挽回。职不得已又派朱克靖约集黄桥绅耆代表数人，首途赴东台泰州力挽危局。万万不料省军于支（本月四日）辰出动，支午已南下猛攻管部驻地。职为顾全大局，立令

该部放弃蒋垛、野周庄、营溪、花园桥之线。省方八十九军、保安旅、独立旅、税警团，计二十余团，于占领野周庄、营溪、花园桥后，支晚即派队南袭。职不得已，忍痛再令管部向加力、卢家庄、×（电码不明）经之线后撤，仅留一部在古溪押送后方行李。不意省军复于微（五日）午再以并列纵队，齐头并进。未南下之职部遗留于古溪的医院、修械所、辎重队，撤退不及，被迫应战。自微晚至鱼（六日）晨发电时止，正友军放势猛攻，两方损失奇重，现尚在对峙中。职部孤军被围，危殆万分。悬钩座立电韩主席，制止友军行动，主张公道，拯救职部于万难之中。不胜祈祷之至。临电迫切，涕泣陈词，伏乞钧裁。职陈毅。鱼（十月六日）午。参战。叩。”

（H）最后，请看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复蒋委员长电，原文如次：

“委座钧鉴：文（十二日）电奉悉。当以苏省情形不明，电令一一五师陈代师长查复，同时电询新四军叶军长希夷去后。兹据陈代师长复称：职属彭明治部原在苏北徐海一带，抗击日寇，已历二年。本月东日，该部忽接新四军陈司令毅万急电报，略谓：敝部被韩主席大军围攻甚急，请求救援等语。该部当以新四军抗战有功，忽被围困，事出非常，未敢坐视不救。故派一部南下，嘱其相机调解。迭据报告，沿途仅与保安队稍有接触，并无俘获友军官长之事。惟韩主席大军确向新四军围攻是实等语。除令该部继续采取调解态度外，谨复。职陈光叩。篠（十七日）。等情。据此。

复接叶军长希夷电称：据陈司令毅巧（十八日）电报称：职属管文蔚部，在江都泰县一带抗敌，已历年余，屡被韩主席德勤攻击。职在苏南复被冷军长压迫，进退维谷。万不获己，率两个团渡江，与管部会合，以求生存。迭请韩主席划

分防区，消弭纷争，以利抗日，职部及管部均愿受其指挥。韩氏不惟不理，且压迫更甚。九月中旬苏绅韩国钧、黄逸峰诸先生通电苏北各军，主张停止纷争，共同抗敌。词严义正，职即深表赞同。乃韩德勤氏复电，略谓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等语。此时泰县、如皋等八县代表，先后接到韩电，到姜堰职部接洽。职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起见，表示可以退出姜堰。八县代表闻之感动。不料职部退出姜堰之日，即韩氏开始大举进攻之时。盖韩氏对职部之退让，认为示弱，乃以所谓‘陈毅贼胆已寒，急击勿失’之理由，令其主力八十九军一一七师、三三师及独立旅，共一万五千人之众，从东台海安南下，向职部七千饥军包围前进。三十日占我营溪及加力市，东日（一日）进至卢家庄，距职部后方黄桥镇仅三十里。职以内部相残，虽胜不武。为再三忍让计，迭令所部南撤。乃我节节退让，彼节节进攻，微日（五日）直迫黄桥城外。职部伤亡累累，军心愤激，不可遏止。职亦以南滨大江，无地可退，为自卫计，始忍痛还击。战至鱼（六日）晨将韩军击退。该军纪律极坏，逃散甚众，仅一部被俘，均加优待，绝未损害一人。一俟和解，即可释归。惟韩氏及某方全部反共文电俱被缴获，朱符信印，标志灿然。虽欲抵赖，亦不可得。庚（八日）日以来，韩氏所派代表及各县绅商代表，纷集职部，要求和平。职以求仁得仁，立即答允。当事急时，曾请八路军彭明治部南下救援，现令所有职部及八路部队一律停止，以待和解。所有韩氏恃众进攻，职部被迫自卫情形，苏皖游击军李总司令明扬、税警团陈司令太远、及各县绅商民众代表，或距战场密迩，或在职部目睹，可为证明。所有处于苏北一切抗敌友军及绅商人民，一律不直韩氏之所为，此非职一人之私言，乃苏人之公言也。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于

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不胜盼祷之至等情。据此。兹奉电询，理合据情奉复。叶挺。号（二十日）。等由准此。

查敌后抗战，日益处于艰难境地，惟有团结一致，相让为国，乃能图存。职等近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军务匆忙，日不暇给。兹奉钧旨，始知苏省出此令人不快之事。除商同叶军长分令各部严守抗日防地，并就地与韩主席和平解决外，谨此奉复，敬祈鉴察。职朱德、彭德怀叩。马午。”（发电日期十月二十一日）。

由此可见，陈毅支队一再隐忍退让，各方呼吁，力求息争，一致对外。可惜这些呼吁函电均未能获得实际的效果。韩德勤氏仍不顾李总指挥（明扬）的劝告与各县绅耆民众代表的陈请，却一意孤行，大举进攻。于是陈部不得已在黄桥附近地区展开自卫的苦战。

这就是所谓的苏北事件经过情形的真相。

四 苏北事件何以善后？

现在我们来看苏北事件发生之后各方面的态度。

新四军方面：陈部根据团结抗战方针，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派人到泰谈判。据陈毅有（十月二十五日）亥电说明其详情如下：

“（衔略）甲，我军已停止军事行动。

乙，职已派人到泰州提议谈判，托李总指挥（明扬）向省府韩主席（德勤）提出五项意见：一、我军不进攻兴化。二、请韩主席向蒋委员长、顾司令长官要求停止对皖南北的新四军包围。三、请韩主席放弃反共方针，划分地区，一致抗日。四、改善政治。五、召开各方合作会议，商决一切。

丙，李明扬总指挥携五项意见赴兴化与省韩面商。韩回答原则同意，由李带回三项意见：一，原则上赞成所提五项意见，团结抗日，开会决定办法。二，要求新四军、八路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派人划定缓冲线。三，开会由民众代表韩国钧召集，地点在泰州。其中对冷代总指挥（欣）、顾司令长官（祝同）进攻皖南北问题，要我指出地点，何种部队，以便请蒋委员长制止。

丁，李总指挥于二十四日亲来海安。经一日协商，决定即由李总指挥及韩国钧老先生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地点在曲塘，定于本月三十日开会，到会者包括省政府、新四军、各保安旅团及游击军、八县代表。（下略）”不意至曲塘和会之日，韩德勤氏又翻然变计，拒不派代表出席。据所得消息当时经过情形如下：

李总指挥明扬及韩国钧老先生等地方民众代表均到，但因省方代表始终未到，乃改开谈话会，一致决定临时办法四项及基本改造苏局办法八项。内容如下：

（甲）临时办法：

- 一，双方军队就原地停止，不得再有互相冲突。
- 二，省韩立即表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团结与友好立场。
- 三，不得将内战范围扩大，以利全国抗敌。
- 四，照所拟基本改造苏局办法实施。

（乙）基本改造苏局办法：

- 一，实行三民主义改造苏局。
- 二，国共两党，用联席会议方式解决一切问题。
- 三，召开省参议会，以民选为原则。
- 四，整军。
- 五，×政。（电码不明）

六，改善民生，清匪除毒。

七，统一指挥，分区抗敌。

八，保障抗敌民权。

在此次谈话会上，各方面代表均有诚恳发言，韩国钧老先生有诚恳动人的演讲。

李总指挥明扬在会议上也有主张公道的演说。

陈毅司令在会议上说：

“我们完全为了顾全大局，绝不乘机对韩主席采取报复手段。只要各方能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目前，第一，应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范围。第二，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各种合乎抗战需要的改革。第三，立即计划出动抗敌。第四，省方代表逗留兴化，迟迟不前，殊欠诚意。如有诚意，应立即派出正式负责代表在各方代表参加之下，开会谈判。第五，泰州成为造谣挑拨的特务工作大本营，应请李总指挥加以制止。第六，密闻省方迟不到会，意在拖延时日，等待援兵。请到会的诸位加以注意。我们新四军为顾全大局，力求和平，已竭尽智能。此后内战责任，应由对方担负。新四军对友党友军一贯态度是只应战不求战，只要不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始终遵行团结抗战方针，愿与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友军共同坚持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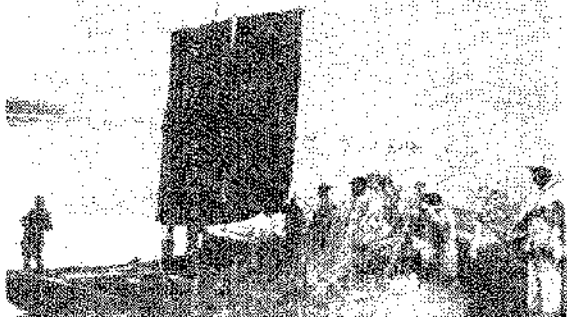
会将以上所述的谈话会拟定之临时及基本办法均由李总指挥及韩老先生携往与韩德勤氏面谈，再定期开会，地点经谈话会公决在海安韩国钧老先生家中。

同时，最近得各方电息，有谓汤恩伯将军奉命率四个军九个师，约十万大兵，向豫皖边集中；有谓李品仙主席奉命率三个师向皖东、皖北集结，将以大规模兵力重新进攻苏北及安徽之新四军。如此，则韩氏拖延和议，等待援兵，以便再扩大反共内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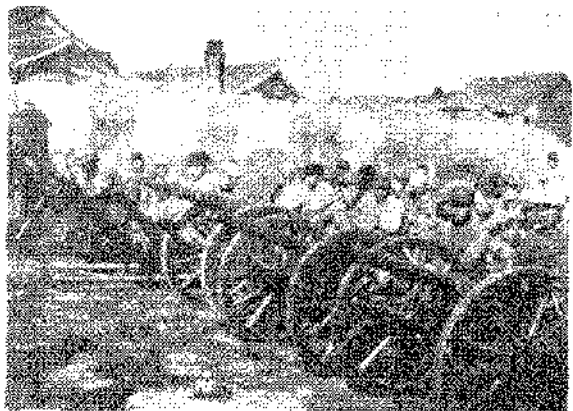
说，信有征矣！当我民族命运千钧一发之际，如再见大规模反共内战之惨剧发生，则抚掌称快者惟有日寇汪逆，而全国同胞则没有不痛心疾首的。苏北事件究竟发展前途如何，现尚难预测。我们切盼停止内争，一致抗敌之全民呼声，能为国民政府当局所采择。此不仅苏北军民之大幸，抑亦全民族之幸。



1989年春，陈毅同志向全平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党对陈四军所作战方针。
(泰州市博物馆供稿)



1984年陈四军逝世之际，陈毅同志向全平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党对陈四军所作战方针。
(泰州市博物馆供稿)



新四军黄桥战役全图一角（泰州市博物馆供稿）



黄桥中学，1940年驻留新四军
苏北指挥部驻地（徐旭亮摄）



苏北五朝元老代表全国政协
（泰州市博物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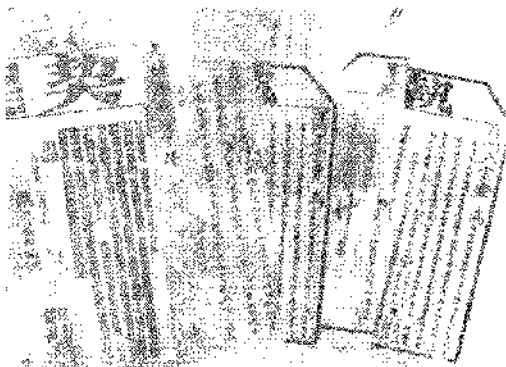
卷之四

向國治、縣黨部的出仕 大倉鐵道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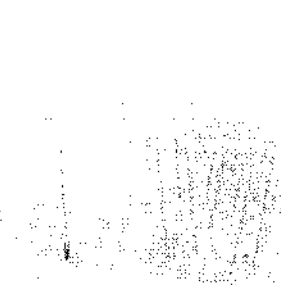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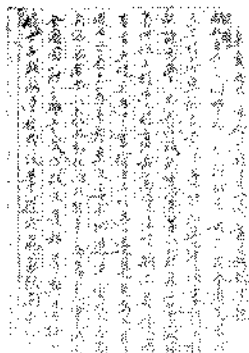
100

以厨外受使团发的永和色速的契的

2. 国外文献对江铃新车型的讨论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开放东北由教堂和教民耕种的土地



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互换条约

义和团运动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47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92—1

近代史資料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 本書編號

近代史资料

总47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71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8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85 定价: 0.85元